

The Jien Qu.

164

March 6th. 1935.

耶利米書釋義

夏明如譯

上海廣學會出版

根據
歷史的
於
耶利米書釋義

序

爲明瞭基督教起見，則不可不研究舊約，蓋不研究舊約，則不能十分明白新約。爲要洞悉基督，和其使徒的工作，則不能不研究舊約先知書；而且研究舊約先知書，能給與我們公正生活的刺激，因先知們正是公義的宣傳專家。在這些先知中，又以耶利米爲特出的模範，不僅在預言和宣傳的能力的方面是如此，而且在私人宗教方面亦莫不然。職是之故，一研耶利米的生平和工作，定與教會工作人員以莫大的利益，自不待言。

在目今，除了耶利米書逐句註釋以外，再沒有見關於耶利米預言的中文作品。本釋義乃根據歷史來作研究耶利米生平，和其預言順序的嘗試，使人們能多知道耶利米爲何如人，以及他對於以色列宗教生活曾有

過何種貢獻。

爲使本釋義便於應用起見，務請讀者先瀏覽前三章，把該先知和其環境的大概情形領略一番。而後先看接續諸章所載經文的選段，再則把本釋義的章篇一加研究。照此方法，則讀者必能領會該先知的生平。此外，盼望讀者能在自己宣傳上帝旨意的工作上得到刺激和輔助，則著者的努力，就不算虛擲了。是爲序。

二二二，十二，于上海廣學會。

根據歷史的
耶利米書釋義目次

序

第一章	耶利米書	1
第二章	猶大和鄰邦的政治	9
第三章	耶利米的宗教環境	18
第四章	耶利米的蒙召	22
第五章	耶利米早期的神諭	31
第六章	耶利米與國家革新	44
第七章	耶利米給與王和先知的反對	55
第八章	耶利米對於國家運命的宣告	69

第九章	耶利米的窘迫和災害	83
第十章	耶利米與巴錄	92
第十一章	列邦的神諭	105
第十二章	利甲族的服從	117
第十三章	約雅斤王時的預言	131
第十四章	西底家爲王的初期	144
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的圍困	163
第十六章	耶利米對於以色列將來的信仰	177
第十七章	耶路撒冷的毀滅與其執政者的運命	189
第十八章	耶利米的預言	200
第十九章	耶利米與猶大遺民	209

第二十章	耶利米的餘年……………	220
第二十一章	攻擊巴比倫的預言……………	226
第二十二章	耶利米的宗教經驗……………	236
第二十三章	耶利米的使命……………	245
第二十四章	爲人和爲先知的耶利米……………	256
附表：		
	本書人事年代一覽表……………	一
	本書篇章索引一覽表……………	三

根據於
歷史的

耶利米書釋義

第一章 耶利米書

耶利米一書，在聖經中篇幅最長，而結構方面亦最散漫。書中似無任何首尾貫徹的計畫，和年代的順序。這種情景，頓呈一不易入手的難題。茲爲了解起見，須盡力所能及的，將各章按年代的順序整理一番。蓋欲求能正當鑑賞耶利米的工作，以及獲得他生活的教訓，除這樣整理以外，別無他法。

耶利米或可稱爲舊約諸先知中最偉大的先知，然而對於他的生平，在這部書以外，並不易見。在歷代志下^{36 21-23}，有幾處提及耶利米，而復述於以斯拉書^{1 1, 2}。在但以理書^{9 2}也援引耶利米書^{25 12}一次。在舊約的聖經外傳中，亦有幾次的提及。此外，對於耶利米先知以及他的

使命，只見於耶利米一書而已。

耶利米一書的內容，大概可分類於下：

(一) 一種小引 1-19：耶利米在這小引中，說出他蒙召的故事與叙述他使命的範圍，這使命包括着他的同胞和外邦人民在內。

(二) 耶利米的神諭：這些神諭，包括耶利米和他的上帝耶和華間的對語；就中也載有耶利米由神諭所表出的象徵行爲。多半神諭，屬於韻文。這些神諭，多論及耶利米的同胞，卻也有關係鄰族的。這類有關猶太人的內容梗概，見於第二章至第二十五章中。但這些章中所載着的神諭，皆屬前期的，換言之，即耶利米在主前六〇八年約西亞王去世以前所說的神諭，但其中也有幾個在約雅敬與西底家二王時所說的預言。

凡向猶大以外的人民或鄰族所說的神諭，見於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章中。這些神諭中，只有第二十八章與第三十二章的一部，是耶利米

親自編入的，而其餘的乃爲另一人所記載的。

(三) 另有一組對於外邦人民的神諭，見於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一章中。這些神諭，傳說是耶利米所記載的。

(四) 一些對於耶利米生活所插入的傳記，這是自主前六〇八年約西亞王去世的時候起，直到主前五八六年他自己被擄到埃及以後些日時爲止。這些插入的言語，爲一同時親見的人所記載，這人大半是指巴錄而言。這些插話，見於第二十六章，和第三十六章至第四十五章諸章中。

(五) 對於以前種種，儘有附加的和擴充的部分在內。此外，並在第五十二章中有種關於歷史的增補，這種增補，大半由列王記下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兩章摘取來的。

由以上分類看來，可見耶利米一書，是種採自數處材料的纂集。有些經學研究者，對於這方面，費了不少的考查，就是因爲他們的努力，

我們方獲得一種對於耶利米生平利行爲年代的正確思想。

除了希伯來原文的耶利米一書，英文和中文譯本皆取譯於此以外，尚有希利尼文的耶利米一書，這書爲七十譯文之一部。這不是種由希伯來文書所譯來的譯本，卻是另種譯本。這是由兩部書，牠們雖然內容大部分相同，卻在大旨與章法兩方面各異的事實上看出來的。最顯著的不同，即是：在希伯來文的書中，對於外邦人民的神諭，散見於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一章中，而在希利尼的譯本，這些神諭，只載於第二十五章的中部，在第十三節與第十五節之間也。這些神諭的編入秩序，亦有不同。這兩部書原是由無相互關係的證據所撰成，這些證據，對於牠們的證明有一致的表現，而同時彼此有互相補正的效果。這也表現在遠古的時期中，人對於聖經中諸部書的編列法，運用了他們自己的審定力。然而這些書也並非嚴依遺傳的方式被編列成書的。

剛說過耶利米一書，原爲一種採自數處材料的纂集。這是由後時期的神諭有被編入前時期的神諭中的事實上看出來的，例如：第七章至第十章，原屬於約雅敬的時代，反編在第六章至第八章的前面，這幾章原屬於約西亞的時代。尙有前時期的神諭被列在後時期的神諭間。例如：對於巴錄的神諭，期在主前六〇四年，在約雅敬爲王第四年的時候，反編在書的末尾第四十五章中。這神諭，本是繼續第四十章至第四十五章而有的，案這諸章，原論及耶利米在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滅亡以後的生活。是則這神諭實應緊接第三十六章才是哩。

耶利米一書有逐漸增加的明證，是由該書的內容泛論到原來標題以外的事實上看出來的。在第一章第二節中所記全書的標題，是爲『猶大王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耶利華的話臨到耶利米。』這標題實只包羅第一章對於耶利米蒙召的記事，以及大概幾個緊接的神諭。至於

第三節中所提及約雅敬和西底家二王在位時的附加，自是日後的一個附加，但那並不包括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毀滅和他旅行到埃及及以後的歲月。抑有進者，歷史的附錄，直將傳記記到主前五六一年，在耶利米去世以後不少的年代。

另有一種特徵，即有些段落重複表現出來。例如：第二十三章七至八節與第十六章十四，十五兩節無大異處。第三十章二十三，二十四兩節與第二十三章十九，二十兩節無大異處。尚有第七章一至二十八節與第二十六章一至九節大意相同。這些或原爲一事，而有兩處記載，也未可知。

還有一種材料，在耶利米以後的時期而有的，也被附加進去了。這些段落，表示被擄的事已經發生，並表示這事已成陳迹而人民已返回耶路撒冷城。這些篇中有的原在前期神諭裏，即如第十章一至十六節，第

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七節等。第二十三章一至八節與第二十五章十二至十四節也或許屬之。至第三十章與第三十一章，尤其是第三十一章七至十四節的諸部，應列於後期神諭中。

我們於是不僅見到耶利米一書爲種編纂物，而且見到其中也有一種對於預言的作品和搜集怎樣成功的記載。在第二十五章中，我們看到耶利米在約雅敬爲王第四年的時候，把他在二十三年中向人民所講的一種總綱授與他們了（參看第三節）。這總綱的題目，即是說，猶大以及其他國家，尤其是埃及及國，必都要飲耶和華所持的怒杯，並在巴比倫手下慘遭滅亡。但是耶利米感覺一種口傳的大綱，猶以爲未足，於是將他的神諭錄寫出來。在第三十六章中說到耶利米奉到去拿一種書卷的命令，將耶和華對他所說攻擊耶路撒冷並各國一切的話，從耶和華對他說話的那日起，直到今日，都寫在上面。因這個緣故，他使用巴錄把他口所報的

預言寫在書卷上。耶利米既不能進入聖殿，他就吩咐巴錄趁禁食的日子到殿裏去，把所寫的念給一切聚集的人民聽。巴錄就這樣做了，而且所念的話，就被傳到一些在王宮中的大臣知道了，他們於是差人請巴錄來把書卷念給他們聽。這些大臣一聽見這些話，就心煩意亂，既把巴錄和耶利米送去藏匿以後，就轉向王報告這事，當王聽了書卷以後，他就把書卷割破，擲入火中。在耶利米聽見這事的時候，他又取出一書卷，把第一卷書中的預言重報出來寫上去，並『另外又添了許多相仿的話。』

這本由耶利米所口報與巴錄所抄寫的預言書，自是現在耶利米一書的精華，但不過爲一小部分而已。

我們適才既說過現在耶利米一書，是種採自數處材料的纂集，而採取的時間，亦遠出耶利米時代以外，則可斷定這書著成的情形，大概如下：

(一) 神諭集：此係耶利米用口所報而巴錄用手所寫的。

(二) 耶利米本人生平的故事：此係同時的人與親見者所撰著的，就中以巴錄本人爲主要的分子。

(三) 增加：此係日後著作家在被擄時期或被擄以後所添補的。

第二章 猶大和鄰邦的政治

耶利米生活於世界歷史中最擾攘的一個時期，即在列強——如亞述、埃及和巴比倫等國——爭雄稱霸的時期，即在猶大國勢之正趨於獨立失喪和耶路撒冷毀滅的時期。在這種種方面，耶利米不失爲中堅的人物，是以欲了解他的生活，則不得不先考察他所處的政治以及宗教的環境。

瑪拿西的統治時代

在希西家的兒子瑪拿西爲猶大王的時候，在他爲王的時間，以絕對不敬拜耶和華見稱。瑪拿西是個偶像崇拜者，而一切事奉巴力和摩洛的古禮都恢復舊觀了。非但這樣，瑪拿西也首倡敬拜亞述神像於耶路撒冷聖殿，質言之，似對於任何外國宗教，皆所歡迎。爲對於這種混合信仰表示熱誠起見，他就不惜去迫害凡信靠耶和華的人民。

然而瑪拿西爲王時，國家承平昌盛，這多半由於猶大歸順亞述治理的緣故。自亞哈斯請求亞述援助以來，猶大就年年納貢，再不是獨立的國家了。同時埃及也非常的強盛，但猶大有亞述保護，未受侵害，因而能以歌慶昇平。

約西亞的統治時代

瑪拿西的兒子亞們承繼爲王，只不過二年的時期，亞們的兒子約西

亞即登了王位。這是在主前六三九年事也。是時約西亞年尙幼，而在他的沖齡時期中，有皇太后與她的黨羽掌理朝政，自不待言。就在這時期中，瑪拿西時代的祀偶積習和弊害，依然不見有所減殺。同時在國外也發出了巨大變遷來。由中亞西亞起來了半開化的韃靼族，他們以破竹之勢而進入小亞西亞，直抵地中海濱，所到之處，掠洗一空：田園荒蕪，城池破滅。以亞述的勢力，亦竟不能阻止他們；如此數年間，猶大似要與其他各國受同樣的蹂躪。猶大人民日處於驚恐之中。這種可怖的仇敵經由非利士地到達埃及邊境而抵海濱，此去耶路撒冷不出一日即能到達的。然而猶大得免於亂，好像神蹟使然似的。在埃及邊境，侵害者並未與埃及軍隊交戰，即抽身轉來，其北返的速度，亦如他們前去的一樣。傳說他們被埃及賂以歸去的。然而這種侵害，深深地激動了青年先知耶利米，並非常影響了他的使命。這就是使亞述不能約束巴力斯坦與促使

她自身速亡的一件事。

約西亞對於宗教的革新

約西亞在到達他成年的時候，其開始所做的事，似是修理聖殿的牆垣。這就是種對於治理適當的發軔，這種治理期間，是以私人忠誠敬拜耶和華見稱於世。在監督這種工作的時期中，大祭司希勒家覓獲了律法書，是書的大部份，即現今所稱的申命記是也。是書對於忠誠敬拜一位真實上帝與對於諭令剷除諸種祀偶積習的使命，在這年富力強君王的心地，獲了一種欣然的感應。他立諭百姓革新，遵守新法律。這種新法律是要絕對取締全國著名祀偶的敬拜，而要在耶路撒冷聖殿中去敬拜耶和華。約西亞首先以毀棄瑪拿西所設置的偶像爲潔淨聖殿的張本，然後拆毀在猶大城市鄉村所有的祀偶場所，並屠殺許多本區祭司。這就阻止了

公然祀偶的事，但未能禁制百姓不祕密的去守他們祀偶的積習，因為他們尙未領受着實在尊崇耶和華的靈性的推進力量。

亞述的滅亡與巴比倫的興起

在猶大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在別處也出了非同小可的事哩。強盛的亞述帝國已經微弱不振，約於主前六一二年間，牠的京城尼微竟被米太人和巴比倫人所毀滅了。在這偉大亞述帝國所屬的諸邦看來，尼微城久被看爲牠的傲慢自恣主人的殘忍專橫的符號，在牠覆亡的時候，滿地有同歡之表現。

亞述的崩潰，意即巴比倫的興起，數年之後，巴比倫遂與埃及角逐霸了。迦基米施地的重要戰爭，予了巴比倫一次絕大的勝利。自此以後，巴比倫一躍而爲當時唯一的列強了。

就是在這些打仗的年頭中，猶大國的仁君約西亞，以盡力去阻止埃及人衝入亞述國境的緣故，竟致身亡。法老乃暫時得以君臨巴力斯坦，故當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承繼爲猶大王的時候，竟爲法老所廢，並爲俘虜於埃及。法老因立其弟約雅敬爲猶大王，使其年納稅於埃及。這納稅的事，直到埃及爲巴比倫所毀滅而後止。

在約雅敬爲王十一年之間，有種劇烈反抗仁德約西亞革新的反動發生，一起舊日祀偶的積習皆死灰復燃了。與這敬拜假神以俱來的，也有種迷信耶和華必看顧他的選民，並確信聖殿與耶路撒冷城不至發生若何事變，因二者均屬於他的緣故。凡反對這種意見的，必處於大危險中，這可於膽敢反對盛行祀偶的先知烏利亞，他被追至埃及，捕回本國，終見戮於王命等事中見之矣。

猶大在巴比倫治理下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於征服巴力斯坦時，即將猶大置於其勢力之下。約雅敬忠於其新主人的時候不過三年，卻於主前五九九年時公然叛變，而於兩年間，猶大遂不免於迦勒底匪兵的劫掠。約雅敬之死，大約就是死於這樣一隊匪兵之手，舊約雖對這事，未剴切予以說明也。其子約雅斤繼立，只不過爲王三月，耶路撒冷城，即爲尼布甲尼撒的軍隊所攻下。約雅斤王本人乃爲俘虜於巴比倫，在那兒度其舒服歲月，直到終其身爲止。並有一隊俘虜隨王而去，皆爲猶大貴族與祭司中之精華，此外，尙有一羣技士被擄而去也。又約有一萬選擄的人民被俘以去，青年的祭司以西結亦在其中。更壞的事，是耶和華的殿爲得勝者所玷污，甚至敬神的器皿也有被擄去作裝璜王宮之用。這個巨災，所予猶大異日歷

史的影響，是不可以計及的。與約雅斤以俱去的，是爲耶路撒冷才能出衆的領袖，而所留下來的，並無保存國家脫去四周危險才幹的人了。

猶大的滅亡

尼布甲尼撒乃宣立約雅敬兄弟西底家爲猶大王。西底家生而誠摯柔弱，一個忠實敬拜耶和華的人，並爲耶利米的朋友。但他只爲有勇無謀的貴族所愚弄利用，因而出以無智的謀叛，竟置其國於最後的覆滅，良可慨也。他得到爲王的地位，雖受賜於尼布甲尼撒，但他竟在三年之短期內就去圖謀反抗他，至其反抗的計劃，就是聯合其他小邦作一致的叛變。這事不久就暴露出來，西底家不得不特往巴比倫一行，一面作卑躬折節的懺悔，一面與其盛怒的主人從事言歸於好的方略。

在主前五八八年時，西底家原得了埃及的應許援助，故而背叛尼布

甲尼撒。但埃及屆時不會予以實力援助，而耶路撒冷尚能不畏巴比倫軍隊之圍攻，竟支持至兩年之久，亦云勇矣！繼因埃及軍隊之逼近，而巴比倫人乃忽然退出耶路撒冷近郊之地，以便往迎敵軍之故，圍乃暫解。而耶路撒冷居民的盼望，受了這外觀解救所予不少的興奮，但當巴比倫軍隊復來，攻城愈見洶湧的時候，他們就全然絕望了。在守備軍中的飢餓與疾病的日益盛，以致多有逃降敵人者。約在主前五八六年時，城牆終被攻破一處，士兵就一擁而入城了。西底家，他帶着一部軍隊逃逸，但不久爲追兵所擒獲，而因不忠於尼布甲尼撒，乃受了慘酷的懲罰。他先親眼見着他的衆子受了極刑的處分，然後他自己的眼睛也均被剜出來了。這事以後，他被帶到巴比倫去，度其殘生於幽禁之中。城中多數居民，俱被擄以去。所剩下的，乃受猶太方伯基大利的管理，這些是爲民中最窮乏的人。至於聖殿、皇宮和城池，皆遭了毀滅和焚燒，耶路撒冷變

爲荒涼廢墟，徒供後人憑弔耳。

第三章 耶利米的宗教環境

我們方才看到在瑪拿西君臨猶大的年頭，各種祀偶的積習都被導入而盛極一時，至耶利華的敬拜，反置於不問不聞之列。這就是在耶利米年青時的國情：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銳意追求他們所聞見的任何外邦的宗教，希冀牠也許對於國家和人民所受的痛苦上予以救濟。在迦南的神以外，他們又採立了埃及和亞述的鬼神。與這些鬼神以俱來的，是敬拜牠們的儀式，而這些儀式中多有屬於最墮落的性質。就是反對這普遍的祀偶與由祀偶而起的罪惡，耶利米和其信徒數人雖未獲得若何的成功，然亦不因此而氣餒也。

敬拜巴力神

爲了解這種在猶太根深蒂固祀偶的性質起見，我們就得要考察所敬拜的一些神爲何如哩。敬拜巴力，這原是迦南鄉村所拜的神，是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以後一到該地的時候所取法的。在那時候以色列人原以牧畜爲生活，今始卜地而居，以從事農業耳。他們竟不記得所受於耶和華他們偉大拯救者的厚恩，反隨從迦南人的誘導，而開始去敬拜土神，並把這種土神視爲能使土壤肥沃之神也。他們在未全然停止敬拜耶和華的當兒，他們就開始去向巴力獻祭了。這些神祇的一般敬拜所在，就在靠近村莊的山上，在舊約裏稱爲邱壇。巴力不僅有使土壤肥沃之權，並傳說有使人畜生殖之權。由是多有卑污淫亂的惡習，在神座的四周舉行，而以以色列人亦參加其間。有照料這些邱壇的先知們，也加入這種野蠻的敬拜。就是反對這些先知們，以利亞乃在迦密山與他們鬪法，從他的時候起，耶和華的真實先知常用斥責和訴答的方法，以期博得人民不加入

這樣的惡習。在耶利米的時代，敬拜巴力，亦不減於昔日的普遍，在每個本地的廟宇，總有個敬村神的邱壇在以色列上帝的祭壇旁邊。只在約西亞爲王，當他從事宗教革新的時候，這些村壇始遭棄置，但是他一離世，這些又如昔日一樣的流行起來。

巴力的木像亞舍拉，遍設於附近每個本區廟宇內。這原是一棵被人看爲有神附着的樹，後來竟與巴力神座相接，亦與敬拜耶和華的事發生關係了。瑪拿西曾置一亞舍拉於耶路撒冷聖殿中（王下 21 7）。

敬拜摩洛神

又有一個與以色列生活發生密切關係的神，是即可怖的摩洛神。他是在欣嫩子谷的陪斐特被敬拜的（王下 23 10）。在這神的邱壇上，以色列人把頭生的兒女置於火內以媚神。摩洛的祭司們均以這種殘忍陋習爲

耶和華親自所諭令的。爲反對這樣一種褻瀆耶和華品性的見聞，耶利米用了他的全副精神以從事。另有一種駭人聽聞的風俗，就是在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中蓄養着宗教的妓女。這些妓女，雖經歷代先知不斷的反抗和斥責，尙瞻養於殿中，直到耶路撒冷滅亡而後已。她們從事編織殿中所用的帷幔，並在聖殿的區域內有她們的宿舍。當我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難怪有些先知們，在覺察這種罪惡有使他們所敬拜的正直純潔上帝生出若何的悲傷來，遂不禁予以苛刻的痛斥而毫不隱諱的了。

敬拜外邦的鬼神

在這些迦南人民所有的陋習以外，尙有由其他列邦所傳入的諸般鬼神。有天后一神，是爲以色列婦女所特喜敬拜的。這本是個巴比倫的女神，巴比倫人稱之爲以施達，猶大的人民稱之爲亞斯他錄，而也許即爲

月亮之別名。耶利米所述敬拜她的方法，即婦女們奉獻所親做的糕餅，而這些糕餅是置於她們的丈夫和子女所生的聖火中。又有一種爲人所喜敬拜的巴比倫神，名搭摸斯的，也是在耶路撒冷著名的。他是「日神」或「春之神」。這個鬼神的敬拜，也在耶路撒冷殿內舉行。這種拜神最特別的部分，是有一隊哭泣的婦女，她們用七天的光陰去哀悼那神的不幸，傳說那神被擄到陰間去了。還有個巴西神，也名「日神的」，亦被安置在殿內，這就表示所受巴西的影響。至所受埃及的影響，就在殿內的牆壁上所繪着被敬拜的動物像上看出來。這種敬拜，以西結道之綦詳（結8）。這就是在耶利米感覺被召爲耶和華先知時候的宗教情形也。

第四章 耶利米的蒙召（耶1章）

我們適才看到耶利米生於擾攘世界之中。列強的興衰，起伏無常，

外邦的宗教和教化，幾有籠罩猶大耶和華宗教之勢。英俊的領袖，即爲是時所必需的。而這種領袖，又總是出於窮鄉僻壤的所在。於是那應時而起的有膽有識的猶大先知，即耶利米其人也。

耶利米約生於主前六五〇年，生在去耶路撒冷東北三四英里的亞拿突村中。他幼年時期的生活，不多爲世人所知，我們於是只能推究他的環境勢力以作估計他的品性和人格之助。在這些勢力之中，我們必得把他長育於園野和日與大自然接觸的事算進去。在他的作品裏，多有表示他熟悉自然的物類，即如鄉村中的雀鳥，密叢中的野驢和獅子，曠野中的駱駝等。農夫耕地，芟去荊棘，是種日見的常事。然而亞拿突去耶路撒冷城不遠，這孩子儘有知道牠的一些生活，牠的一些奢華，以及牠的祀偶的機會。這一切的事，就給予他柔嫩的心靈上一種深刻的印象。

耶利米的父親希勒家，是個本地殿宇的祭司，卻是個村中無名無勢

的人。然而他的家人，大都引其身家以自豪，因他們大概是大祭司亞比亞的後裔，亞比亞他曾在幾世紀前被所羅門王所革除，罷歸於亞拿突鄉村來的（參看王上 2²⁶）。

耶利米就生於這個足以自豪的貴族家庭中，雖然生的時候，家道寒微，也就不因之減色了。我們並不曉得他的父母所給予他的教養怎樣，但這在孩子長進到成爲上帝的人的歷程中，是種重要的原素。當耶利米成人的時候，他的教言中多爲攻擊耶路撒冷祭司所行鈎心鬪角的殿中儀式，這也許是他當童年時在亞拿突所受單純祭司環境的訓育有以使之然也。他自幼年時也必習見祀偶與敬拜耶和華的怪異混雜儀式，這種混雜儀式，乃發現於村鄰的邱壇所在地。他也必見過在耶和華祭壇旁所放的亞舍拉，也聽過該地的巴力祭司所念的荒唐經調。這些事情大概給予了他的視祀偶如蛇蝎的心情，他把這樣的心情在異日生活中表示出來了。

耶利米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成一個青年，他的心趨向上帝，他的玲瓏心靈默思着在這些祀偶儀式所表現對於耶和華的不忠，也以同鄉人中的惡貫滿淫，好行不義爲至慮。即如我們已見過瑪拿西與其子亞們鼓勵猶大的祀偶惡習，甚至在幼王約西亞登基的時候，積習依然難返過來，蓋以大權掌於皇母之手故也。全猶大——自鄉村至京邑——似趨於不斷地追尋鄰邦的怪神而失卻了常態，只有極少數的先知和他們的信徒力求忠於他們祖宗所敬拜的上帝而已。

耶利米生活於極近耶路撒冷的村中，自不能不感覺到當時政治的環境，在他剛過了二十歲的時候，就覺察在世界裏正發生巨大的事故。在五二六年，約西亞爲王第十三年的時候，亞述的老王宴駕了，而其偉大帝國既日漸衰頹，則列邦之爲自主和拋卻偉大帝國桎梏的運動，自日益呈現。同時有種種對於自亞西亞來的野蠻韃靼族侵略的謠風，他們日後

被人稱爲西古提人的，亦日逼近猶大的國境。各地驚惶騷動，不知有何現象發生？耶利米定必覺察大變化的迫近，而他沉思默想的結果，必是他認識在這些大事裏有上帝的意旨，上帝必用這些去懲罰猶大的罪惡。這是使耶利米生活轉變的情事，即在這時，耶利米開始聽見上帝召他去做先知。耶利米聽見上帝向他說話的聲音，告訴他，說從他嬰兒期，甚至在他有生以前，他已被選定爲列邦的先知了。他要把耶和華的話傳給猶大和列邦，就是因這全能的話，使有的國顛覆，有的國強盛，亦如上帝之意也。但他覺察自己只是個鄉村青年，非出自名門之家，也並無向民衆演說的經驗。他怎能當羣衆之前去向着怨恨和反抗立起身來以說上帝的話呢？他的心靈將要由必要遇見的不孚衆望和逼迫而瑟縮，也感覺絕對不配去作他所被召的工作了。

但是耶和華解答耶利米的疑慮，給與他一種有力和援助的保證。耶

利米在本身方面實在微弱，一個區區的青年而已，但是上帝要用他爲自己的工具，如此，他又有何所懼哩！上帝告訴他要說的話，指示他當行的路。他必使耶利米成爲「堅城，鐵柱，和銅牆」，以敵住他奉命而往會的人民的攻擊。耶和華說：『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而耶利米有充足的信心，竟置己於上帝的應許中。從這時起，上帝藉耶利米說話，他伸手按他的口，將當說的話傳給他。耶利米是處於耶穌的地位，只看耶穌在世時所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這樣的話，即可見一斑了。姑無論耶利米異日對於所受委的工作，犯了若何畏縮不前的毛病，但他從不疑慮上帝不是使用他爲使者，藉着他去作成他的旨意。

耶利米在他的職務的開始，看見兩個關於他的工作和使命的異象。第一個使他覺察現在上帝竟要行成他的意旨。這就是杏樹枝的異象。一

種詳細的解釋，殊不容易，因譯意是以字爲轉移，而在希伯來文所用指「杏樹」與「留意保守」之語又同爲一字，不易解釋，就是在此。杏樹花開於早春，正當其他萬物尙未逢春的時節，這就表明大自然尙是蓬勃而富有生氣的。當耶利米沉思本國同胞的罪惡，與上帝的緘默，以及漠不關心的情形時，這杏樹就提醒他，說萬事雖如常態表現，然上帝實是生動，並已熟籌在他自己的時期去行成他的意旨的事實。

第二個異象，乃顯示耶利米在猶大人民間所負使命的內容。這是個燒開的鍋，從北向猶大而傾的異象。這表徵由北而來的軍隊或侵略者，也許與西古提戰士或與日後來到的巴比倫軍隊有關。猶大的背教棄信，及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時，她的罪惡必竟由那些敵人的手獲得一種公平的懲罰。

青年耶利米的蒙召，就是要宣佈這種可怖的運命於民間。是則他對

於這種使命與爲上帝義怒的工具上，呈現瑟縮不前的情景，乃意中事，原無足怪了。在有的地方，與其他先知蒙召工作之方，迥不相同。上帝和他說話，就如人和人說話，不用居間人，也並無神蹟或記號去令人感服。在摩西，以賽亞或以西結蒙召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微小不配擔任當前的工作。摩西以無口才爲託詞，以賽亞以覺得自己滿有罪過和不配爲藉口。對於以西結，上帝也確許以援助去應付他所要支持的反抗。然而在這三個先知的事例上，那與蒙召並至的有神性輝煌和權力的奇蹟或異象。上帝由燃燒而未焚盡的叢林向摩西說話。以賽亞看見耶和華坐在高高的寶座上，有歌唱『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的撒拉弗侍立於側。以西結看見一個輪車的希有異象，上面有寶座，那聖者安坐其上。但耶利米的蒙召，不同的情形如此。這在性質上是異常的單純：耶和華會着耶利米，宛如朋友會着朋友一樣，前者極力勸勉後者去擔任一

種自己覺得不夠擔任的工作。既無天使，無神蹟，又無異象，只有上帝自己前來，用手撫摸之而已耳。

這事以後，耶利米感受三種覺悟：（一）他曉得他是因這工作爲耶利華所特選與爲耶和華所齊備了的。他不曾選這工作，他憚這工作，但是他不能由己，他必要作成上帝的旨意。這並不是說他無拒卻之權。他誠能出此，但他對於上帝的意識是這樣的真確，而他的意志是這樣的與上帝的意志相符合，以致他無有其他的出路可走耳。（二）他必處於永遭反對的情形中。他的使命是個斥責與預言懲罰的，而他知道自己自己必不免於人們的怨恨和敵視。對於他這樣富有情感性質的人，這是難爲的了，但是有耶和華所應許的援助，他也就無所顧忌的向前進行了。（三）他曉得他是耶和華的代言人，他所說出的話，不是自己的，卻是上帝心意的公佈。

第五章 耶利米早期的神諭 (21至30)

在研究耶利米的預言中，我們務須謹記的，是不多有對於日期，時間或事機方面的表示。那些佔滿全章的各樣段落，有時在思想上，明顯是有聯絡的，有時牠們明顯是無關係的。故不能以為在現在耶利米書中所見兩篇連接的段落，就說牠們必是繼續發表的。我們原不曉得耶利米的作品，是根據何種原理被彙集起來的。我們只曉得書中的編列法，不是嚴格依着年代的順序，並且有的段落，表示完全不是他所寫的。

耶利米的早期神諭集，是自 21 起至 41 止。這些是在約西亞時代寫的。既然其中多有提到「邱壇」的事，就顯見這些是在約西亞革新以前寫的，因為在革新的時候，這些邱壇就俱已毀壞了。這些神諭是向全國說的，與其說是論到時代的道德或社會惡化，毋寧說是論到人民的宗

教破產。這些神諭，表示出猶大受懲罰時間成熟的原故來。也得去注意「以色列」一詞。這名詞常指希伯來人民全體而言，包含着兩個國度在內；有時只指以色列國而言，則附有與猶大作對照的意思。耶利米的神諭，既沒有一個在主前六〇四年以前寫的，大約在說了以後二十多年才寫的，則在其間所繼續發生事情的材料，或被附加進去了，也說不定。

在這些神諭中，我們有種對於國家過去歷史的訴說。這其中主要的論題，是爲以色列的不忠實和不知恩。耶利米要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大聲疾呼，並以曠野飄流去提醒他們：是時以色列之愛耶和華，就如一個青年新婦之愛她的丈夫一般。在那些日子中，以色列安然無慮，未受干涉，她好像一種被放在祭壇上的禮物，對於耶和華爲初熟的果子，故而被看爲他所特有的產業（出 23 19）。耶和華問及他的拯救事功爲何見忘，以及他的誠實敬拜因何見棄。祭司，官長以及先知等都去向巴力追

逐。至於在其他國家雖有假神，而那些國家尚不拋棄牠們，但是以色列已經知道真實的上帝，反倒忽略他了。以色列犯了兩種罪惡，他們忘記了耶和華活水的源頭，並爲自己造了不能裝水的破裂水池。以色列原是個兒子，現卻變爲奴僕，所以沒有人保護他脫去暴力的侵害。他已遭過凶災，就是因爲他離棄了耶和華。上帝雖爲全國的安寧使用了各種的方法，但牠依舊表示牠的蒂固根深的背逆精神。上帝原栽種了一棵好葡萄樹，盼望按時結果，不料反成爲一棵壞樹。以色列民也許提出種種他們沒有離棄耶和華卸過的話來，但是他們曾經奸邪地去追逐奇怪的邪神過來，宛如單峯駝或野驢覓偶一般，而在受規勸的時候，乃乾脆的答道：『我不能自禁，我喜愛奇怪邪神而追求牠們。』這只益增羞辱，因這些邪神不能在患難時予人們以援救。耶和華也說以色列向他所作的辯明，並無若何用處。他常勸戒他們，但是徒勞無益，他們甚而殺害所遣派的

先知。他們曾行諸般的惡事，他們怎能說是無辜呢？因為這種自是，耶和華就要審判他們。

耶和華又提醒全國，就是他們在這種敬拜邪神中曾犯了姦淫，然而他們好似一個妻子，離開了她的丈夫，犯了罪惡，現想回到她的丈夫那裏去，就如同她從未做錯事一般。這是不能的，除非經過悔改才行，而現在以色列並不悔改，也恬不以之爲恥的了。

第三章⁶⁻¹⁸節，明顯是另一個預言，雖然牠使用上段的主要徵象，即是，耶和華與他的百姓結婚事。以色列的北國敬拜了巴力，因而不忠實於這種結婚，耶和華等她未見轉來，至終與她離異了。猶大看見那離異的結果，即早百年前以色列所受的荒涼景況，但是，她並不曾學着教訓，現在也去做一樣的事。猶大佯爲改悔，卻不是種真正的悔悟，是以她的罪惡較重於以色列，因以色列的傾覆曾在她的眼前爲種儆告。既然

是那先知接受命令去邀請以色列，即退一步言，去邀請那些還誠實善良的以色列人來歸向耶和華，俾得在尊貴君王（牧人）領導之下返回故土，則有約櫃爲種耶和華同在的標記，也不再需要了。這種預言，曾藉一種對於彌賽亞的應許有所擴展，即是說，耶路撒冷必爲革新世界的宗教中心，而猶大必與以色列一同歸來（17, 18兩節）。

從19節起，我們有種爲上面第五節所間斷論題的接續。耶和華表示他的意願，要給猶大一種在美好地方的位置，但是全國離棄了他，就如一個妻子離棄她的丈夫一般。既而那先知聽見一種哭泣的聲音。這哭泣恍似全國中較好份子的哭泣。他們感覺同胞的罪惡，並曉得敬拜假神只使他們到羞辱的地步。

又有一種對於悔悟的呼聲，但是必爲一種忠實的悔悟才行，如果如此，則周圍鄰邦的皈依必爲意中之事。然則猶大應該誠心悔過，痛改前

非，開墾荒地，砍伐荆榛，洗滌心靈，拋棄從前邪惡傾向的諸般劣跡，庶不致有耶和華的忿怒赫臨，而蹈身死國亡的慘禍吧！

我們須牢記這些神諭，是個青年的先知所說，他曾久已默思過他百姓的宗教情況，並非感覺他們的邪惡。他也非常諳悉何西阿的作品，而在這些首先的預言中，他所說的，多與何西阿的相似。他使用一樣的表象與例示，尤其是一個把以色列比爲耶和華不正的新婦的表象。耶利米盡力召回他的百姓返到真實耶和華的敬拜，以及公正仁義的實行，他着重耶和華對於罪孽的憎惡，但這些早期預言的顯著特點是耶和華對於他的新婦——他的百姓——所持有的愛。他要他們歸來，他要他們再爲自己的忠實百姓，只在他們頭次懺悔的呼聲，他就必俯聽他們。但是必爲實在的悔悟，即心靈仰望着他們的上帝。耶和華雖依然愛他們，但是他們必得藉着遵守他的誠命以表顯自己對於他所發出的感戴的愛哩。

論到西古提人的神諭

(45至630)

在約西亞的時代，我們曾經提過了在猶大疆界以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自必影響希伯來人民的生活。國外的鄰邦受了騷擾和震驚，因為有由中亞西亞稱爲西古提人的野蠻部落而來的侵害，他們的勢力雄厚，打破了亞述帝國，而使新的國家興了起來。此時在耶路撒冷另有西番雅先知，他說耶和華的日期要臨到猶大，並預言耶和華必使用這些西古提人以儆戒猶大走上悔悟的路。耶利米的居所，去耶路撒冷不過咫尺之地，必知道西番雅的活動，而自然受了他的使命的影響。他也知道在政治方面有何騷動，因而自己見到耶和華大概要使用這些侵略者，只除了他所說是要刑罰猶大一點以外，亦如西番雅所表示的。故此，在接續的諸章中，我們有一組論到這些侵略者和他們經過結果的神諭或詩

歌。在這裏也得牢記耶利米是個詩人，而他的預言很多屬詩體的，所以這些預言也許稱爲論及西古提人的詩歌。我們也須謹記在這些詩歌中，耶利米不是處於先知地位發言的，意思是說他不以所發表的話爲耶和華的話哩。在他的早期神諭中，凡他向以色列和猶大所說的，是耶和華自己的話，吩咐他去說的。他在這裏所行的則不然，卻去述說隨時發現的事，以之爲耶和華的行動。這些詩歌的頭一首，載於45-8節，是種對於鄉民所給須得團集於城牆後面的恐嚇警告。那「毀壞列國」的，已經動身，而耶和華的烈怒，靡能倖免。對這些詩句所承接的兩節，不屬於這詩歌內。第二首詩歌，載於11-22節，描寫敵人的迅至，也可算爲向耶路撒冷所發出一種改弦更張的呼喚。那先知在聽見逼近的武士，就感覺苦楚，但是最沉痛的呻吟，是因他的百姓愚笨到不曉得他們罪惡深重以及罰在目前耳。第三首詩歌——23-28節——是種對於掃除全地爲耶和華

降禍結果的整個毀滅的敘述。第四首詩歌——29—31節——敘述人民四散奔逃，以圖躲避前來的侵略者。猶大被描寫如同一個女子，大概是如同一個妓女，她運用女性的誘惑力，以期平服她的仇敵下來，但是他們非但不爲所和解，反而將她打倒，予以滅絕。

第五章1—14節是一首詩，卻非論到西古提人的。牠說出猶大人民爲何遭滅頂之禍的道德原因。那先知吩咐檢查全耶路撒冷，看能找出一個行善的義人不能。這是種無望的事功，因百姓皆硬着心田去反對善事。他們因罪惡已受苦楚，但依然不肯悔過。甚而官長以及偉人亦莫不然，他們一致的行惡，因而禍患必定臨到他們。全地遍滿邪惡的慣習，而耶和華必加懲罰。這些百姓對於要臨到他們懲罰的思想，付之一笑，並說他們甚安穩無慮，但是耶和華的忿怒至終必將他們吞滅。

第五首詩歌

5
15—17節

描寫侵略者就如巨人一般，他們必進

入國中，毀滅城池，食盡各物。然而第十五節所載『強盛的國，是從古而有的國』的話，不適合於西古提人，因為他們比較爲新興而尙未組成一個實在的國家。我們曾經說過在耶利米開始寫他的神諭時，約在發表了這些詩歌以後二十多年的光景，是則那先知附加了這些話，以期能合於異日侵略者——迦勒底人，或巴比倫人——的敘述，是很有可能性的。至第十八，九兩節是散文，不是接連提出來的。牠們似乎提及巴比倫，附帶有對於以色列放逐恫喝的事在內。

20—31節：這又是一首詩，但是這詩與西古提人無關。在這種情景中插入，適只表示耶利米一書的編纂法，是如何的亂雜無章而已。這時又再描寫猶大人民的冥頑不靈，說他們不畏懼耶和華或他的忿怒。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欺詐和邪惡，不義盛行，而他們也不照看窮人和孤兒。先知利祭司，與平民都是一邱之貉，而最可惡的，是人民喜愛如此，並在他

們的邪惡中安之若素了。

對於西古提人的第六首詩歌——6 1-5 節——表示侵略者已入猶大疆界，甚至耶路撒冷本身亦有朝不保夕之虞。這些百姓，不逃進耶路撒冷去求保障，反逃向南方的提哥亞曠野以及四周的高山。這些侵略者到得遲緩，就如太陽落土的時候，但他們準備一種夜攻。6-8 節另爲一段，頗是一種論到迦勒底人的侵略，描寫圍攻者築起攻打城牆的堡壘。那先知呼喚人民去受矯正，否則恐因自己的罪孽反遭滅亡。這幾節或是日後插入的，是在巴比倫戰爭方略爲世所知的時候，即在尼布甲尼撒的時候。9-15 節又另爲個神諭。耶和華將敵人比爲一個摘葡萄的人，吩咐他把以色列當爲一棵葡萄樹，直摘到所餘下的皆爲無用的而後止。那先知埋怨人民閉耳不聽他的話，但是他禁不住宣告這話，就是向青年孩童和少年人，也必滔滔不絕的說出來。災禍必降到諸般人的身上，並

無軒輊，因他們都放縱情慾，卽祭司和先知們也都虛僞不誠。這些祭司和先知盡力遊說百姓以平安無事爲口頭語的時候，正是全國已抵審判成熟以及就要受罰的時候。尙有一個神諭，不是直接論到西古提人，卻是種對於禍患的預言，並又將猶大受難的原因，又舊事重提一番。那先知述叙人民不願在耶和華誠命中行走，並請列邦作證，證明那要臨到他們的懲罰，是因爲他們委棄耶和華的律法。上帝在人民不順從他誠命的時候，不得接受犧牲和祭品。

第六章²²⁻²⁶節：這是第七首，也是末尾一首，直接論及西古提侵略的詩歌。那先知描寫一個從北方而來的國家，騎着戰馬，執着弓槍，對待他們所征服的人民，殘忍凶暴，不施憐憫。他也說到每個人心地中的恐怖和對於被殺戮者所感有的悲哀。

上面所提對於西古提人的詩歌，是在主前六二〇年時寫的，並表示

耶利米曾以要來的侵略爲種耶和華所藉以滌除與裁判邪惡猶大國家的方法。牠們也足以表示耶利米本人如何覺察他多少有種對於列邦的任務，就是在他開始蒙召的時候，耶和華曾經告訴他過來的。在這些詩歌中，耶利米本人很似乎恐懼似的，但是這不能歸過於怯懦的思想。耶利米的生活表示他並非膽小卻是個勇敢的領袖，而在這諸章書中所現出他的憂傷苦痛，是因爲他感覺他百姓的苦難，抱有同感之所致耳。而耶利米就要感受另一種痛苦，即在他爲先知所享有的名譽方面。我們曾經看過在西古提人前來的時候，他們直開到埃及邊境，但是在路過耶路撒冷時而猶大並未遭遇大殃。以後他們忽然向北歸去，而迫切的災禍，並未曾實現。凡以前不聽耶利米話的人民現要嘲笑他，笑他的預言因不會應驗的原故。他們的心地較前愈形剛硬，而耶利米就要問一句問話，就是他以後問過幾次的，即是：『他的一起的教言和勉勵是否歸於失敗。』就是

這種經驗，把這偉大先知的的生活變爲這樣慘淡悒鬱的了。

那包括耶利米早期預言的部份，是把先知去與一個煉銀匠相比，以作收束。這是一個向自己所說的神諭（27—30節）。這乃敘述他多半在約西亞王的歲月中所領辦的工作，即去施行潔淨他自己百姓的工作。由我們曾經見過的事看來，這種工作是種無望的工作，百姓曾經被檢驗過，並表示爲無用之材而爲耶和華所屏棄。這即是耶利米在他開始時期所負使命的情形。

第六章 耶利米與國家革新（耶 11₁ 至 12₆）

當西古提侵畧的折轉與野蠻部落絕跡的時候，耶路撒冷城的政治家必感覺莫名的慰藉了。這種慰藉，必不僅因爲國家免遭蹂躪，而且也因爲西古提人明顯的實非亞述的同盟國，也並不想將猶大置於亞述直接管

轄之下故也。究其實，亞述大帝國日漸衰弱，內憂太多，亦無力兼顧他國了。埃及在這時也承平無事，無意實行侵畧的政策，於是猶大得以相安一時，獲得一種百餘年來所未有的獨立政治。

約西亞王現約廿五歲，能維護自己的職權了。他雖在沖齡的時候被那些依舊遵行瑪拿西和亞們政策的人所擁登大位的，但是在政治方面，早有一種更張，而他的策士和大臣現都屬於力求國家獲得政治獨立的人們。亞述的衰弱，是種難得的機會，而約西亞就開始修葺京都，以圖抵禦外患。非但此也，約西亞的大臣，乃爲渴望恢復敬拜耶和華的人們，他們能向這樣的做去，間接也就恢復了耶路撒冷的政治地位。案這種意思，是說他們必定修理殿宇，使殿宇重爲宗教敬拜的偉大中心。約西亞與他的政府中人，或也把以賽亞與彌迦的預言放在心頭，這些預言，指明耶路撒冷爲耶和華的寶座，萬民都要向那裏湧流歸來（參看彌 4 1，

賽(22)。

律法書的發現

修理聖殿的進行，於主前六二一年開始，大概在約西亞爲王二十年的光景。當修葺工作進行的時候，就有種駭人聽聞的發現。這種發現，即在某處尋獲一種匿失的古紀錄，既經察看，就表明爲種法律條例集。這本書的發現，並不是在自身有何驚異，因爲在當時的國家，尤其是在埃及國，明有種把重要紀錄存於廟宇中的風尚。蓋以殿宇爲最安全的地方，不多發生被竊的事：祭司本人願意擔負保存珍貴物品，甚至金銀的責任，但廟宇有時忽於修理，以致存放物品有遺失之虞。對於在耶路撒冷殿中所發現的書，似由這種情形而致然的。這部書令人驚異的地方，是爲牠的內容。該書內面所載的法律，有種特點，而爲希伯來人所知的

其他書籍中從未提及過的，但恰與當時國王及大臣的政策相符合。然而有種不同的所在，就是：關於未能奉行之每條律法，附着有每條應得的嚴厲懲罰。祀偶受着猛烈的痛斥。邱壇的敬拜，必要放棄，而全以色列只准在一個中心舉行敬拜，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殿中。至於殿的本身，須得除淨一起祀偶的象徵與物像。書中另有他種言論，但這些述說在前，自然壟斷了注意力。這書即呈交於大祭司希勒家，而他又轉呈於文士沙番。這兩人都承認此書的重要，即把牠呈獻於王前。約西亞瀏覽該書，感覺異常的不安，遂於未奉行之先，就商於女先知戶勒大，這女先知一見，即宣言該書是爲耶和華的話語。

律法書的內容

在殿中所發現的那本書，似與舊約申命記中部材料相同。那書的開

始，即吩咐拋棄各種敬拜，只有一個地方爲例外，即耶和華喜歡他名所立的地方。這種語句，在全書中屢見之矣（參看申12⁵，11，21等等）。向後，立下了節期和祭獻的秩序，這是關於祭司的章篇。再後，有篇論及政府的言論，這是關於王的章篇。該書中散見着各種道德的格言，有對於誠實，仁愛和濟貧的訓誡。該書唯一的特色，是牠的意義廣博。牠是種編輯物品，是種對於指教諸階級與國內人民情況的一般指南。其中有件很顯著的事，是對於「愛」的着重。這愛，爲耶和華待遇以色列的主要動機，亦爲以色列向耶和華感應的主腦。行爲固關重要，但這行爲不僅是倫理的本分，亦必在愛裏表現出來才是。這是在主前六二一年時當復修期間在殿中所發見之書中之大致也。

約西亞接到戶勒大對於該書性質答覆的時候，就召集百姓，而發表一種遵守耶和華法律的鄭重應許。百姓聽過該書宣讀以後，也就宣誓遵

守（王下 23³）。於是約西亞即着手革新，這種革新，是種激烈性的革新。耶路撒冷城和聖殿，除淨了各種的偶像物，猶大和耶路撒冷城的邱壇及祭壇，全都拆毀，敬拜亦一律禁止。這就是約西亞和他的大臣力求實行新發見書中教訓的方法，務使耶路撒冷的殿成爲全國祈禱的所在。

耶利米與革新

我們想必記得，耶利米在這時候是個青年，約與約西亞王同年，大概還住在他的亞拿突村中。這律法書的發現，以及國王和百姓咸決意革新，必使他感覺非常的快慰：他已從事宣教工作，至今約有數年，意在勸化百姓悔改，拋棄他們的惡習。但他只是個孑然一身的青年，毫無勢力與地位可言。國王與大臣既決定革新宗教，而他想必竭力以助其成功無疑也。我們對於耶利米在這時的行動，少所聞知，但大概以耶 11¹ 至

12 6 上的言論，或屬於論到這個時期的作品。

耶利米宣布新律法

第十一章 1-8 節：耶利米聽見耶和華的話來吩咐他向猶大和耶路撒冷人說到新律法或新約的事，其實，這是老律法，在他們祖人出埃及的時候所頒布給他們的：若他們違抗不遵，他們必受詛咒，倘若謹守，他必為他們的上帝，並完成向他們所發的應許。耶和華也吩咐耶利米在猶大城邑中宣布同樣的事，就是提醒他們的忤逆行爲，以及因不遵守上帝的教訓而要來到他們的懲罰。由這段落，我們得以知道耶利米在國中遊行，想勸化百姓實行新律法的要求，這樣，就可輔助所欲革新的事次第施行出來。

革新的失敗

9 [17] 節：這些是爲耶利米的伸訴，就是對於猶大的百姓所發出的伸訴，蓋因他們勾通一氣去繼續已往的背叛，而再去作敬拜偶像等事。耶和華必懲罰他們，並當他們在患難中向他呼求的時候，他也必不答應他們。在這樣困難的時期，偶像是無用的。耶利米也受了訓令不准替他們代求。有把耶和華所愛的猶大與一株結好果子而被電擊的青橄欖樹比較。這意思就是說，因她敬拜巴力，耶和華要降禍給她。

這幾節的意思，乃表示革新的失敗。猶大的百姓，就被那些來毀壞他們一起的祭壇和神位的約西亞王兵丁的舉動所激怒而起了反抗。蓋巴力的敬拜，特別在鄉間百姓中，有種根深蒂固的情形，而他們不願意親見他們敬拜的地方如此的搗毀了。他們中或许有許多不以自己爲祀偶的人，因他們也承認是敬拜耶和華的，就是這種真假混合不分的宗教，以致先知常發出攻擊祭壇和邱壇的言論。在亞拿突本村中，有許多攻擊，

起於耶利米祭司門戶的方面，因為祭司們以他們生活方法被打破，而只許耶路撒冷的祭司生存，如是使他們獲有超過其他一切祭司的權柄和地位。所以耶利米本人，遭人反對，被人痛恨，因他努力實行王所倡導的革新。這種攻擊，漸在亞拿突村耶利米本族中醞釀起來那要害他性命的陰謀。這種計畫，可見於¹⁸⁻²³節中。耶利米說，他不知道要殺害他的陰謀，就如羔羊在屠夫手下一般，但是上帝把這事指示給他。由他向耶和華所陳訴『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俯心腸』的話，可想到他的悲哀憤怒的一班，並有呼求向謀害者施行報仇雪恨的事。至對於他呼求報仇的思想，我們不要過於批評，因他也是個人，像我們一樣，易得有錯，很不完全。此外，他又生在过去基督來教訓我們那愛仇敵的較好方法的時候以前許多的年代。

耶利米的煩難

第十二章 1-6 節：耶利米開始在舊約中提出『惡人爲何亨通呢？』的問題。這或是他在亞拿突村中經驗的結果吧。這先知頗感煩難的，是因爲惡人似乎未受懲罰，但也確信上帝實屬公義。然而他想到上帝若懲罰作惡的人，是爲上帝不直他們行爲的一種表示。上帝所發對於耶利米的答覆，載於 5, 6 兩節中。他使用一句成語，使耶利米明白自己還要經過比在亞拿突的難處更厲害的磨鍊。所以他的問題，終竟未見答覆。他必繼續去力行他的職務，即使死亡逼近他的眼前也不能放棄哩。

論到宗教革新的運動，外面看來很有成效，而明目張膽的祀偶也消滅不見。本地的廟宇已被委棄，一起的敬拜均集中於耶路撒冷。但這種成功，只是外表的現象。至百姓的心地，並未受革新的影響，這在約西

亞王一死，祀偶即時恢復上，即證明無訛了。耶利米必感覺到這些改革空虛不實，就以後的十二年中未見有他的預言的紀錄而論，他似退出了這種活動，換言之，直到新王登基時始再有他的預言的紀錄出現。

耶利米放棄宣傳

我們或能明瞭那些使耶利米放棄他對於革新宣傳的動機。第一，他必對於約西亞所用以實行這些革新的物質力量有所畏憚不前的情景。百姓看爲聖的祭壇拆毀了，偶像搗碎了，祭司也屠殺了。這樣的方法，只能得着外表依從的成功，並不能使百姓心地有何改變，這種心地改變，是絕對不可或無的。蓋真誠的懺悔和專心的供神，是對於革新唯一垂久的方法。

第二，那集中注意力於耶路撒冷聖殿，而犧牲了心地的專誠，以作

種對於宗教儀式和外殼的鋪張揚厲：這是種片面的現象。須得對於宗教的要素及非要素予以同等的着重才是。以色列所要謹遵的律法，含有應付窮民，奴僕以及逃難者的仁慈規條，而同時有對於動物潔與不潔的瑣屑記載。律法就大體說，原爲灌輸一種對於上帝的高尙道德和專誠，豈知日後成爲法利賽主義流弊的因亦遠寓於中了。耶利米於是在約西亞王生活的餘年放棄了宣教的事業。但是耶利米一方面疑惑宗教革新的垂久性，另一方面極恭維約西亞王本人。就是這種附着對於一神純真革新性質的運動，反使他無論如何不得有出於反對王的舉動了。職是之故，他的唯一策略，只有緘默不言而已。他從良心的主張不能與王合作，然而他也未感覺若何宣召去作反對他的工作的宣傳。

第七章 耶利米給與王和先知的反對

(耶 21 11 至 23 40)

我們曾經看過猶大國以外發生了巨大的事情，以及世界政治的環境起了變化。亞述大帝國趨近了末日，而其他諸國逐漸形成起來。在約西亞革新的次年，巴比倫起了背叛，並脫離了亞述的桎梏，而亞述雖與埃及的聯盟告成，以期恢復她所喪失的地域，但未能如願以償。在主前六一五年時，巴比倫王尼布帕勒撒來攻亞述的一個重鎮時，但未見有所成功。既而又有新興的瑪代人來參加作戰，遂於六一四年，使亞述京都尼微發生恐慌，有朝不保夕的危險。然而亞述人反抗敵人，不令近前，直至六一二年，當巴比倫人又得着西古提人的助力時，復經過兩月又半的圍攻之後，尼微城遂陷，亞述帝國就此淪亡了。在亞述帝國擴張的時候，非常專制不仁，諸國現聞其淪亡，靡不彈冠相慶，歡忭異常，這種關於慰藉和歡欣的感覺，在那鴻的預言中，可算形容盡致的了（參看鴻 18x）。

在這些動搖人心的事故中，猶大不會參加，但目擊這些事故，難免不有懸慮驚恐的神情。猶大素知道埃及不可信賴，並也知道亞述國勢曾經似乎衰微不能維持的時候而又重興起來過的，直到確知尼尼微城已下的時候，他們才放下心來。即在這時，慰藉尚非十足，因亞述人依然據有哈蘭的北部，復經過了許久的時間，才被完全解決了。

當亞述帝國畢竟被毀滅的時候，猶大的政治家另有個新的問題當前了。這個新的問題，是：『新局面的宰制者是誰，瑪代人或巴比倫人，抑或埃及人呢？』我們知道在以賽亞的時期，在耶路撒冷有一派人，極主張與埃及聯盟的政策。同時，儘有人記得希西家王與巴比倫執政者的交誼。案這種政策，必曾經過多方的討論，又或者計議到去把猶大置爲某大國附庸的事，亦未可知，這是因她的面積太小而保持獨立的力量又形微弱的緣故。

約西亞王去世

在六〇九年，埃及老王宴駕的時候，其子法老尼哥繼立。這人素來抱着不讓巴比倫擴張她的國權的思想，於是在六〇八年時，召集本國軍隊，率領北上了。考這種軍隊常所取行的路線，是沿着巴力斯坦海濱，上行至加密山附近，而後橫過耶斯烈平原，渡過約但河，經由基列而進入叙利亞省。我們不知道究竟猶大爲何決定去爲巴比倫的援助；猶大王約西亞率領軍隊以圖阻止法老尼哥橫過巴力斯坦地。在米吉多遂發生了衝突，猶大軍隊不敵，約西亞王身受重傷，返回耶路撒冷而亡（王下²³_{29, 30}，代下³⁵₂₀₋₂₇）。猶大遂屬埃及的統治了。猶太人選立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亦名沙龍（代上³₁₅）爲王，但在三個月以後，法老尼哥廢之，將其俘擄以歸，並立其長兄伊利亞敬爲王，給他改名約雅敬。約哈

斯被擄於埃及，而他的不幸，激動了耶利米感作耶利米哀歌，這哀歌見於22 10—12 章節中（參看王下23 31，34，代下36 1—4）。

當約雅敬登基的時候，那時國家的情形與約西亞時代不同，是在埃及統治之下了。大約許多政治家和人民都感覺快慰了，因為他們深恐巴比倫亦如亞述般的加以壓迫，而在埃及的手下從未曾多受過磨難的緣故之所致。但是就國家整個的看來，都感受非常的失望，有如大夢初覺一般。約西亞王的物故，與女先知戶勒大所預言的不同（王下22 20）。約西亞王與人民曾遵照律法書去實行宗教革新，然而耶和華不曾拯救他們脫離他們的仇敵，他們依然為種被征服的百姓。明顯的去盡力服事耶和華，畢竟無用，因為他並不照看。這必是國中許多人民的態度，推其結果，演成往日祀偶典禮及邪惡慣習的死灰復燃，風行一時了。至邱壇和祭壇，又為人所照拂，敬拜又在舉行，甚至在耶路撒冷殿中，偶像和神

像悉如以前陳設起來了。加之約雅敬王，並非仁德之主，貪婪浮誇，專橫酷虐，與其父約西亞迥然有異。歛民重賦，一以供給埃及之貢稅，一以應王種種不道德享樂之需用。

耶利米對於王的態度

這種種情形，使耶利米發生若何的感傷，我們當能想到。我們曾經見過他對於約西亞王的非常敬重，雖他在後來不曾加入革新運動的方面去。這王的物故，使他驚異莫名，但是他知道約西亞是爲仁君，並無長久哀悼他的理由。但約哈斯的不幸，使他感受悲哀，他在 22¹⁰ 12 章節中說：『不要爲約西亞王哭號，他有過他的得意歲月，卻要爲那被俘去的皇子哭號；他必不得再見他的本國，卻要死在被擄去的地方。』

耶利米既感覺異常的寂寞，而又與新興諸事不相投合，他自不能嘉

獎投降埃及的舉動，卻也無力另有所爲。殿中既又陳設敬拜的偶像與物像，在他看來，則殿失去了對於敬拜的中心價值。他感覺自己已與政治家，祭司和其他先知分道揚鑣，因爲他知道他們對於國家偉大和昌盛所抱的意見不與他的意見相同的緣故。照他看來，國家一日沒有德行，就一日不能對於生存有要求的權利。但耶利米並不抱着失望的態度。他開始感覺，他必要完成被召爲先知時的條件，那時他得了他必遭遇反對及他必要獨自去應付的訓令。但是耶和華必援助他。他的決定因而堅定有力了。他定意挺身出來，向政府施以攻擊，並不僅攻擊祀偶與敗德而已也。他必要向王表示反抗。他見到國家的實在敵人是國王本身，因而立定心志，無論付何代價，必以國王爲攻擊的目標。

我們在耶利米書中，關於他向王所提出的警告與斥責，不多有詳細的敘述，但是21¹¹至23⁸的章節，是種對於耶利米所涉及猶大諸王言論

的彙集。這些言論，大概爲一個日後編輯者，因爲論題相同的緣故，竟把牠們編輯在一起的。

勸王行公平的事

第二十一章¹¹⁻¹⁴節：這幾節書是種對於猶大王家的勸勵，勸勵牠執行公平，施行公義，藉以免去耶和華的攻擊，免遭滅亡的苦難。

第二十二章¹⁻⁹節：耶和華派遣先知下到猶大王的宮中，這座王宮是建於低處的（參看^{36 12}），爲要把『他們若施行公平和公義，不行強暴之行，皇家必穩定無虞』的話向王和大臣宣佈出來。設或不然，皇家必遭毀滅，將不見那如基列或利巴嫩茂盛森林的氣象，倒成爲一片荒涼廢墟。耶和華必差遣毀滅這城的軍隊，而這城必爲世界諸國的警語。

¹⁰⁻¹²節：我們曾經提過耶利米對於在位三月的約哈斯王的不幸以及

被擄到埃及所作的種種哀歌。

耶利米對於王的斥責

13—19節：這段是種對於約雅敬王的斥責，因他之爲君，實屬暴戾不仁，無惡不作。耶利米宣告他必定遭禍，因爲他耗費民財，蓋造華美宮殿，以香柏木爲花板，以丹色油爲漆料，徵民工作，不給勞薪的緣故。他描寫出那介於約雅敬王與其父約西亞王間的對照來：約西亞王生活舒適，然而施行公平，顧念窮乏的人；約雅敬貪婪暴戾，血流無辜。所以人民不爲他死而作哀舉，其屍身必被拋於野外不爲葬埋（參看 36 30）。約雅敬之死，在王下 24 6 有所記載，但對於葬埋，並未提及。

20—30節：這段涉及繼承約雅敬而登大位的君王，俟後再作討論。現來參看下章罷。

一個新起而公義的王

第二十三章¹⁻⁸節：這段乃論到猶大列王預言集的極度。這裏把他們比如牧人。耶和華必懲罰他們趕散羊羣的惡行，他們既不宰治公平，又使人民犯罪，以致被擄於異地，耶和華必引領他們歸來，給與新的牧人，即新的君王，他們必用正當的方法治理領導民衆。這是種對於被放逐歸回的預言，並接着說出一種對於彌賽亞要求的預言。日子將到，耶和華要由大衛家的老根生起一枝新芽，他必執掌王權，施行公義：猶大和以色列必在他治理之下重有繁榮的氣象。他的特殊名字，表示他治理的性質的，是爲「耶和華我們的義」。在將來的歲月中，人們向耶和華宣誓，不說耶和華爲引領以色列出埃及，卻說耶和華爲使他們脫離被擄歸來的恩主了。

耶利米反對祭司和先知

我們由上述的預言，尤其是由 22¹³—19 章節中所記的，得能明瞭耶利米必有觸犯君王之不歡與招來仇視的因由。這尤其在約雅敬王的事上是如此，而我們可由這王之始終怨恨耶利米及想傷害他甚至要殺他的舉動方面推察出來。但是耶利米還有其他的敵人，就是殿中的祭司，以及業先知職業的人，他們不能忍受他的斥責和非難。茲就耶利米在 23⁹—40 章節中所論到那些先知的話來考察一番吧。

9¹⁴ 節：耶利米因為對於自己所要陳述的嚴厲使命，就感覺非常煩悶和痛苦。先知和祭司的惡行，甚至使大地本身發生悲哀，變成枯乾不實，荒場在望。他們的邪惡甚至見於殿中。他們因而要被放逐至絕滅之地，時候要到，耶和華必懲罰他們。那些往日在北地以色列的先知，亦

屬敗類，並使人民犯了敬拜巴力的重罪，但是猶大和先知的不德，殆有甚焉，在上帝看來，他們所犯的罪，與所多馬和蛾摩拉的人所犯的一樣了。

先知說假預言

15—32節：這幾節書含着對於人民所予的警告，要他們不聽這些先知的話語，因為他們所說的，不是由耶和華卻由他們自己心地而來的。他們常說人民必享平安，並無災禍臨到他們。但是這些人民並不知道他們沒有到過耶和華的會中。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暴烈的旋風，必轉到他們的頭上；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的意思實行出來為止。日子將到，他們必全明白那意思爲何。耶和華說這些先知不是他打發來的，他們竟自奔跑，發表自己的言語和思想。若他們曾

到過耶和華的會議中，是他的使者，他們必宣布耶和華的話語，使人民悔改，離開惡道。耶和華的見聞，本來無限無量，他自然知道那些先知所說的。他們高談夢示，就給予了人民的印象，但他們所利用的夢示，是爲撒謊和欺騙的方法。某人若有所夢，他若想說出來，儘可以去說出來，某人假若聽見上帝的話語，就應誠實的述說出來。但是夢如糠粃，耶和華的話語如麥子，牠們的價值，自無比較可言。而且耶和華的話語如火，必燒盡糠粃和敗類，又如大錘，敲碎磐石。所以耶和華必反對那些先知，因他們竊取了真誠先知的話語。這些真誠先知知道耶和華的思想，並用「他說」的語句來把那思想宣佈人間。但這些假先知卻使用這些語句來說出他們自己的意思。耶和華反對先知以謊夢爲預言，使百姓犯下罪來。他並不曾差遣他們，於是他們的言語必與百姓毫無益處。

耶和華的重擔

33—40節：爲明白這段落起見，宜謹記希伯來文中所用爲「神諭」或「發言」的字，原與那用爲「重擔」的字相同。在中文聖經中，這字多半譯作「默示」（參看賽13¹，15¹，鴻1¹等）。在箴言（30¹和31¹）中，譯作「真言」。在這幾節中所提出的人們，他們使用這字，帶有譏諷藐視的意思，而其所問耶利米「你有何新預言給我們，這次有甚麼重擔？」等等的話，表示着他的言語總帶種憂傷的性質。耶利米的答覆，即爲「甚麼重擔阿！你們自己是耶和華的重擔，而他必拋棄你們，就如一個人擲下他所要棄去的一個重擔一樣。」然後人民和先知都受了警告，再不許用「耶和華的重擔」一語，卻要說「耶和華回答或說了甚麼」的話。那以滑稽口吻來追問「耶和華的重擔」一語的人，必見到他

所說出的輕率言語，就在這種行動中，是種不易擔着的異樣重擔。因爲他們譏諷的使用這種語句，耶和華必然忘記他們，拋棄他們，於是他們必成爲人間的一種永遠玷辱。

第八章 耶利米對於國家運命的宣告

(耶 7 至 10 章，又 26 章)

我們方才看過耶利米怎樣決定公然出來應世與指斥國君，以及指斥那些祭司和先知對於實行耶和華純正宗教方面的失敗。他現在卻定了意思來勸勉百姓。於是在約雅敬王登基開始的時期中，在某節期舉行時的某日，他上了聖殿，向聚集的民衆宣講起來。在那裏也有祭司和先知；耶利米大約想到他的嚴厲語言必能動他們的深思，使他們懺悔。這種舉動的紀錄，載於第二十六章上，而其宣講的言論，在第七章記載較詳。

有的經學家，以第七章中的宣講，在約西亞爲王時的初期就發表了的，但一般的主張，以第七章與第二十六章所論的爲一事。耶利米呼喚人民須改過自新，作正直事，則耶和華必保護他們安居故土。但是他們必得留心自己的行爲，正直的生活，以及脫離祀偶的惡習。考那種革新的效果，是達到了以耶路撒冷聖殿爲敬拜耶和華的中心，而許多人民又有這種觀念，即以聖殿爲宗教的表徵，耶和華必不致使牠見毀。但是這是種錯誤的觀念。設使他們一方面依然繼續其謀財害命，犯姦行淫以及祀奉巴力，而另一方面進入聖殿敬拜耶和華，這種行爲只把聖殿變爲盜賊的巢穴而已。這是絕對不可的。耶利米既而使他們追憶古代敬拜處示羅，其所以被毀滅，是因以色列邪惡的緣故，則耶和華對於聖殿，也必不能有所例外。他必毀滅牠，亦如毀滅示羅的殿宇，也必將以色列從他眼前趕出，再不與他們有何往來。

耶利米的被捕

耶利米宣講的結果，釀成了巨大的騷動。在那些祭司和先知方面，有了機會提出那『存心褻瀆，毀謗耶和華聖殿』的罪名來控告他。耶利米乃被逮捕，但那些祭司本人，明顯無懲罰他的職權，於是將他帶到首領面前，審之於聖殿之新門口。那些控告耶利米的祭司，不以褻瀆罪爲由，反以對於這城運命的宣告爲由，而請求將其處以死刑。但耶利米正藉此以表示自己爲何如人來。他生性原屬膽小安靜，然而這次，不但

不畏懼這種大難，且而在殿中毅然復述這種使命，向衆人說，他所說的話，是耶和華告訴他說的。他並告訴他們，說他在他們勢力之下，他們能隨心所欲的處罰他，但是他確爲耶和華的使者，他們對於判決一個無辜的人，必得小心翼翼的才行。這就制住了首領，也在羣衆方面生了效

力，在他們中有些人感覺他確是爲耶和華說話，並承認不應將他處以死刑。但是由另一部份也來了替他作辯護的事。有些長老站立起來，使用約在百年以前在希西家王時彌迦所發出的預言來提醒羣衆，那預言，即是：『耶路撒冷必變爲耕種的田和亂堆』（彌 3 12）。他們也說希西家王和他的臣僕曾經感覺彌迦是說耶和華的話，於是他們不但不處彌迦以死刑，反而祈求耶和華免去那城的懲罰和劫運。這些長老力說他們對於耶利米也應如此，而不應違反自己的良心去犯下罪來。這些話語，大概生了平靜羣衆的效力，而首領諸人亦不願判定耶利米，於是他的生命的安全，可保無虞了。非但此也，亞希甘——一個朝廷中的貴族——亦肯盡其力所能及的去予以援助，耶利米於是得着釋放，恢復自由了。

我們想必看出耶利米的性命，在這事情上，實在危如纍卵了，因爲這章的作家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名叫烏利亞的先知，在前不久的時候，

說了攻擊這地的預言，與耶利米所說的並無二致的緣故。國王一聽聞這事，就決定要殺他。烏利亞乃逃避埃及，但是國王怒恨異常，差人到埃及將他解回，處以死刑。在耶利米的事件上，約雅敬王似乎對於首領和貴族有點畏懼的心理，不敢出以強烈的手段。否則約雅敬王若能殺耶利米，定必將他殺害，是不用懷疑的事。

耶利米關於聖殿的演說

我們剛纔說到耶利米這次的演說，在第七章中見之矣，然能與第二十六章同時瀏覽則更妙。那七至十諸章，是耶利米書中所記耶利米在約雅敬王早年時所說預言之一部份，大約在六〇八至六〇四年間事也。爲考慮這些預言，就在這時，爲最好的時期。

第七章¹⁻¹⁵節：這段包括耶利米在殿院中所說言論的一種記錄，早

爲我們所提到過的。這先知奉命前往殿中斥責百姓的虛假自信，即在他們所看爲聖潔不可侵犯的一排屋宇之中。耶和華甚願有社會公平，道德行爲，以及全心敬拜等流行人間。設使沒有這樣的表現，他必毀滅這殿亦如他毀滅了示羅一樣，他必驅逐猶大亦如他驅逐過以法蓮即北部以色列一樣。大概在以賽亞的時代，由耶路撒冷所獲希奇的拯救，有使人民以爲這城永不會發生毀滅的事。我們也沒有對於示羅毀滅的記載。

天后的敬拜

16—20節：在這數節中，不准這先知替那些敬拜天后的人民代求，這些人民甚至在耶路撒冷城的街市間舉行敬拜。這種敬拜，激動耶和華的憤怒，也爲他們自己的不幸的因由。這天后是西頓人的女神，其名爲亞斯他錄（參王上 11 5），是即金星，巴比倫人亦敬拜之（耶 44 15—30）。

獻祭與道德

21-28節：耶利米在這裏爲耶和華的代表，似帶着譏諷的口脛，告訴殿中敬拜的人去吃燔祭和平安祭。按燔祭，是整個的供獻於上帝，而平安祭，除了血和脂肪以外，餘爲敬拜的人所會餐（參看利 19, 7-15）。這裏的意思，想必以敬拜的人若不服從道德律，獻祭的本身不能有任何的價值。在出埃及與在曠野飄流的日子，耶和華只要從命並不要獻祭，但是以色列拒絕不聽，而且從那些日子以後，雖然耶和華曾差許多先知來警戒勸勉他們，他們態度依然如故。耶利米在這裏也知道他們必不肯聽從他的話語。

人類祭品的斥責

29 節至第八章 3 節：在這數節中，要耶路撒冷人民剪髮誌哀（伯 1 20，彌 1 16），登高痛哭，因為耶和華已拋棄他們了。這是因為他們的祀偶儀式和惡習，他們甚至在上帝的殿中陳設偶像。他們也在欣嫩子谷奉行焚燒自己兒女當爲祭品的惡習。這地正在耶路撒冷城外，常常被提到爲這種可憎獻祭的場所（王下 23 10，代下 28 3，33 6）。耶利米說，日子將到，這谷必更名「殺戮谷」，意指當耶路撒冷被圍困攻下的時候，死人必多，必公葬在這污濁的地方，並有許多屍身，無處埋藏，暴露而爲野獸與飛禽的食料。那時耶路撒冷必變爲廢墟，地必成爲荒場。非但此也，諸王和首領的骸骨必在日月之下散布四野，這些首領，雖敬拜過日月，但這些天體並無權能以阻止他們不有這樣的凌辱。這時期非常恐怖，人民無論在何處，都有願死不願生的神情。

猶大的無懺悔心

⁴ 17節：這數節，乃表示猶大人民的無懺悔心。耶和華問：『人跌倒，不再起來麼？人去了，不再回來麼？』但是這些人民恆久背道，並不懺悔，也沒有一人感覺有罪，卻只奔走惡路，亦如戰馬直奔戰場。這些人民反不如雀鳥的智力，這些雀鳥在某季飛去，卻總在一定的時令返來。這些人民自以為有智慧，恃有他們所仰賴的耶和華的律法，但是文士不誠，寫出自己的格言和傳說，並未曾寫出上帝的言語。人人都從事貪婪，那些先知和祭司都行虛偽，他們安慰人民，非但不指責他們的罪惡，反而告訴他們諸事平安順利，其實並不如此。他們並不以這樣做為羞恥的事，因而他們必全歸於絕滅。那應受的懲罰，不久即要到來。這些人民必互相告戒以進住堅固城中為急務，以期在那裏安靜度他們艱難

的歲月。那侵略者已來到本國北界但的地域之內。他的兵馬已吞嚙了一切。他們性同毒蛇，不服法術，究其實，只知毒噬毀滅而已。

耶利米對於猶大的悲哀

18 節至第九章 1 節：耶利米雖然要使用嚴厲的言語去斥責他的百姓，但他有個同情相憐的心，就在這連接的下段中，在他對於他們所受的苦楚而抱有極大的悲哀中看出來。這數節與第九章一節，是種對於猶大劫運的哀悼。可是第九章一節，在希伯來原文中，是爲第八章的末節。那處於悲傷同情中的耶利米，彷彿聽着他的百姓在將來被放逐時所發出來的哀聲，他們欲知耶和華因何拋去他們而遺棄錫安。耶和華對於這事的回答，即因他們的祀偶使他震怒而必出此一着。然後百姓感嘆他們的劫運，失其拯救的盼望。這就如五穀歉收，亦如秋果不熟的時候所

生的無望一般。這先知既而說，他本人在他的百姓受損傷的時候，感覺傷痛驚恐，並想到爲何沒有救治的方法；他爲猶大的浩劫，悲哀不足以盡其情。

猶大的未來懲罰

² 22節：這一段表示耶利米先知所有的心情，與剛纔論及的殊不一樣。在前所述，他對於百姓的苦難有種同情相憐的心情，在此處，他要離開他們而下居於曠野，這種計劃，是因他們的罪惡而致然。他們全是姦淫詭詐，虛僞邪惡，所以耶和華要將他們置於苦難之爐，加以一番鎔化與熬煉。他們的懲罰，必爲流逐於外。耶利米對於本國要來的淒涼，不禁心傷淚流，在那時，綠水青山，變爲荆榛滿目之象，首都繁榮，成爲瓦礫徧地之場。這些百姓將四散於鄰邦，死亡於刀劍之下，都因爲他

們違背耶和華的教訓，弁髦他的律法的緣故。

由 17 節以後，爲對於這城的另一悲哀。那些以送葬爲職業的人，悉被召來而替錫安舉哀，因爲牠的居民曾被驅出，以及青年孩童同受殺戮未得安葬的緣故。

別有的預言

23—26 節：這數節，成爲兩個別有的預言，而與前後文毫無關聯。第一，勉勵百姓不要倚賴智慧，權力或財富，卻以認識耶和華，知道他喜悅慈愛和施行公義爲榮幸。第二，說到猶大，埃及，以東和其他國家將受懲罰的預言，因爲他們在肉體方面雖受了割禮，但在靈性方面卻並不然，即他們不遵從耶和華道德律之謂也。至於所提那些剃去周圍頭髮的人，意指猶大東方曠野部落而言（參看 25²³，49³²）。

祀偶的無知

第十章 1-16 節：這段與上段（23-26 節）相同，截斷了 9-22 節與 10-17 節的連貫，而其教訓，顯然指出被放逐於巴比倫的事情。沒有像在七至九章中我們所見對於警告百姓不可有巴力與耶和華混合的敬拜，卻有警告他們不可遵從所與相處民族中的祀偶風俗。對於偶像的描寫，以為偶像在人為善為惡的兩方面均無若何用處，而這樣的言論，與以賽亞 40-19，20，44-9，10 等處甚為相同。這段中的 12-16 諸節，與以賽亞所論到巴比倫預言的 51-15，19 兩節無異。因這些緣故，人以這段書不是耶利米的手筆，乃是一位異日作家的手筆了。

耶和華力勸以色列不要效法列國的行爲，即指不要效法列國去用樹木刻成偶像，用金銀裝飾牠。這種偶像，是用釘釘穩，以免墜落，不能

行走，須人抬着。像這樣的東西，不能賜福，也不能降禍。但是耶和華乃活上帝，萬王之王，世上並無與之匹敵者。他曾創造天地，興起風雲雨露。偶像原屬虛無，必被除滅，只有耶和華爲雅各的分，萬有的創造者，決非這些所可得而比擬的。

猶大君王爲猶大覆滅之因

17-25節：這段，與 9-22 章節連成一氣。猶大居民受到遠適異國準備的命令，這遠適異國，是爲耶和華的懲罰。他們感覺所臨到的禍患，是爲他們的牧人即他們君王的殘忍不仁的結果。旣而耶利米表同情於百姓方面，而以人性軟弱的緣故，祈求耶和華予以法外的施恩。那末節所提對於毀滅列國的請求，斷非耶利米本人的作品，因這種態度，與其看待列國爲耶和華所用以懲罰以色列罪惡工具的態度發生矛盾的緣故。

第九章 耶利米的窘迫和災害 (耶 18 至 20 章)

我們在前章看過耶利米因亞希甘的援救，得以脫離祭司的謀害（耶 26²⁴），得以渡過暫時的危險。但是雖有首領替他說項，然而明顯的他們都不以他的使命有何緊要。他們很確信耶路撒冷必無災難，而全國亦然。他們似以耶利米爲瘋癲的人，因而他的警告未生效力。耶利米似仍敢公然出世，不怕遭害的危險，並又負起先知和傳道士的工作，用其全力以使他的同胞感覺耶和華必因他們的惡行來懲罰他們。在 18 至 20 章之中，我們有他在這時期所說預言的紀載，也有他在反對他的人手中所經過的經驗。

耶利米與密匠

第十八章¹⁻¹⁷節：耶利米接到了耶和華吩咐他下到窯匠家裏去的命令，在那裏他必要得到一種使命。他就下去，而在他留神觀察窯匠的時候，他看出來那做器皿的泥若是不合適或作壞了，窯匠並不將泥拋去，卻將泥另做一種他樣的器皿。因此他就將耶和華比作窯匠，將猶大的百姓比作泥土。這種比較的意義，即以耶和華待遇國家與個人是照情形而待遇的，換言之，即以他們的好壞為標準。耶和華對於各國或個人有一種用意，他就去陶鑄牠以合於那用意之成功。他能照所想為合適的方法用以對付他們：設若某國犯罪，當受懲罰，耶和華就予以懲罰；但該國若悔改前非，耶和華就變更其行動而不予以懲罰；設若耶和華立意要將某國設立起來，而該國反有惡行，耶和華就要改變他的心意，匪特不建立牠，並要懲罰牠了。然而猶大竟不懺悔，於是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說，因為他們的罪惡，耶和華決意要懲罰他們。他勸勉他們要改過自新，但

是他們說是枉然：『我們要隨各人自己頑梗的惡心作事。』耶利米於是說猶大的行動，背逆天理，反乎常道，有如人盼望利巴嫩高山之無雪，抑或盼望山巔瀑布之乾涸，而且以色列人忘記了他們的上帝，他們的創造主宰，而向偶像獻祭。他們不但離棄康莊大道不走，反行於邪僻小路之上。所以耶和華必用東風將他們吹散，必掉背不顧他們。

陷害耶利米的陰謀

18—23節：這裏有種表示，表示有人想謀害耶利米，因為他的言論的緣故。這只看他們要將他所說的話向國王或當道者報告，就明白了。這些人相信祭司，因為他們瞭解律法；相信智慧人，因為他們能給人好的指導；相信先知，因為他們能說預言。社會以這三種階級為真理的主人，卻不以耶利米為先知，並以他的言論不值一聽。耶利米於是求上帝

理會他，紀念他怎樣替他的百姓盡力代求，以免去他們要受的刑罰和災難。他們反而以惡報善，要謀害他的性命。因此，他就轉求上帝向他們施行懲罰，將他們滅亡。至那末尾²¹⁻²³數節，有的經學家以為不是耶利米的，因為那幾節不與他的一般性質相符合，也不與他恆久憐愛他百姓的苦衷表示一致。

耶利米與欣嫩子谷

第十九章¹⁻¹³節：我們曾在⁷⁻²⁶至²⁸⁻³³章節中研究過耶利米所發關於供獻兒女給摩洛偶像之殘酷惡習的預言。這種供獻是種可憎的惡行，耶利米知道這種惡行必干犯耶和華的忿怒。至本章之所載，乃與上述預言相似，不過篇幅略長而已。

耶和華告訴耶利米去買一個瓦瓶，帶着百姓和祭司的代表，同到獻

這樣祭的欣嫩子谷的場所。他須在哈珥西的門口站立着。至那門口之有此名，因城中的瓦片以及其他渣滓均被拋集於此故也。由這地方，耶利米要對於獻祭的事宣布上帝的旨趣，也要宣布那要臨到耶路撒冷居民的恐怖和刑罰，其恐怖的情形必使聽見的人耳鳴目眩。

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人民曾因祀偶和供獻兒女爲祭品而將欣嫩子谷玷污，這種舉動，絕對違逆耶和華的心意，所以時候要到，那谷的名必改爲「殺戮谷」的名。這種名稱，就表示那要來的懲罰是種國外軍隊的攻擊，那時殺人過多，致無埋葬之地而拋於谷中。耶路撒冷被圍，食物異常缺乏，以致城中居民必取自家兒女之肉以爲食。於是就來了耶利米關於象徵預言的一種表演。他將他所攜帶的瓦瓶當着祭司和百姓代表的面前用力擲於地上，打得粉碎。這乃表示耶和華在其忿怒時，也必如此毀滅耶路撒冷城以及其居民，如是該城必變爲荒場和廢墟了。

耶利米的被捕和懲罰

第十九章¹⁴節至第二十章⁶節：這段有關於耶利米生平歷史紀錄的一部份。耶利米在欣嫩子谷預言以後，就偕同與他一路的人回到城中進入殿院之內。耶利米在那裏又復向會集該地的人把他在哈理西門口所說的話重述一番。他再又宣布耶路撒冷的厄運，並特別說到耶和華必因他們的罪與不願懺悔而懲罰他們。在靜聽耶利米演說人中有作聖殿總管的巴施戶珥在內。這個重要人的職務，除了其他職務以外，有監視無論何時在殿內或附近來作宣傳的先知或其他人物（參看^{29 26}）。凡說狂妄話的任何先知，他的這些話也許生出擾亂來，巴施戶珥對這樣的先知有使其懲戒之權。他看耶利米似乎瘋狂，而他對於君王以及耶路撒冷居民的猛烈斥責，似為種對於承平的顯然破壞，他於是捉住耶利米，將他枷鎖起

來。考枷鎖的懲罰原在猶大刑事訴訟方面司空見慣的事。那枷，乃一種木架，內有縛住犯人之頭肩膀和脚的穿孔。這樣枷起來，使犯人感受非常的不舒暢，因不能移動自己的身軀。尤其使精神方面感受痛苦的，莫若耶利米敏覺心靈之所經受者，蓋以其處此情景之中，維時甚長也。不僅如此，所受懲罰的地點又在殿的門口，終日來來往往成羣結隊的香客都由該處經過。當他們經過的時候，他們看見這位曾經宣布過如此的不祥信息的先知，現在自己竟爲囚犯，不禁呵呵大笑。是日之餘時與整夜之光陰，耶利米受着枷鎖的待遇。這長時間的痛苦使耶利米怒不可遏，遂又滔滔不絕的說出嚴厲斥責那城，尤其斥責巴施戶珥本人的話。他並敢於向他說，他的名必得改爲「四面恐怖」，而他必成爲一種對於那要來到猶大之天譴日的象徵。巴施戶珥必使自己感覺恐怖，必也使他那些死在刀下的朋友恐怖。他必被擄到巴比倫去，必與那些同他一路的人同

死在那裏，因為他曾以虛假安全來撫慰百姓，究竟他所說的承平保證實無承平的那麼一樁事。不知有何種原因，那些領袖不敢再來捉耶利米，他於是竟由他們中間大踏步的走了出來。

耶利米的抗議與心靈的痛楚

7-18節：我們曾經看過耶利米被召為先知的時候，他有畏葸不前的態度，感覺自己不配擔任這種工作。就是因為耶和華應許與他同在，告訴他所說的，他才擔負了他的職務。但自他開始宣傳工作以後，他總感覺宣傳如何的困難與他不為人所愛戴。起先百姓不願聽他的話，漸漸惱怒他所發對於厄運的預言。他自己的家族協商謀害他的性命。在約西亞王革新運動的期間，他也看過百姓不願改換他們祀偶的風俗，他們並惱恨他不應加入革新的方面。他現覺得自己與祭司和先知立於敵對的

地位，有受他們的苦和死在他們手下的危險。他見恨於衆人，並爲衆人所離棄，這種情景，對於一個敏覺如耶利米這樣的人，非所能受，自不待言，故而在我們這所考慮的段落中，我們看着他表示出他的感傷來。他在其心靈痛楚之間，甚至以遺誤了他的罪歸於耶和華，說勉強他去擔負他所不能擔負的工作。那第七節應當的譯文，是：『耶和華呵，你會迷誤我，我也聽了你的迷誤。』他的生活，照他看來，似乎爲種失敗；他的教訓，不爲人所信，反爲人所嘲笑。他每逢說話的時候，就受着迫害，而主的道又爲嘲笑的資料。然而他若是緘默不言，那使命就在心中熱如火燒，實在不能含忍，非說出不可。他聽見周圍的百姓讒謗他，感覺四周的儘是恐怖，因爲他的知己的朋友也留心於他的言語以陷害他，並以之作爲向當道告密的口實。然而他依舊信靠耶和華的護庇，並確信他的敵人必受辱蒙羞。他求懲罰他的敵人；又因所獲得的拯救而讚美上

帝。但失望不易消滅，而耶利米再又感覺他的地位的悲苦，詛咒他的時代，詛咒不該生他的人。他爲何生而睹如此的愁苦呢？

第十章 耶利米與巴錄——審判的預言

(耶 36, 45, 25 二章)

我們在第七章曾經看過亞述覆滅以後，法老尼哥領兵出埃及去攻擊巴比倫，路過猶大，因爲約西亞敗亡，遂將猶大置於附庸之列。這乃六〇八年的事。猶太人原選立了幼主約哈斯爲王，而法老尼哥廢之，立約雅敬以代。是時法老尼哥率師東向以擊巴比倫人。在紀元前六〇四年與巴比倫大戰於伯拉河邊迦基米施，埃及大敗不振，全軍遂退回國境了。此後，猶大就歸巴比倫統治，約雅敬爲偉大尼布甲尼撒王的藩王了。

書卷的書寫 (耶 36 1—8)

紀元前六〇四年即約雅敬爲王第四年時，我們在本章看到耶利米奉到耶和華命，要他把其職務開始以來約二十二年間所說攻擊以色列和猶大的一切預言寫出來。盼望這樣能以保留牠們的紀錄，並使國王和其家庭也許知道關於國家運命的警告而改悔惡行。即使該王不知悔悟，其百姓自己也許立改前非。

耶利米也像保羅一樣聘用書記來寫下他所說的話，這倒是有趣去留意的事。職是之故，我們始認識耶利米的朋友兼爲門徒的巴錄。他大概以錄記爲職業，也似乎在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地位。他是瑪西雅的孫子，對於瑪西雅，代下³⁴⁸說他是該城的邑宰。他的兄弟西萊雅也在朝廷爲官（參看耶 51⁵⁹）。自此以後，直到耶利米歿於埃及時，這個誠摯人與他的師傅生活的浮沉共了甘苦，記下了昔年許多激昂的事故。我們受賜於他的，不祇這些事故的保存，而且耶利米書的集成。

巴錄寫下耶利米口所報出來的預言。設使我們想到耶利米二十二年中所說的一切，則那書卷似乎不止這麼長，但是我們察看本章，知道一天之中可以念過三遍，那也就不見得很長了（參看 10, 15, 21, 三節）。然而牠含有耶利米教訓的主要題目以及關於惡行果報的一致的使命，這種果報必降在國家身上。耶利米吩咐巴錄把這書卷全集在禁食的日子當着有許多香客由全國各地到來的時候在殿中宣告出來。耶利米本人受了不許到殿裏去的禁止，所以不能親身擔任這種工作（參看 5, 9, 兩節）。

書卷的宣布

在書卷的著成與在殿中宣布之間似隔了不少的時間。那宣布的事直到次年九月始克舉行（約今日十二月）。預先選了一個特殊禁食的日子，在那日殿院中擠滿了香客，巴錄站在鄰近殿門的一間房裏把書念及來聽

的人聽。在聽的人中有基瑪利雅的兒子米該亞，巴錄就是在他的房子裏把書念出來。在他聽見巴錄所念的時候，他就下到王宮，進入他的父親基瑪利雅和其他首領所在的室裏，把他所聽見的一切話告訴他們。衆首領就打發人去叫巴錄把他的書卷帶來，念給他們聽。在他們留心聽的時候，他們感覺異常的恐懼，因知道王必不喜歡書卷中的言語，並必懲罰作家。然而因爲他們是國家負責任的官長，他們必得向王報告此事。有許多首領是耶利米的朋友，他們或也表同情於耶利米的使命，並對於他生命的安全有所顧慮。他們乃首先仔細詢問這些言語是巴錄或耶利米自己的；巴錄告訴他們說，他祇不過爲他的書記，言語是耶利米的。然後首領叫巴錄把書交給他們，勸巴錄和耶利米藏躲起來。既將這書放在房子的妥當地方，這些首領就進到王所用爲過冬的房屋裏去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王不大滿意於他們的報告，要看那部書，要人把書念給他聽。於

是在衆首領面前把書念給他聽了，但是王忿怒逾恆，就在念的時候，把書卷割成斷片，擲入火中。他的這種舉動，與他父親約西亞在念殿中所發現的書的時候大不相同：約西亞感覺畏懼，吩咐他的百姓悔改；可是約雅敬無動於中，並不感悟，即在有些官長求他不要毀滅書卷的時候也是如此。他頒佈了逮捕巴錄和耶利米的命令，設使找着他們，必處死他們好像處死烏利亞一般。『耶和華卻將他們隱藏。』

第二次書卷的書寫

有一個耶利米的朋友，來到他們隱匿的地方，向他報給王的發怒和他的書卷焚毀的消息。該先知自必以自己的工作見毀，而感覺傷痛和忿怒，但他想到約雅敬有意蔑視上帝的言語，愈覺傷痛和忿怒。然而耶利米並不灰心，乃再向巴錄口報他的預言使他又寫成一卷。但添加了別的

話進去，即宣佈約雅敬必受某種懲罰一事：豈但耶路散冷必見毀於巴比倫王，而且約雅敬本人亦必見殺，身暴於野。

兩書卷的內容

關於我們所曾說到的兩書卷的內容究竟如何，以及在我們現在耶利米書中究竟含有這些內容的成份多少，自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大概的答案於下。在頭本書卷中不見得多有耶利米神諭在內。就我們適才所見的，並不是一本大書，因為一天之內可以念過三遍的緣故。這書卷，大概只寫出能以感動猶大人民在禁食日子從事悔改的神諭罷了，因在那時候的人心都趨向着這一點的緣故。但在頭本書卷見毀的時候，牠的時間性的用去已成往事，則第二書卷自然有着一種遠大的目標。這本書卷又說到頭本書卷的神諭，自不待言，大概卻也把耶利米在

先知職務期間所曾經說過的一切都錄記下來以垂後世，亦意中之事。方才所提到迦基米施的戰事就證實了他的預言：他見到巴比倫人之來臨，則猶太國之毀滅必在目前了。既在隱匿的期間，耶利米必有閒暇把他所說過的預言寫得比前詳細。於是我們在 36³² 上看見『另外又添了許多相仿的話』這樣的話語。耶利米要把他所說的話全記錄出來，使後代的人能以知道牠們。

對於巴錄的勸勉和應許 (耶 45 章)

在這篇短章裏，我們看見向巴錄所說的話，這是在他錄寫耶利米口報書卷的時候。巴錄本人陷入於愁煩滿腔，痛苦填膺的情景，並向他的師傅道出苦痛來。他的愁煩大概起於想到國家將來的不幸運命。那時巴錄大概是一個青年人，抱着高尚盼望和雄心，並想對於他的國家盡其職

責，因我們曾經見過他與顯宦情感素洽的緣故。但是他所寫關於耶利米 恐怖的預言，乃耽心這些預言必要快快的實現，這就使他滿心憂傷。耶利米用言語來安慰他；也許用自己的生活及經驗來指教巴錄，因為他自己曾經喪失一切，即因擔任先知的職務，失去了家庭，朋友，和地位等等。但他不提到這事，只提到耶和華，並指出耶和華自己如何建立而培植了猶太國家，設使他要毀滅牠，這必是感受痛苦和迫不得已的事，此外，在他亦別無他法了。如果巴錄因前途而感覺非常的愁煩，則耶和華自己的愁煩當如何也！他勸巴錄不要爲自己尋求地位，卻只有順時安命而已。

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生命爲掠物。』這是一種特殊語句，只見於耶利米書。

也在本書三個別的地方見過，即耶 21 9，38 2，39 18 三處。意思是說他的生命不是一種安全的所有物，乃是像能攫取以去的東西。至於這事的真確怎樣，就在猶太遭遇戰爭，乾旱，饑荒和疫腐的時候，巴錄定知分曉的了。

猶大和列邦所受於巴比倫人的災難（耶25章）

在本章中的預言也在約雅敬四年寫成。這年頭不祇是耶利米生死攸關的年頭，而且是猶大和萬國史危急存亡的年頭。我們適才看過該先知接受搜集他的預言並把牠們寫出來的任務，使本地人民有悔改的機會，因而能以免除要來的大難。這約雅敬第四年也是迦基米施戰事發生的年頭（耶46²），在那時埃及敗北而西亞西亞的統治權就轉移於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去了。照此看來，所以說該年頭不僅是猶太人，而且是其他國民生死攸關的年頭。我們曾經看過耶利米蒙召為列邦的先知（耶1¹⁰），在這樣的時候，耶利米去搜集他的教訓，作為一個巨大累積的懇求，似乎很合適的，而這裏面也含有他心目中的列邦在內。本章不僅提及他向猶大所發久未間斷的警告與他對於大難的預言，而且在他所見關

於審判的目光中，許多國民也包括在內了。

本章裏面表現出許多緊要的困難，致使幾個著名經學家的結論，說這不是耶利米的工作。我們在本書第一章知道在七十譯文中另有耶利米書的希臘文原本，並知道在我們現在耶利米書中所有關於列邦的預言（耶46至51諸章），可見於我們所考慮本章13至15節之中。今日許多經學家以爲耶46至51諸章不是耶利米的工作，自然同類的第二十五章也在其內。然而這些重要的問題不易爲一般聖經研究者所能領略得到。我們於是歸納的說來，即在本章中也有些是後來作家所附加進去的，不過預言的核仁出自耶利米本人而已。

猶大的違命與未來的懲罰

（耶25¹—11）

在約雅敬第四年，即尼布甲尼撒爲西亞西亞帝王的時候，耶利米警

告他的百姓，說他自從約西亞第十三年（即耶利米被召的時候）起，曾經如何的催逼他們拋棄他們邪惡的方法，俾能安居故土，但是他們不肯聽從。所以在尼布甲尼撒治理以下的北方民衆，必來攻擊他們與鄰邦的人民，將全地化爲坵墟，巴比倫人必治理他們至七十年之久。這七十年的期間自是一種概數，意思說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年代，例如在耶₂₇⁷上所說的情形。

巴比倫的懲罰

（耶₂₅¹²⁻¹⁴）

在七十年以後，巴比倫王必受懲罰，而他們的國境必如耶利米預言所寫的情形變爲荒涼，許多國家必役使他們爲僕役。這是耶和華因他們所行的而給與他們的報復。

這一段，在許多經學家看來，是種異日的附加作品，因爲不與₁₅節

有何聯屬，並也因為提及耶利米全書的緣故，這自然包括 50，51 兩章在內，這兩章定比本章遲寫多年了。此外，我們須得回憶七十譯文中論到列邦的預言（耶 46 至 51 章）是插在 13 節以後，而 14 節完全刪除了的事。

耶和華的怒杯 （耶 25¹⁵—29）

在這些節句中，描寫巴比倫人之進攻列邦，宛若獻上一杯飲料使各國的民受着麻醉一般（參看 13¹³，48²⁶）。耶和華吩咐耶利米拿穩他的怒杯，使各國的民一飲而空。於是耶利米接了那杯，使他們飲之喝之，起先是耶路撒冷，繼是猶大的城邑，然後是埃及和其他的國家。這種說法，自不能照字面看去，因為耶利米不能遊歷這些國家的緣故，這不過是關於預告未來荒涼的一種象徵的說法而已。耶和華在這象徵之中，告訴耶利米，說他須得去使各國的民喝得昏暈仆倒，喝到再不能起來的地

步。設使他們拒絕不喝，耶利米必得告訴他們，說他們非喝不可，也不能避免不喝。耶和華決意予以懲罰，必用巴比倫人去執行出來，以他自己的耶路撒冷城爲入手施行的地點。

耶和華的日子 (耶 25 30—38)

這些節句比以前的多含着一種詩的體裁，與我們所稱爲末世學書的章段極相類似。論題是說耶和華的日子將要來到。耶和華必向猶大大發烈怒，向地上一切居民吶喊，像大衆同去踹葡萄的一樣。戰爭的響聲必達到地極，因耶和華與一切屬血氣的相爭。災禍必從這國發到那國，而耶和華所殺戮的必從地的這邊到地的那邊暴露郊野。任那些君王和貴族（牧人）去哀痛他們無可如何的運命。耶和華使他們的家室一空如洗，在怒中使他們的土地荒蕪並不轉念。

第十一章 列邦的神諭 (耶46至49章)

第四十六至第五十一諸章成爲耶利米書第三個主要分段，包括對於列邦的預言。這些預言集在一起，搜在書中，正如以賽亞13至23章，或以西結25至32章，又或阿摩司書1至23章所有對於列邦預言的安排法一樣。但是我們既根據年代學的順序來研究耶利米生平，則以爲這些預言說出時，與耶利米向巴錄口報他所要說的一切屬於同時，亦無不可。

我們既已看見這些預言自成一書，因在七十譯文中，這些預言乃插在第二十五章之內。牠們雖屬於各種不同的時間，但是緊要的部份不出於約雅敬爲王初年時的作品。然而50至51、58諸章節既爲經學家一致看爲不是耶利米的工作，我們於是向後再來研究牠們。在46至49章之中大約有些不是耶利米的材料，但是神諭的大意乃出於他的。牠們所提及的列

邦，秩序上雖然有些顛倒，但與 25¹⁹—26 上所列舉的無甚異同。

埃及的傾覆 (耶 46 章)

這章書包含兩大段，即 1—12 節和 13—28 節。前段屬於約雅敬第四年，其起因以埃及軍隊在迦基米施之敗於尼布甲尼撒，自然有人必以為在這樣一個關節有論到埃及的一種預言。在這時埃及是猶大的統治者，而巴比倫乃出自北方，乃人所共知的敵國。我們也曾在 25 章看過該先知本年受了轉把耶和華忿怒之杯去給列邦飲喝的職務，而首先喝的列邦是爲埃及國 (耶 25¹⁵—19)。

第二神諭 (13—28 節) 是關於同樣論題的一種重寫，即關於埃及傾覆的事。其著作時期不能決定。也許與前段同時寫成，但也許在耶利米末年，當他住在埃及而期望由尼布甲尼撒所必來的一種侵犯時因而寫成的。

(參看耶 43⁸—13)。

1—12節：該先知激勵埃及列陣以待，兼描寫她的軍隊敗北的情景。他們爲何轉身退後？是打敗而驚慌逃亡麼？是的，他們在伯拉河邊一蹶不振。像尼羅河漲發的是誰呢？就是埃及要遮蓋徧地的誇張。馬，車，戰士，部落，全上了戰場。但是耶和華報仇的日子到來，埃及的創痕療治無方。徧地滿了埃及傾覆的哀聲。

埃及的未來侵略 (13—28節)

埃及人被招集前去以抵抗侵略者。耶和華傾覆了壯士。在那裏居住的異鄉人彼此勉勵逃往自己的本鄉去。法老的名不過是個聲音而已。有一個來人(尼布甲尼撒)，其勢派必像他泊得名於衆山之中。埃及人宜準備流亡：因其京都挪弗必成爲荒場。埃及好像一匹肥美的母牛犢，被

牛蟲所刺傷，但是她的勇士好像無膽的肥牛犢，在敵人面前逃跑。埃及又像林中的蛇，牠的後面有一隊砍伐樹木的人跟踪追來。她的密林要被砍伐，因要把蛇找尋出來。埃及必爲北方人民所征服。耶和華必懲罰挪的亞門神和法老，他們必被交於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但是埃及，就一民族而言，異日必可恢復舊觀。

那與這預言相連的，是關於安慰以色列的一種應許：耶和華的僕人雅各阿，不要懼怕，因你必要重見恢復，在自己的國土必再安居樂業。耶和華必完全毀滅凡有猶太人散居的國度，但不毀滅猶太人民，只要給予他們懲罰而已。

對於非利士人的神祇 (耶47章)

這種預言，發生於法老去攻擊迦薩以前的時間。一般的見解，以爲

這與法老尼哥之出埃及以攻擊巴比倫與路經非利士之攻擊迦薩的時候有攸關。案迦薩原是非利士之一邊邑，必在法老軍隊能以北進之前先行陷落。這是六〇八年間之事，即約西亞王被殺之年也。而法老尼哥似不能於退卻時來攻打迦薩，因為他的軍隊完全在迦基米施一敗塗地的緣故。

那預言之開始，乃說從北方有水發起，必流徧全地。這乃暗示敵人爲巴比倫而非埃及之意。尼布甲尼撒的軍隊的來勢有如洪水一般。馬與戰車之奔馳，使人所發生之恐怖，能使父親神經失常，於恐慌出奔時，竟遺棄其子女。非利士既被毀滅，定不能援助腓尼基人。非利士的城邑發生悲哀，非利士人向耶和華的刀劍乞憐。該先知乃用『耶和華的刀劍既已抽出向前砍殺時怎能止息安靜呢？』的一句問語來答覆他們。

對於摩押的神諭 (耶48章)

這種對於摩押的神諭，與46至49的章段中其他神諭相比較，冗長得多。牠也利用着其他預言，尤其是以賽亞15與16兩章，這兩章也是論到摩押的。因這種種原因，經學家以本章內容有許多不屬於耶利米，卻是異日作家的工作。但是耶利米既對於列邦說預言，則他也必對於摩押說了一個無疑，於是耶利米所要說的，想必就在這章之中。

1-10節：耶和華宣布摩押城邑的毀壞與其光榮的盡頭。其居民的哀聲載道，要奔逃以救自己的性命。他們錯靠了自己的工作和財寶。摩押的國神基抹必與人民同被擄去，國土變為荒場。10節是關於作家的熱切愛國忿恨不平的一個例子，他以摩押人之見殺為耶和華的工作。我們不易想到說這話的是耶利米哩。

11-19節：摩押比以色列所享受的生活，穩定得多，比較說來，未受驚擾。牠好像酒一樣，享受澄清的機會，原味尚存，香氣未變。但牠必

要遇着粗魯的處理，屢被碰碎。這種意義，乃說他們必被擄去，必因他們的神基抹的一籌莫展而忍辱含羞。雖有勇士，摩押必速遭毀滅，並有哀悼之歌向其感鳴焉。這種哀悼之歌見於17-19節之內。

20-28節：摩押遭了毀滅，諸城受了浩劫。摩押自己也曾向耶和華誇大，而現在所遭的嘲笑，好像他自己嘲笑以色列一樣。任摩押人去遍尋避難所，而所尋着的，總好像鴿子在石崖的罅隙之中一般。

29-39節：這一段可說是出自賽15和16兩章中。摩押的自恃，盡人皆知，但牠並無基礎，該先知乃哀悼其國家之傾覆，將其已往光榮比之蒙選葡萄樹之蔓延枝幹。再不見有葡萄收穫期之快樂，卻有戰爭之吶喊。將見荒郊極目，本國敬拜沒落。職是之故，該先知替摩押抱有滿腔之愁悶，預知舉國之哀鳴。

40-47節：仇敵如大鷹般的掠過摩押，因牠向耶和華的誇大而毀滅。

沒有人能逃避死亡或不被擄去。但異日摩押的繁榮必再恢復起來。

對於亞捫的神諭

(耶49 1-6)

亞捫人的國土，坐落在迦得族所分得部份的東邊一帶，即在希實本和雅博河之間。神諭以『是否因爲以色列沒有子孫而亞捫曾經享有迦得地域呢？』的一問語作爲開場語。瑪勒堪是亞捫人的神祇。該先知說拉巴和女子城邑必定成爲荒場，而後以色列必再享有其地。亞捫人儘可哀哭，因瑪勒堪必被擄去。他們爲何因有山谷而誇張，想無仇敵到來呢？他們必被仇敵趕出故地，後再收復回來。

對於以東的神諭

(耶49 7-22)

這段前部份，是7-16節，在字句方面多有與俄1-8節相類似，但節

的安排法不一樣。此處之 9 和 10 兩節是與俄⁵和 6 兩節相對；¹⁴ 16 節是與俄¹⁻⁴ 節相對。這就表現關於作家的一個難解的問題：俄巴底亞似把他的書寫成於耶路撒冷傾覆以後即五八六年時，而耶利米這些預言卻寫於約雅敬四年即六〇四年時，不卜誰是。但許多著名經學家以兩個先知都是援引一個往日的神諭。

以東乃死海南邊的山地，其地居民，傳說是以掃的後代（創³⁶ 1）。既然如此，他們是與以色列人有親近關係的人民，但從起初直到今日，在他們之間有不斷的鬭爭，在幾世紀以來，仇視也與日俱增了。提慢的名稱，表示以東東北之地，也說不定，而底但乃涉及東南的部落民族。該先知在他的問語中暗示以東之因災難而成僵局。他吩咐底但的居民逃往確實安穩的所在。仇敵將要絕對毀滅以東，耶和華自己必找尋以東出來，於是以東不能逃避，但耶和華必照看被殺者之孤兒和寡婦。波

斯拉和其他城邑必變爲荒場，列邦必協力來攻以東，而她必受貶抑和投降。她曾引以爲榮的事，即侵犯者不能侵入她的境界，但這種自負，必歸消滅。她必成爲令人驚駭和動人哀憐的一種對象，就如所多瑪蛾摩拉一般，而必絕對見棄了。仇敵必像獅子從約但河邊的叢林上來，就借着牠，耶和華必將他們驅除，既是他所規定的，誰能抵抗他得住呢？這無援助的人民必被拉去，全地必因他們傾覆的聲音而震驚。仇敵必如大鷹掠掃而過，勇士必恐懼逾恆。

對於大馬色的神諭

23—27節：這種預言，乃涉及亞蘭人，其京都都是爲大馬色。也提到哈馬和亞珥拔，這些都是敘利亞的城邑，但從未屬於亞蘭國的。這些城邑不會在25章神諭中提及過來，於是有的經學家以這預言並非耶利米的。

末節乃摹仿摩 2 4 上的言論。

該先知在這裏說哈馬和亞珥拔諸城邑必在得着尼布甲尼撒軍隊前進的消息中擔着驚恐。極古的大馬色城，也因恐懼而變微弱，想逃而卻不能。其勇士必遭覆亡，便哈達王宮必被焚燬。

對於亞拉伯族的神諭

28—33 節：在耶 25 23 章節之中既有提到亞拉伯族的事，則在這裏有一種關於他們的預言，毋乃自然的事。基達是一種昌盛亞拉伯族的名稱，其居住地點在曠野之中，其名常在舊約裏面提及過來，也在楔形碑文上提及過來。夏瑣大約是一個集合名稱，意即「居留地」，似表示亞拉伯人過着部落生活，與遊移民族不同。

該先知說耶和華曾發下命令，要毀滅基達的帳棚和羊羣，幔子和駱

駝。夏瑣居民必向遠方逃奔，因尼布甲尼撒設計謀害他們。他們必投到一種不受侵略的人民那裏去安身。他們的駱駝和牲畜必爲勝利者的戰利品，他們自己必如風般的四散，而他們的國土必永爲荒場。

對於以攔的神諭

³⁴ 39節：以攔乃巴比倫東方的一個國度，今名庫昔斯丹。關於這種預言的時期，約在五九六年，在猶大希西家王的時期。這預言大約論到波斯王征服以攔的事，該王名叫提司培司，是古列的曾孫。

以攔的人們乃著名的弓箭手（參看賽²² 6），但耶利米說以攔的弓必遭斷折，以攔人必四散於列邦之中。以攔必在牠的仇敵面前感受驚恐，必在他們刀劍之下歸於絕滅。雖然如此，牠必能在異日恢復舊觀。

第十二章 利甲族的服從

——耶利米其他的預言(35¹⁴—17)——

自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勝利以後，在猶太地來了一個危險與混亂的時期，那時有迦勒底人的散軍入境，打搶居民，使居民中有許多害怕到不得不逃入耶路撒冷城中以避亂（見35¹¹，王下24²）。在這些避亂的人中有一羣利甲族的人，這是一派非常遵守他們宗教儀文的人們。他們所有的這些儀文，乃起於他們先祖約拿達之反抗祀偶的舉動，這位先祖曾援助耶戶去推倒亞哈和耶洗別，因他們曾由腓尼基之推羅介紹了巴力的敬拜進來（王下10¹⁵⁻²³）。這些利甲人原是何巴的後裔，何巴乃摩西的岳父，屬基尼族，他們原與以色列人一同由曠野遷徙到巴力斯坦來（民10²⁹⁻³²，士1¹⁶，代上2⁵⁵）。

這些利甲人，欲有反對巴力宗教與其墮落敬拜的一種反抗表示，遂起誓說：不要定居生活和不去耕種田地，蓋以這兩種生活與所敵視之迦南神祇有連帶的關係。於是他們去過一種飄流遊移的生活，以牧牛羊養生，立意守着先人在曠野時所過的簡單生活。他們也立下誓願，誓不喝葡萄酒，這葡萄酒是巴力斯坦極重要的產品。

在耶路撒冷有這些利甲人，就給與耶利米一種機會去推行他自己所負反對猶太人民祀偶的使命。他把他們召集在殿院四圍所蓋的一間屋內（王上³³6⁵⁻⁶），把酒放在他們面前，叫他們喝。就如他所預料的，他們都鄙視他的賜予，回答說：『我們不喝酒，因為我們先祖利甲的兒子約拿達曾這樣吩咐我們說：「你們與你們的子孫永不可喝酒。」』耶利米於是轉向着那些來看先知欲行何事的人民領袖，並指着利甲人與未喝的酒碗，發出一種嚴重的警告，說：利甲人自從有史以來，曾經服從他們

祖先的吩咐，不曾喝過酒來，但是耶和華曾經差遣許多先知到猶太人民那裏訓誨他們拋棄他們的偶像，過種好而有德的生活，但是他們非但不聽從先知們的話，而且也不服從上帝的誠命。職是之故，耶和華必定降罰給猶太和耶路撒冷的人民，這所要降的懲罰，是他常向他們警告過來的。但是對於利甲人，因為他們曾經永守他們鼻祖的吩咐，他們的後裔必延綿不絕。

猶太滅亡的預言 (耶14至17章)

耶利米發出這些預言的時期，自不易言，可是這些預言似在約雅敬爲王的後半期中發生的。這時候，事情似乎表示論到猶太久所預言的懲罰將近到來的樣子。在這些預言中，耶利米表現出情感的緊張，爲國呼求的懇切，好像他正盡力所能及去挽回他所曉得必要來臨的浩劫似的。

猶太的旱災與耶利米的代求
(耶 14¹ 至 15⁹)

1-6 節：耶利米用生動的言語來描寫曾降及該地的一種旱災。他用「城門衰敗」一語，乃指着百姓都穿着喪服，聚集在城門邊而言，他們的求救哀聲上達穹蒼。尤其是幾世幾年依賴修鑿磐石貯水池的耶路撒冷居民哀告更甚，那些貴冑雖打發家僮到貯水池來打水，可是他們都空手回去，蒙着頭表示悲哀之意（參撒下 15³⁰）。耕夫也感覺愁煩，因為地土乾結，至於家畜和野獸亦感覺口渴難受。

7-9 節：該先知以這種旱災為上帝怒及猶太的一種表記，並替他們向耶和華求憐，把他們當作罪在不赦的人一般。耶和華是他們自己的上帝，是他們自己的救主，他豈能看待他們就如一個經過該地的客人對於他們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一樣呢？牠確是他們的上帝，並非僅似一個受

驚的人，或似一個不能救人的勇士。

猶太無所解辯

10—18節：耶和華對這些百姓說，他們有意遠離他去飄流浪蕩，所以他非但不悅納他們的祭品，反而要懲罰他們的罪惡。亦不許耶利米去替他們代爲求恩，因爲耶和華不聽他們的呼求，不悅納他們的燔祭，卻要用飢荒刀劍和瘟疫來滅絕他們。耶利米乃答覆道，這種過失不僅在百姓方面，也是在曾經錯領他們與應許他們以安全的先知方面。耶和華不肯接受這種置辯，卻宣布他們的劫運，即是他要懲罰欺騙的先知，也要懲罰容自己受欺騙的百姓，雙方必一樣要承受飢荒和刀劍的劫運。並吩咐耶利米要爲他們的苦難和懲罰哀悼逾恆，這兩種不幸，是敵人侵犯的結果。有被戮者的屍身暴露於田野，有飢荒餓民躑躅於城市，而這一切都

因爲先知或祭司不曾盡到向人們警告犯罪的本分之所致然。

19—22節：在這數節中，耶利米繼續與耶和華交談，替百姓作進一步的認罪。耶和華曾絕對的拋棄他們麼？他實在厭惡耶路撒冷麼？可是他們仍盼望上帝必定拯救他們。耶利米也切求耶和華不要拋棄他們，不要違背他的約，不要使自己蒙羞受辱，因爲他是他們的上帝，選立了他們爲他的百姓，而且應許他們在患難時予以援助的原故。此外，在外邦神祇中沒有一個能在這樣旱災時降賜甘霖的，只有耶和華是能行這事的上帝。

祈禱無用

15—19節：我們已經知道耶利米如何替百姓再三的懇求。回憶在舊約上，有兩個特爲代人祈求著名的，一個是在曠野替以色列人代求的摩

西（參民 14¹³⁻²⁰），一個是在他們受非力士人壓迫的時候替他們代求的撒母耳（參撒上 7⁵⁻⁹）。此外，沒有其他的先知曾與上帝有這樣的團契，曾有過像他們代求的效果。然而上帝在這裏竟答覆耶利米說，即使摩西抑或撒母耳來替猶大代求，他也必不聽從他們，也定不因他們去拋棄他所抱懲罰的意旨。猶大會受了十足的警告，現在後悔不及，耶和華必講信實，否則必失去爲公義正直上帝的性格。讓這些百姓出去承受往日多次宣布過來的滅亡吧！推其意，是說有些人必慘遭殺戮，有些人必受飢餓或染疫以死，還有些人必爲俘虜。犬類飛鳥和野獸必以殺死或病死者的屍身爲食料，其他的百姓必在天下萬國中飄來飄去，寄跡異鄉。這種懲罰，必降及國家，蓋因瑪拿西王有意引領百姓拋棄敬拜上帝之罪（參王下 21¹⁻¹⁶）。耶路撒冷城（爲全國表率）既拋棄耶和華，而耶和華亦必毀滅她：他曾多次赦免她的罪惡，不給予她的刑罰，但如今實忍

無可忍了。在全地諸城邑中必如簸穀般的簸淨他們，殺戮他們的兒女，使他們的寡婦如海邊的沙一般多。敵人必在正午忽然飛來，使青年武士的母親無人保護，即有七子之母，亦必沮喪，含垢忍辱而死於青春的時期。諸凡人民，必在敵人面前慘遭屠殺，無一倖免者。

先知服務的感傷與力量

10—21節：本段有種不容易解釋的難處，蓋因有 13 和 14 兩節與題旨不合，並在 17^{3,4} 兩節中又重見過，而語句又絲毫無異的緣故。至 12 節又不易譯，蓋因原來經文含混不明，而且其確意不能了解的緣故。但本段的大意，是關於耶利米本人親歷的經驗。我們曾在 9 章中見過這種紀事，就是說耶利米因為宣布上帝的言語抱着忠實的態度所感受的苦難。他對於惡事的痛斥與關於浩劫的宣布使他極不得人望，而且他的感覺異

常敏銳，使他無時不忍受痛苦。在這數節中他發表他的痛苦。他感傷自己生不逢辰，生在國家多難時來擔任先知的職務，使他不得人望就如人們所咒罵的放債人一樣。耶和華曾經應許加添他的力量，使人們在苦難的時候來懇求他。耶利米祈求耶和華來替他報復逼迫他的人們，不要使他的生命只因為耶和華也長久忍受他的迫逼者的緣故而見奪；他曾為耶和華的緣故受了凌辱。耶利米也說到默識耶和華的言語，是他的一種快樂，這些言語儼同他的食品一樣，因為他屬於耶和華的緣故。可是他曾經深深感覺上帝之靈的感力，受這種靈之驅使而擔任先知之職責，致使人們不與他有尋常歡聚之交往，竟使他成爲一個使者，多方去反對他們不正當的行爲。他問及他的痛苦爲何長久不止呢？他的傷痕爲何無法醫治呢？難道耶和華曾經欺哄了他，就如人們被一條無水溪河所欺哄一般麼？這是一種猜疑失望的吶喊。但是耶和華所給耶利米的答覆，是說他

不要有此種心情，要再去擔任他對於上帝的服務：站在上帝面前爲上帝的使者。設若耶利米將他思想中無價值的原素掃蕩廓清，而去宣傳上帝所顯示他的重要真實的事，則他必被「當作耶和華的口」，爲耶和華真實的代言人，於是只有百姓來思維如他所思維的，他必不致去思維如他們所思維的哩！耶和華重新申明他的應許，這是在選召他的時候所應許的（參耶 1 18），即是使他堅固如銅牆，不致爲敵人所勝過。耶和華必拯救他脫離暴徒之手。

要來懲罰罪惡的苦難（耶 16 1 至 17 18）

孤單的耶利米（耶 16 1-13）

本章開首的數節使我們知道耶利米生活孤獨和苦悶。蓋因要來到國家的浩劫，他遂僅遵了耶和華之命不曾婚娶，生兒育女。他深知由強敵

而來侵犯的意義，這些強敵必屠殺他們的男女老幼，去加添這樣受苦的數目，殊爲不智。我們可以想得到耶利米是如何羨慕左鄰右舍的家庭生活，因而有時感覺非常的孤獨。耶利米並非苦修者之流，卻是一個喜愛人類社會者，重看與社會有關的一切關係。但爲承當先知工作的緣故，又爲要來災難的緣故，他於是不能不犧牲他本來應享的福樂了。

不僅禁止耶利米不可婚娶，卻也吩咐他不可參加當時任何哀悼的儀式或向死者有何哀忱的表示，也不可參加百姓所舉行的宴會。這是一種表示，表示在國家遭逢浩劫的時候，其慘酷的程度，竟致連追悼與慶賀都不可舉行的了。案遭遇這種巨大苦難的緣故，是因國家不忠於耶和華的罪惡，於是耶和華要把他的百姓趕出到敬拜邪神的地域。

毀滅與復興

(14—21節)

這數節在經文中表現各種的難處。14和15兩節含有復興的應許，這種應許似與此處題目不合，蓋因承接的章節乃論及懲罰的原故。又在18節有「先」的字樣，又不見應有「其次」的字樣相承接。設使我們把14和15兩節移動一下，放在18節以後，則兩種難處都解決了。一方面，從13節到16節繼續不斷地說到懲罰的事，一方面，在14與15兩節中復興的應許在承接18節以後，則正與「其次」字樣相符合。

此外，14和15兩節大概與耶23⁷，8兩節極相類似。這兩節之意，乃是說以色列人由各國返回故土所蒙的救恩，比之他們出埃及時所經驗過的救恩，還來得大多了。在將來，人們必稱說耶和華，不以引領他的百姓出埃及的事來稱說他，卻以引領他們由四散的國家中返回故土的事來稱說他哩！

在16節中所載漁夫與獵人，即指耶和華所要差來侵略猶大者，只可

嘆在他們的手中沒有一個是能以倖免的了！在 18 節中懲罰反而加倍了，其所以有此加倍的懲罰，乃因慣行祀偶惡習的緣故。自 19 節起，該先知期望着他的祖國必有承認耶和華爲唯一真實上帝的時候到來，在那時他們才曉得其他所謂神祇的只不過等於無物而已。

神諭集

(耶 17¹⁻¹⁸)

這段乃由一些斷片和不聯續的神諭所湊成。其中的 1-4 節乃說到祀偶的普遍性，這種祀偶，耶利米不知痛斥了多少次數。猶大的心硬，不能夠去掉她罪孽的遺痕。「田野的山」乃指耶路撒冷而言，耶和華必將她交給侵略者爲掠物。她的百姓必要遠適異國，在那裏必要服事他們的仇敵。

5-8 節：這不是神諭，卻是一首詩歌，描寫倚靠耶和華與倚靠自己

力量的兩種人。7和8兩節也許脫胎於詩13，因這兩處極相類似的緣故。

9-11節：這幾節載有兩句話，與箴言上所載的相同。第一句話，描寫人心邪惡，只有上帝能以知道，看得透徹。第二句話，取自一種普遍關於鷓鴣習慣的觀念，乃表示人們所有不義之財，也許隨時化爲鳥有，正如雛鳥必要從他們冒名頂替的母鳥身旁遠颺而去。

12和13兩節：這兩節似爲詩歌的一部，而這詩歌乃用以頌揚耶路撒冷上帝之殿的，兼說到凡離棄耶和華的人們必要含羞忍辱。

14-18節：這數節是爲耶利米私人的祈禱，推其所以如此禱求，乃因人們以他所宣布的浩劫許久不會到來的事來侮蔑了他。耶利米說，他不會想到要急忙離棄如牧人的職務，也不會抱着要看見所盼望浩劫之到來有何快樂。上帝知道他所說的言語。他禱求耶和華也許不爲他的一種驚

惶，因他信靠耶和華爲避難所，爲拯救處。

守安息日的條例 (19—27節)

本段的題旨，乃是說，設使人們僅守安息日，則耶路撒冷必安然無恙，國祚永享。即帝王之家亦必不動搖，四方居民亦必前來朝貢，必獻感謝祭於殿中。但設使人們不僅守安息日，則耶路撒冷必遭毀滅。

本段的語氣，與安息日的着重，乃預指耶利米時期以後之某時期而言。這與尼希米的時期較爲脗合（參尼 13¹⁵—22）。設使如此，則這大概也是耶利米所寫，推其意，以爲着重安息日，實是一種有關國家信靠上帝的真憑確據。

第十三章 約雅斤王時的預言 (耶 12⁷ 至 13²⁷，22²⁰—30)

我們曾在本釋義的第七章中，在約西亞王死後時，看過埃及法老尼哥把約雅敬立爲猶大王。這約在紀元前六〇七年間的事。在紀元前六〇四年時，發生了迦基米施大戰，是時，尼布甲尼撒爲全西亞西亞的統治者，於是，約雅敬只不過在巴比倫大帝國之下爲一個附屬的帝王而已。

我們也曾經知道約雅敬並不是個好王，剝削他所治理的百姓以滿足他自己的遊樂。耶利米有感覺蒙召去作反對他的舉動，故終該王在位的時期，耶利米與他有不斷的敵意。直到後來，耶利米爲救自己的性命，不得不去把自己藏匿起來，因書卷讀過以後，苟爲所見，就不免有性命之虞的緣故。

在尼布甲尼撒打败了法老尼哥以後的某時期，約雅敬曾誓效忠於尼布甲尼撒，只不過過了三年以後，他又開始去與埃及妥協，不守他的誓言，竟再背叛了巴比倫。在他這次背叛時，鄰邦好像不與他取一致的行

動，這在迦勒底軍由叙利亞來降服他的時候，那些猶大的鄉村有被叙利亞人摩押人和亞捫人乘夥打劫蹂躪殆遍的事上表明出來（王下 24 1, 2）。對於約雅敬的結果，非常曖昧不明，我們確實不曉得他究竟怎樣。代下 36 6 告訴我們，說尼布甲尼撒把他脚撩起來，帶到巴比倫去了，可是王下 24 6 只說『他與列祖同睡了。』耶利米也有兩種關於他的結果的預言，一在 22 19 上，一在 36 30 上。這兩種預言都指出他的一種不得善終來，他或死於一些侵入的流寇手中，也未可知。

約雅敬死，關於由埃及而來的援救的諸盼望都雲散烟消。王下 24 7 云：『埃及王不再從他國中出來，因為巴比倫王將埃及王所管之地，從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奪去了。』

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承繼爲猶大王。在耶 24 1, 27 20, 28 4, 29 2 四處稱他爲耶哥尼雅，而在耶 22, 24 28, 27 1 三處稱他爲哥尼雅。他一登

基的時候，那時正有迦勒底軍搶掠猶大，即尼布甲尼撒本人也在其內，繼而他們前來圍攻耶路撒冷城，約雅斤遂開城投降（王下^{24.8-12}）。在王下^{24.8}，耶^{13.18}，^{22.36}，^{29.2}等處，把太后尼護施他看得重要，人們因而以她操有大權，這話不能說沒有見地，大約是她暗示約雅斤去投降，亦未可知。約雅斤投降，只不過爲王三月而已。約雅斤自投降後，即被擄到巴比倫，在那裏被禁錮三十七年（耶^{52.31}），在此時期之中，猶大人從未忘記他是大衛王家的元首。從他在紀元前五九七年被擄的時候起，就算爲猶大人被擄的開始時期。在這時期以前，國中本也有人曾被擄去過來，可是把這時期劃爲一個新紀元。國中的優秀份子，貴族，大能的勇士，工匠，還有皇家和大臣，耶路撒冷聖殿中的金器等悉被擄掠以去，『除了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剩下的』（王下^{24.14}）。王的叔父瑪探雅被尼布甲尼撒選立爲王，以治理猶大，並把他改名西底家。

猶太自牠的鄰邦而來的蹂躪 (耶 12 7-17)

約雅斤在位時既這樣的短促，我們於是不多見耶利米的預言，能歸於這個時期。但是有數段，似乎爲這時期寫的。第一處，在 12 7-17：經學家大半把牠歸於約雅敬背叛和在我們方才所見外族來掠搶土地的時候而有的。這數節說到地方糜亂的情形。耶利米是耶和華的舌人，他說話好像是耶和華自己說話一樣。他說他離了自己的殿宇，撇棄了自己的產業；將自己心裏所親愛的，交在仇敵的手中。這「殿宇」一語，在這裏指國家而非指聖殿而言。國家變爲像林中獅子一樣，發聲攻擊耶和華，因此，他就恨惡牠。同時，國家又好像一個有斑點的鷺鳥，防備四圍野獸所來的攻擊。這國家是耶和華的葡萄園，但爲四周游牧民族所侵入，使牠變爲荒場，職是之故，牠向耶和華發出悲哀感傷來。這些毀壞者侵

入這地，但其殘忍不仁的工作，必要受耶和華刀劍的懲罰。在 13 節所有的「他們」，是指猶大的人們而言，因上帝的烈怒，致他們所收割的，與他們所盼望的，殊不一樣。

耶和華繼續說道這些惡鄰，即敘利亞人，摩押人和亞捫人，必要從他們的本地被拔出來，猶大也必在他們之中被拔出來。但是設使他們悔改他們的惡行，採納猶大的宗教，然後耶和華必把他們再贖回本國來。設使他們以後遵從耶和華的旨意，指着他的名起誓，不指着他們所教導以色列去敬拜的巴力的名起誓，他們就必建立在上帝百姓中間。設不如此，耶和華必完全毀滅他們。

麻布帶的象徵 (耶 13 1-11)

十三章全章似有幾個不相連續的預言，也許把牠們看爲在約雅敬末

年與其子約雅斤短促在位時期間而有的。¹ 11節：我們有一種關於耶利米怎樣使用比喻的紀錄，至其用意，乃要使他的教訓發生效力，即說到猶大沒有遵行耶和華的旨意，因而必被拋棄，視爲無用。這驕傲的國家必要因牠的驕傲而衰敗，變爲一種眼中釘。在舊約中有數處關於先知所用這樣的例子，用他們自己特有的方法，俾能使人們注意，使人們對於他們的使命有深刻的印象。在這例中，耶利米買一根麻布帶子，或束腰帶，圍繫在自己的身上。這不是一種繫在衣服外面的腰帶，卻是緊貼着皮膚的帶子。他繫着好久，不解下來，也不放到水中去洗。這是象徵耶和華要把他的百姓立於這樣最親密的地位。腰帶怎樣與皮膚發生親切的關係，耶和華也必怎樣歡迎以色列和猶大來與自己達到這樣的親切的地步（11節）。過了一些時日以後，耶利米把腰帶解了下來，帶到某地方，把牠藏在某石縫裏。過了好久，他又去把牠拿出來，知道牠被潮濕霉壞

了，腐爛無用。在這事上，耶利米表示耶和華要把他的百姓送到俘虜滅亡之地，他們再不配與他有親切的交往。

在經文中，以該地爲伯拉河，但是那條河相隔的路程很遠，離耶路撒冷有數百里之遙，耶利米到那裏去，大概是不能有的事。大半的經學家以希伯來字乃指一個稱爲巴拉的地方而言（書13²³），這地去耶利米本村亞拿突不遠。

酒饅的表象

（12—14節）

我們這裏所有的，似是耶利米另一個神諭的斷片。這並不是一個表演的比譬，卻是一個口說的比譬。大約在殿中慶祝某節期時，酒饅的酒喝空了，而耶利米乃大聲說：『各饅都要盛滿酒。』但是他們卻詫異耶利米爲何說這樣的話。他於是回答道：『耶和華必使這地的一切居民，

就是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祭司，與先知等，都必酩酊大醉。』其意乃指將要來的恐怖和災難。耶和華要使你們彼此相碰，就如某人用酒罈彼此相碰一樣，使牠們碰得粉碎。耶和華在他烈怒中必這樣行，直行到全都滅亡時始告停止。

猶大的驕傲

(15-17節)

耶利米在這裏來警戒全國要拋去頑強不肯承認和不肯順從耶和華的驕傲。他吩咐他們，當在未來昏暗中不曾絆跌以前，把榮耀歸給上帝。他把他們比作行山路的旅人，在黃昏中等光明到來，直等到黑夜遮滿大地，也只感覺徒然。設使他們不聽他的言語，他要為他們流淚，因為他們驕傲的結果，必使耶和華的羣衆變為被擄的人民。

關於約雅斤和其母不幸運命的悲歌

(18, 19兩節)

我們方才看過這青年的王和其母尼護施他之必得去向巴比倫軍隊投降的事。耶利米在這裏歌一首悲弔他們未來衰敗的悲歌。他告訴他們，要貶抑自己，因為他們必要失去王位，也不能再持掌國鈞的緣故。南部的諸城邑盡被圍困，也沒有人來救援牠們，而人民也注定了要為俘虜。

耶路撒冷的恥辱 (20—27節)

這個神諭，可以說是關於巴比倫軍隊之上來攻擊猶大時而有的，也是一種論到猶大罪惡所召來懲罰的描寫。耶利米說到耶路撒冷好像一個女子一樣。這先知告訴她，要舉目觀看那從北來的仇敵，須要詢問關於國家的安寧。『你佳美的羣衆，如今在那裏呢？』意思說，猶大的百姓怎樣呢？耶路撒冷曾對於她的鄰邦，即巴比倫和埃及，獻過好來，並求與牠們締結盟約。當耶和華使這些鄰邦為她的宰制者的時候，她有何話

說呢？憂愁要臨到她，就如一個難產的婦人一樣，這不是必然的事麼？設使耶路撒冷來問這些難處爲何臨到她來，這答案就是因爲她的罪孽。她是被剝去了她的皇后衣冠，穿着奴婢的衣服，現出了脚跟，她的赤脚爲路上石塊所傷。她是習於爲惡，以致她不能更改，無異於古實黑人不能把他們的黑皮改變，無異於豹身的斑點不能變色一般。耶和華要把猶大的百姓分散，就如風吹碎稽一樣。這是耶路撒冷的懲罰，因爲她忘却了上帝，枉然依靠了別的虛假東西。她定然要像一個衣服被剝去了的婦人，赤身露體的蒙羞受辱。耶和華曾經看過她所行一切奸盜邪淫的事，即她因敬拜偶像，在田野和山間所行的一切惡事。耶路撒冷你有禍了，需幾何時日才得潔淨呵？！

約雅斤的劫運

(耶 22 20—30)

在本釋義的第七章中，我們攷慮了耶22章，但是把22—30節保留到後來的章中再予以解明，因為這敘述乃關於約雅斤的緣故。我們現來研究這一段，因為原屬於這時期中的預言，即是說，當巴比倫軍隊之在猶大境內的時候，那時耶路撒冷的劫運業已注定。

耶利米在這裏吩咐猶大（又把婦人來表象牠）必要上利巴嫩山去哀號，在巴珊去揚聲，從亞巴琳去哀號，因為她親愛的都被毀滅了。這三個地方，乃指北方東方和南方而言，此外，大概也表示巴比倫侵略者所來路徑之意。親愛的，或指猶大所要締結盟約的埃及和其他國家而言。耶和華曾在猶大昌盛的時候向她說過，而她竟充耳不聽，嚴格說來，經過她的全部歷史期間，她並沒有聽從過上帝的話。她的牧人，即她的掌權者，必被分散，她的親愛的，必被擄去，而她也必抱愧蒙羞。她想到自己穩固安逸，就如同在利巴嫩山香柏樹上搭窩的雀子一般，但是有痛

苦臨到她，好像疼痛臨到難產的婦人，那時她何等可憐呵！耶和華十分決意要懲罰猶大，雖他重視約雅斤王，就如右手所帶有印的戒指一般，然而他還是要把牠從指上摘取下來。他要把約雅斤交給尼布甲尼撒和他的軍隊。耶和華並要把約雅斤和其母都趕到別國，他們必死在那裏。先知耶利米在這裏爲約雅斤哀號。他是一個被輕看的器皿麼？他爲何被趕出去呢？地呵，當聽耶和華的話！這人必沒有後裔來承繼他爲猶大的國王了。

有人說先知耶利米把約雅斤必定沒有後人的事宣布了出來。這並非事實。在本段有兩次提及他的後裔（28，30兩節中）。在家譜中說他的兒子名叫撒拉鐵（代上317）。按太112上，由大衛的支派約雅斤的後裔產生了耶穌。但耶利米之意，乃說約雅斤再沒有後裔爲大衛朝的王，這實是真有其事。照爲王方面看來，可說約雅斤爲無後，亦不見得有錯

吧。

第十四章 西底家爲王的初期

(耶 24, 27, 28, 29, 51-59 (64))

我們在前章看過尼布甲尼撒率領他的軍隊來到耶路撒冷，也看過青年約雅斤王被擄到巴比倫去。這是紀元前五九七年發生的事，而發生的原因，乃因約雅斤的父親約雅敬不曾遵守他向巴比倫所發忠順的誓詞。然而尼布甲尼撒並不是一個殘酷的征服者，很願意給與猶太人民另一個機會來表示出他們向他的忠心。他立了約雅敬的兄弟瑪探雅爲王，把他改名西底家，意即耶和華的公義。這種改名大概與西底家所發忠順的誓詞有連帶的關係，因這次誓詞，似屬特別鄭重的一種。我們在結 17¹² 14 上得知巴比倫王與西底家立下了一種盟約，使他起了一種誓詞，擔保猶

太忠心順服，而同時只要誓言不渝，必獲得相當的保護。在代下³⁶ 13 記載着尼布甲尼撒使西底家王『指着上帝起誓』，大概這種誓詞與耶利華公義有關，西底家亦以此而受名。

西底家或瑪探雅是約西亞王的最幼子，與他的哥哥約哈斯係一母所生（王下²³ 31，²⁴ 18）。約哈斯是在約西亞以後，在青年時期即登基爲王，但是爲法老尼哥所廢，被擄到埃及去（參看本釋義 7 章）。西底家本是個心平氣和的人，知道遵守誓詞，即使他的國家從不能再有自立希望的語，他也不願意去不遵守牠。但是他生來心性微弱，易受親近他的人的影響。有時他聽從耶利米，但是有時他被政治的大員和參與政府的皇子所懾服。這些人們是「驟然顯貴者」，他們只不過承繼那些與約雅斤王同被擄去的王室的產業和地位而已。

這些和其他的人們，雖然真正愛國，可是在政治方面毫無經驗。他

們組成「一個主戰派」，準備而且隨時去反叛巴比倫，盲目的自信耶路撒冷的城牆和軍隊足能抵抗尼布甲尼撒所施的任何攻擊。他們自己引以自豪的事實，即是當約雅斤和貴族被擄去的時候，他們不會爲俘虜，又以自己爲以賽亞所論及的剩餘人民，即在諸般患難中尙能殘存而安居於猶大的人民。

不僅這些人們去贊成反叛巴比倫，而且也以爲埃及尙不失爲一種大國，雖然她的王法老尼哥曾在迦基米施受過大創來，因此，他們也贊成去與埃及聯盟。在西底家爲王的早期中，這派人逐漸得勢，在這事上不斷的與埃及聲氣相通，盼望日子必到，那時他們能聯絡起來，一致反叛巴比倫。在耶路撒冷的先知和貴族都贊成這種運動，而且他們預言說，在一兩年之間，他們的國家必又要自立起來，脫離巴比倫的束縛。

從西底家爲王的開始，耶利米把他所有的感力都傾向着在忠實於與

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盟約方面。他多次催促那友待他的國王西底家去投順巴比倫。他見到猶大全然沒有獲得自立的機會，而且催促西底家遵守他所發忠順的誓詞，爲求和平，只有此法而已。尼布甲尼撒的勝利和埃及的衰敗，使全世界發生了動搖，設使不繼續容忍於巴比倫的穩固堅強政府之下則沒有平安的希望，因這政府雖是外人和祀偶的，可是能以給予安定和繁榮的緣故。至那愛國黨派的熱狂和激動，他們既無政治經驗，又不感覺他們自己的弱點，定必使國家陷於滅亡。

然而耶利米不曾反對那叛黨，只因爲他們缺乏經驗的緣故。他們原是道德程度低下的人們，不顧及耶和華的命令，只去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明顯遠不如那些同約雅斤被擄去的人們，因而我們在二十四章中有關於這兩等人的一種比較，這是在西底家爲王時耶利米開始的預言中。耶利米見到被擄的人們中，因放逐所受磨難和痛苦的緣故，在耶和

華烈怒止息的日子以後，必成爲恢復故國的真實中堅份子。那些遺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們，在實行上帝旨意方面，真是毫無所用。

無花果筐的異象

耶利米說他看見這個異象，乃在巴比倫王擄去約雅斤和國中英俊以後。他看見有兩筐無花果，放在殿前，一筐是初熟好的無花果，一筐是陳腐的無花果。耶利米所得的啓示，就是說這兩筐無花果，代表兩種人民：好的無花果，即是指那些被擄去的人民，壞的無花果，指那些被遺留於耶路撒冷的人民。至於那些被擄去的人民，上帝要用他們所受的苦難，使他們得到好處，也要把他們領回他們的故國，在那裏建立他們起來。他們將要學習認識上帝，向他誠心悔過，他要爲他們的上帝，他們要爲他自己的子民。

至於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們，國王，皇子，和貴族，以及那些住在埃及與表同情於反叛尼布甲尼撒的猶太人，耶和華必使他們在地上拋來拋去，成爲咒詛和凌辱。必有飢荒刀劍瘟疫來磨難他們，直到他們完全死掉時爲止。

謀叛巴比倫

(耶27¹⁻¹¹)

西底家王接受耶利米的忠告，以及忠誠於巴比倫的治理，其維時幾何，殊不易言，可是他似不甚可靠，因我們知道在他爲王初年的時期，有以東，摩押，亞捫，推羅，和西頓的諸王，都遣使到耶路撒冷來，要勸誘西底家與他們聯絡一氣去作解脫巴比倫的束縛。不幾年前，這些國家都極仇視猶大，想加害於她，可是現在他們都願意拋棄以前的糾紛，言歸於好，以便一致爲自由而奮鬥。耶利米得知這種消息，要去反對他

們的職務。他就爲自己做了一個軛，戴在自己的頸上，去到那些使臣的地方，告訴他們說，假使他們想生活在世，他們必要一致的服從尼布甲尼撒才行。

本章頭節說在『約雅敬登基的時候』，這明是種錯誤，當我們討論^{3, 12, 20}三節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有說這是西底家的另外一個名字，實是毫無根據。這本是抄錄人的筆誤，因有些古代原稿本是「西底家」，而不是「約雅敬」。

在本章中耶利米說耶和華吩咐他作繩索與軛，加在自己的頸項上。這些繩索與軛是種關於歸順的象徵。他似乎也把那東西交給到那些使臣之手，囑咐他們轉告他的主人說，創造天地的耶和華有權去照他的意思以對付他所造的一切。他曾把這些國家交給他的僕人尼布甲尼撒王，他們應當服事他，直到時候來到爲止，在那時巴比倫自身必也要受懲罰，

必輪到她去服事別的國家。那不肯歸順尼布甲尼撒的國家必要消滅。他們切不可聽從那些關於自由所發出撒謊的預言的先知和星算家，也不可聽從那所應許他們不久必得以自由的話。那願意服事巴比倫的國家的，必在自己的故土得享承平的歲月，安居無恙。

西底家和其他國家所受的警告

(耶 27¹²—22 節)

在本釋義第七章中，我們念過耶利米怎樣的反對耶路撒冷的先知，因這些先知常預言虛假的事，並引導百姓走入歧路。在西底家登基的這時期之中，國家正在巴比倫統治的時候，這些先知依舊誤領着國王和百姓，應許說猶大不久必又恢復自由回來。

在這些(12—22)節中，耶利米警戒國王祭司和人民，正如他曾經向那些國外到來的使臣所發警戒一樣。他規勸國王和他的政府去順服巴比倫

王，因為若是他們不順服，意即有戰爭飢荒和瘟疫來毀滅他們。他也規勸西底家王，切不要聽從那些錯領他的先知們。他們並沒有受耶和華的差遣，卻是藉他的名說假預言，而他們的預言是種謊語。

耶利米也向祭司和人民說到這樣的事，並且警告他們要去反抗假先知。這些人們曾經說過，當約雅斤被擄時所取去殿中的器皿必歸還到耶路撒冷來。這意思說巴比倫的權勢必一蹶弗振，這是種謊語，總歸人民遭殃。那最好不過的，是去歸順尼布甲尼撒。耶利米也攻擊假先知說，若是他們真是耶和華的先知，他們與其給予人民虛假的指望，不如去求告耶和華保存那些尙留在殿中和王家的器皿再不被取到巴比倫去。因耶和華曾說，當約雅斤被擄去的時候，凡沒有被擄去的器皿和貴重物品也要被取到巴比倫去，這些必要留在那裏，直到他自己把牠們恢復到牠們的原處來。

哈拿尼雅的預言和運命

(耶28章)

我們剛纔由二十七章中，得知耶利米做了一個軛，加在頸項上，作爲關於他訓令歸順巴比倫使命的象徵方法。又察看本章10節，我們知道耶利米依然繫着那軛。這是一種表示，表明這兩章關於一個時候，約在西底家爲王第四年。而本章內容也告訴我們，說耶利米曾與那些宣布猶大必快恢復自由的先知們有所爭辯。在這些先知中，有一個來自去耶利米本家不遠的基遍地，名叫哈拿尼雅。這人是個真誠熱烈的志士，信靠上帝而體恤他的人民者；他大約反對耶利米過來，因爲他所發關於禍患的預言。就先知而論，他深感覺他受了耶和華言語的勉勵，不讓於耶利米，他截然宣布他的確信，說巴比倫國不久必要消滅。某日，當耶利米在殿裏重述他的使命的時候，哈拿尼雅遇着他，即在祭司和人民面前宣

布說：『萬軍之耶和華以列色的上帝如此說：「我已經折斷巴比倫王的軛。二年之內；我要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這地掠到巴比倫的器皿，就是耶和華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帶回此地。我又要將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耶哥尼雅和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一切猶大人帶回此地，因為我要折斷巴比倫王的軛：這是耶和華說的。』(耶28²—4)。

當耶利米聽見這些話語的時候，他抱着至誠懇的態度回答說：『阿們，願耶和華如此行。』耶利米並非一個要盼望他的國家衰敗而引以為樂的先知，也曾經費盡平生精力去勸化他的人民順從上帝的言語。若是像哈拿尼雅所預言的事能以實現，他必定只有喜之不勝，即使表示他自己的預言錯誤，他也必中心感覺愉快。但是他僅記一事，即是，耶和華是公義的。耶和華能不懲罰那些不悔改的人們麼？他豈願領回被擄去的人們，並也豁免那城，正當祭司先知人民等依舊為非作歹不順從他的命

令的時候麼？這就使耶利米不無疑慮，因此，他向哈拿尼雅說：『你應當聽』，已往的諸先知都沒有預言好的事，只預言災難和懲罰。若你預言一件快活事，這就與一切其他所說的預言不同，只有在那快活事臨到的時候，才能證明你是一個真先知。你實在對於你的預言確有把握而以牠必能成爲事實麼？哈拿尼雅似在這問題上毫無疑惑，竟把耶利米頸項上的軛取了下來，擲在地上，破得粉碎，而且斷然說道：『耶和華如此說：「二年之內我必照樣從列國人的頸項上，折斷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軛。」』耶利米於是不言而退。我們對於耶利米之立刻答覆哈拿尼雅，頗引以爲異。或者他感覺向着主觀太深和十分對於耶路撒冷得救有把握的人民再作理論，終歸無用，也未可知；抑或是他需得有思索的時間，需得去與上帝默契，使自己關於自己的使命有得十分的把握，也未可知。無論如何，他後來到哈拿尼雅那裏，說出他的使命，即是耶和華

曾經告訴他再做鐵軛的事。這是象徵以下的事實：設使哈拿尼雅所持反對巴比倫的政策得以實行出來，則巴比倫所用以統治列國的壓迫，必較前更甚，他們必戴上一種鐵軛，而不是一種木軛了。耶利米接着去斥責哈拿尼雅所給予人民錯誤的領導，並預言說，因為他反抗上帝的話，他必要在那年死掉。他果在三月以內死去，而耶利米的預言就此應驗。

耶利米給被擄到巴比倫者的書信

(耶²⁹ 1—23)

我們剛纔曾經看過耶利米所論關於與約雅斤同時被擄去的猶大人和遺留在耶路撒冷新暴發貴族黨間的比較。那些被擄去者是國家的精華，人民中的英俊，他們雖受着懲罰，然而耶利米知道耶和華曾仔細思想他們的事，在將來的某時間，他必給與他們返回故土的機會。

我們也由繼起的歷史中得以知道這些被擄去者的境况何似。他們被

擄到外國去，固爲事實，可是尼布甲尼撒並非一個暴主，准他們在巴比倫過自己的日子，並不壓迫他們。他們的情形不像古時在埃及的日子，那時他們只是奴隸，慣做苦工。巴比倫的俘虜則不然，他們過自己的日食，組織自己的會社，婚嫁生育兒女等，不受若何干涉。他們能以耕田經商，因而致富，也在本城和四鄰成爲有勢力的人們。

那不幸的事，是在他們中有像在耶路撒冷那樣的先知們，他們不明白耶和華在他們的待遇和情況中所行的事。這些先知與耶路撒冷的先知們表示同情，並常以鼓動背叛尼布甲尼撒王爲事。他們也預言巴比倫必快滅亡，被擄的事必快告終，猶大人必能歸回故地。耶利米知道這些假先知的言行，就寫信給被擄去的人民，告訴他們不要受人的欺騙。他告訴他們，那被擄的事要經過七十年的長時期，意思說至少有兩代人的光景，他們最好是從事安居，抱着快樂的態度去做每日的工作，追求他們

居住地方的和平和昌盛。

在這時候，西底家派遣使臣到尼布甲尼撒那裏去，耶利米就託使臣帶這封信給被擄去的人們，這些使臣明顯與耶利米有交情的。其中有一人，名叫利亞薩，是亞希甘的兄弟，當耶利米在殿中被捉的時候曾救了他的性命的，就是這位亞希甘（參看耶 26²⁴），又有一個名叫基瑪利，我們不知道他的事情。利亞薩有個兄弟名叫基瑪利（耶 36¹⁰），可是這是另一人。

在本章有種經文的難處，即十六節至二十節，不是論及被擄去的人們，卻是關於遺留在耶路撒冷的國王和百姓。要把這段加入耶利米書信的題旨裏，殊非易事，這或者是日後附加進去的，也未可知。若是把這段刪去，則十五節與二十一節適相連貫。

這封信從二十九章四節起，提到耶和華向那些被擄爲奴的人民說，

安居於你們的家內，娶妻生育兒女，要爲巴比倫求平安，因是你們的平安，不要去受那些假託我名向你們說假預言的先知們的欺騙。因過七十年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必領你們回來。你們要禱告，我要聽你們。你們要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我要從你們所散布的各處，把你們招聚攏來。我要使刀劍飢荒和瘟疫臨到那些凡遺留在耶路撒冷不曾被擄去的國王和人民，使他們變爲不可吃的無花果（參看24章）。他們必被趕散到各國中，成爲一種詛咒物，因爲他們不聽從我所說的言語。

因爲你們說耶和華曾在巴比倫使先知興起來，我必把亞哈和西底家這兩個假先知交給尼布甲尼撒王，他必殺戮他們，以致在你們中要把這事當爲一種諺語或賭咒語，因爲這些人們假託我的名，曾犯了姦淫，說了謊語。

論到剛才所提出的兩個假先知，其生平不爲世知，我們只可推想他

們必是窮兇極惡的人而已。除了他們所行惡事以外，大概他們說了反叛尼布甲尼撒王的話或褻瀆了巴比倫神，也未可知。

示瑪雅遭耶利米的斥責 (耶 29²⁴-32)

在耶利米的書信達到被擄去的人們的時候，巴比倫的假先知有怒不可遏抑之勢，其中有一人，名叫示瑪雅者，寫信給代理大祭司西番雅，祭司，和人民等，叮囑西番雅必得取嚴厲的手段使瘋癲的耶利米閉口不語。然而西番雅卻不出此，只把信給耶利米閱看，耶利米就又寫信到巴比倫去，斥責示瑪雅的舉動。耶利米使用嚴厲的言語，預言示瑪雅必無後人能看見猶大人返回故地時的快樂景象。

對於示瑪雅的生平，除了上述的事以外，就一無所知了。

耶利米向巴比倫的預言 (耶 51⁵⁹-64)

因爲耶利米常主張歸順巴比倫，盡全力去斥責猶大圖謀獨立的事，我們也許以他爲不愛國之流，不站在自己本國方面，反去站在巴比倫方面。然而不然。耶利米深知猶大萬不能抵抗巴比倫的兵力，一有反叛發生，即是國亡而民遭殃之意。此外，他曾不斷的預言說，上帝必懲罰不義和邪惡，而猶大曾經許久違背耶和華的律法，則懲罰必來，這是自然的結果。同時，耶利米知道巴比倫必因自己邪惡的行爲也要受上帝的懲罰，並知道在將來某時期中，上帝必使巴比倫成爲廢墟。因此，耶利米所寫一種論到巴比倫衰敗的預言，見於這幾節之中。

五十和五十一兩章，是一種關於巴比倫命運的長篇預言，有些人以爲是耶利米寫的。但是經學家一般的意見，以爲這兩章不是耶利米的作品，卻是後來作家的作品。既然如此，則六十節所提及的書，是屬於沒有保留的其他預言以內了。

我們知道二十七和二十八兩章，是在西底家第四年時著成，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段落，說到耶利米所發關於巴比倫的預言，是在第四年送去的。一般的人都以為西底家本人須得到巴比倫去，向尼布甲尼撒表示他的忠實，因二十七章所提及的人民謀叛有使巴比倫不能不致疑於他的行動。西底家的大臣西萊雅，自然和王同去，以便安置行程方面的諸事宜，預備歇宿的行轅。西萊雅是耶利米書記巴錄的兄弟，這兩人是尼利亞的兒子（參看耶 32¹²）。

這數節中所紀錄的行動，又是像耶利米般的先知們所使用象徵的另一個例子。西萊雅受了託付，把耶利米預言帶到巴比倫去，大概要把這預言去念及一些被擄去的猶大人聽。但要公然把牠念出來，自然很有危險。職是之故，在把預言念了的時候，西萊雅就把石頭繫在書卷上，將書卷擲入伯拉河中，說：『巴比倫必如此沉下去，不再興起。』

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的圍困

(耶 21 1-10, 34 1-7, 37 1-10, 34 8-22, 37 11-21)

我們曾經見過耶利米如何勸諫西底家王遵守他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發的誓約，並繼續勸諫他向尼布甲尼撒王表示忠實。耶利米知道要使耶路撒冷和全國得以安全，只有藉此方法而已，但是政府中的主戰派非常得勢，而且西底家又是一個懦弱之主，於是他就採納了與埃及及同盟去反叛巴比倫的政策，這在耶利米看來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在那曾經隨約雅敬同被擄去的青年先知以西結看來，亦是如此。在結 17 13-21 上有一段提到西底家反叛的事，以西結在那裏說到西底家不忠實於他自己的誓言，此外，以西結又說：『他豈能亨通呢？行這樣事的人，豈能逃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他輕看向王所起的誓，背棄王與他所立的約，主耶和

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倫王的京都……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輕看指我所起的誓，背棄指我所立的約，我必要使這罪歸在他頭上。』

爲要給他不忠實的一種懲罰，尼布甲尼撒就派遣一支軍隊第二次來圍攻耶路撒冷。這是在紀元前五八八年的事。從此耶路撒冷就受了三年長期的圍困，那時城中的居民遭遇了飢荒和瘟疫的浩劫，巴比倫人把當時所有的戰爭利器都搬出來使用，以期攻破城牆，毀滅那城。那沿城的軍隊斷絕了糧食和飲水的接濟。除了猶大極南的二城以外，全都都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

西底家向耶利米的詢問

(耶 21¹/₁₀)

在侵略軍隊展進的時候，西底家王打發瑪基雅的兒子巴施戶珥和祭

司西番雅來詢問耶利米，以耶和華是否如他往日所行的又要用一種神蹟來拯救耶路撒冷的問題。這種詢問錄記於耶21¹⁻¹⁰。巴施戶珥（這不是耶20¹上所提的巴施戶珥，又是一人）反對耶利米（參耶38¹），但是西番雅似乎持着友誼的態度（參耶29²⁹）。耶利米的答話，從三節起。他告訴這兩個人，說是耶和華對於他們屢次犯罪的憤怒日子，非但不援助他們，而且還要攻擊他們。不僅城中的百姓要受打擊而死於瘟疫，而且國王，大臣，以及其他等人必死於刀下，毫無拯救的盼望。然而他同時說，凡出城投降巴比倫的人們，尚有安全的一種機會。這是唯一的盼望，而耶路撒冷的居民必要出於自擇一途。

● 我們能以想到，像耶利米這樣和藹可親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是怎樣感覺難受才出此的，但是他明曉得悔改的日子已成往事，而耶和華必要應驗他久所道及的可佈警告。然而這樣的言語必使他見憎於那持反

抗到底的黨派，致有性命之憂，亦意中事。他被人污以不是一個愛國志士而是一個賣國奸徒的惡名。他必要被人告以蠱惑守衛隊放棄守城的罪名，因此，必多有人要說他是活該處以死刑。我們必要看到他因此所曾經過些甚麼危險，以及他怎樣間不容髮的逃脫了他生命的喪失。然而他並非賣國奸徒，卻是比一切其他的人們還要愛國的一位。設使他不是——個愛國志士，他可以不言不語，退一步的話，可以不宣布這城所要遭遇的一種浩劫，就能免去自己本身許多的煩擾。當我們知道耶利米生來如何的膽小，惟恐有反對發生的時候，我們只能解釋這樣的有膽有識的言語，乃出自上帝之靈的無可抵抗的脅迫，勉強他說了出來。因此，他不能緘默無言，他藉着耶和華的名把他的預言說出來，即使說了之後，也許遭遇慘死，亦在所不計的了。

耶利米向王的宣布

(耶 34 1-7)

耶利米不僅藉着這兩個使者把他的答語轉告於王，而且我們在 34 章也知道耶利米親到西底家王那裏去，說出關於國家和耶路撒冷同樣的信息。耶路撒冷必被攻下而且必被焚燬，此外，西底家本人必爲俘虜，必被帶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去。但是關於西底家的運命，本章的話語，不與他在二十一章所宣布的劫數吻合。這裏斬釘截鐵的說：『你必不被刀劍殺死，你必平安而死』(4, 5 兩節)。這些話語就引起一種不易解決的問題，那唯一滿意的解釋，只可說耶利米大約勸王歸降尼布甲尼撒王，並以爲設使他肯去歸降，他必逃脫刀下之死，而且他的以後歲月也必平安度過。

在圍困的開始，有一件事似乎使主戰派的政策不爲輕舉妄動，並提

高了耶路撒冷的指望。事情是這樣，那時埃及有個英武好戰的國王，名叫法老合弗拉（耶44 30），當他知道巴比倫軍隊迫近的時候，他就帶兵出埃及來救援耶路撒冷城。在猶太人中聽聞這事，實喜之不勝，尤其是當尼布甲尼撒軍隊放棄圍攻而開往他處的時候更其如此。但是埃及，正如以賽亞常說的，是絕對的不可靠，果然當巴比倫軍隊南下去與他們周旋的時候，他們的軍隊就退回他們本國去了，於是尼布甲尼撒的士兵又開回耶路撒冷來，再重新進行圍困的事。

西底家向耶利米的第二次詢問

（耶37 1—10）

我們適才說過在耶路撒冷舉行了偉大的慶祝，而居民的心中也起了盼望，因他們的同盟國埃及正來救援他們。那時許多人竟遺忘埃及已往救援的失敗，反而想到他們必快要得着拯救。他們以為耶和華畢竟在他

們一邊，要顯出他的大能來。但是傾刻之間，國王和他的大臣心中漸起了疑惑的念頭。巴比倫人是否要轉來呢？耶路撒冷獲救是一定的事麼？這次他們確能倚靠埃及麼？這種種疑問必早在他們的心中懷着，於是國王又打發使臣到耶利米那裏去請求上帝的贊助。這在耶³⁷₁₋₁₀上錄記出來了。一個使臣是祭司西番雅，一個是反對耶利米的大臣猶甲（參耶³⁸₁）。這時耶利米能以在民間自由往來。這兩人將國王的信息告訴耶利米，耶利米於是回答說，那來援救你們的法老軍隊必退回埃及，而巴比倫人必再轉來攻取這城，火而焚之。巴比倫人之復來，與耶路撒冷之毀滅，是必然的事，即使猶太人能將敵人軍隊全部殲滅，只有一些傷兵殘存，然而他們也必要起來，焚滅這城。上帝要毀滅這城的決心，是如此

的堅定，即使敵人的絕對敗北，也不能救這城免遭他們的毀滅。

那非常顯著的事，是耶利米的神性力量如何賦予他一些有關於當時

事實以及與牠們相連的事情的正確見解，無論在政治或軍事範圍以內。有四十年之久，他曾經不斷的預布由北而來到他的百姓身上的不幸，約於十八年以來，他定知道上帝手中的工具必爲尼布甲尼撒王，並預知必
要發生第一批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的事。目今由圍困的一步一步的經過，他的確明白必要發生何事了。他曾見到巴比倫人必要來圍攻耶路撒冷，他也知道他們必定打敗埃及的援軍。他深覺得抵抗無望，這種抵抗的意義，只不過是在城未焚燒和其中殘存的人民未被擄爲奴之先由飢餓和瘟疫而致的許多死亡而已。這一切就絲毫不爽的成爲事實了。這種政治的精明和軍事的灼見，皆原於道德和靈性的感悟，和耶利米關於上帝品性和旨意的確信，即信靠神的政府的信仰，不是屬於某國，而是屬於萬國；他相信某國得救，不是因已往的權利或遺傳，也不是因愛國主義或英勇，只是因爲公義清潔和服從上帝的旨意。這些屬靈的感悟，使耶

利米的心堅定不移，不爲各種反對所屈，不爲所必遭遇被人看爲賣國者而致之斥責所撓。

背棄聖約

(耶 34 8—22)

這是當巴比倫軍隊暫時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由國王和他的大臣方面所生出來一件殘酷欺騙的事，使耶利米發出嚴厲的痛斥。按猶太人的律法，凡猶太人所有的奴僕應於六年服務以後得以恢復自由，並得賜與因以從事自立新生活之方（參申 15 12，出 21 2）。這條律法，因逐漸不爲社會所注意，維時既久，竟爾遺忘了。但當耶路撒冷被圍開始與絕望的時候，國王和他的重要大臣曾公然在殿中在上帝面前起了鄭重的誓約，又要遵守這條律法，並極願釋放凡曾經服役六年或以上年數之希伯來奴隸。在殿中獻了一隻牛犢爲祭，皆由這犧牲的各份中行經過來，這樣，

就使自己爲以色列所知的最聖的誓約所束縛而必得遵行出來（18，19兩節；參創15 17）。然而敵人一旦解圍撤退，在城池似乎獲救的當兒，居民中的各領袖馬上就把他們所釋散的奴僕又收回來，背棄了他們所發鄭重的誓約。這種舉動就表示耶路撒冷城中的領袖爲何如人了。難怪耶利米把他們比之如「壞的無花果」（參耶24）。這種舉動，只不過是猶太人民對於耶和華不誠實的一例罷了。他們不僅慘無人道的欺騙了奴隸，而且他們也故意的背棄與上帝所立的一種鄭重的盟誓。這就使耶利米怒不可遏，使他又用他所知道以傳達上帝旨意的言語，而宣布出關於耶路撒冷城的一種可怖的浩劫。他從13節起就提醒他們，說到當他們祖父離開埃及的時候所立的約，就是釋放曾服役六年的希伯來奴隸。他稱述他們悔改的表現，即指在圍困之中所公然發出的鄭重誓約和公布而言，卻斥責他們不該食言而把他們所釋放的奴隸又役使起來。以後，他又繼續的

說，因為他們沒有遵行自由的公布，上帝必自己向他們宣布一種自由，即是使他們不再服事他，也不能再享受他的保護的自由。他必要使他們去受刀劍飢荒瘟疫的任意毀滅，使他們在地上居民中受着隨意的拋來拋去，非但此也，耶利華必把那些曾經立了鄭重的誓約而又不遵守牠的人們交給他們敵人的手中，使他們的屍身必暴露郊野，爲野獸和飛鳥所吞食。西底家和他的首領必被交給新近撤退的巴比倫的軍隊。這軍隊定必轉來，必攻奪耶路撒冷，予以焚燒，使猶大變爲荒場。

耶利米被捕下獄 (耶 37 11-21)

直到這時候，正當耶路撒冷被圍之中，耶利米尙安然無事，可是首領們正在尋找向他洩憤報復的一種機會。這種機會馬上來了。正在兩次圍困中之休戰期間，耶利米要動身出城去看他在便雅憫的亞實突的家

庭，此去只有數里之遙。他要到那裏去辦理家庭產業的事務。但是在他能以出城之先，他遭守城司令伊利雅的逮捕，以他投降敵人爲逮捕的罪名。既是在敵人早已撤退的時候，這種罪名不見得十分妥當，可是守城司令知道耶利米早贊成遠走高飛，說投降巴比倫的人們必救活自己的性命（參耶21⁹）。然而耶利米不承認這種罪名，而他的地位是要與百姓相依到底，盡他的力來搭救他們。那爲其他的人們所應取的途徑，常不是上帝的先知所應爲。但是他的種種抗議無效，耶利米於是被綁起來解到首領面前去了。

這是以後許久的事，不過耶利米早先也曾經來到首領和大臣所組織的法庭前受過審來。那是在約雅敬王的時候，那時他們曾判決他不應受罰（參耶26¹⁶）。然而自時厥後，這些首領中最有才能的人們都成了俘虜，而現在所遺留下來的人們，是屬於智識淺陋得多的人們。他們深恨

這個瘋人的先知，這個宣布耶路撒冷惡運及痛斥他們不該背棄他們關於釋放奴隸所起誓言的人。因此，他們吩咐鞭打耶利米，而將他下到牢獄中去，那幽閉的地方，是在文士約拿單家中的一個地窖裏，就把那當爲一座監獄。耶利米在那幽暗的地方被禁多日，雖然他用默想和禱告來消磨他的光陰，使他的心靈堅強，不因爲上帝舌人所招來的痛苦而有所屈服，然而這種監禁定是恐怖難受，毋庸諱言。

耶利米之入獄，是出於那些深恨他的首領的工作，並想儘他在那裏磨死，但是西底家王非但不恨他，究其實，與他有友誼的情分，可是生性懦弱，完全爲首領所擺布，不敢表示多的同情來。然而過了些時日，西底家暗暗的差人把耶利米領來，在自己的宮中與他會晤了一次，盼望耶利米受了這些苦楚以後，能改變以前的態度，說些比較中聽的話。有人必以爲耶利米受了種種苦楚以後，必不敢再說些使王不豫的話語。再

說直話，必使自己又被監禁起來，磨死獄中。但是耶利米毫不畏縮。他抱着勇氣把王的惡運用三言兩語說了出來：『你必交在巴比倫王手中。』他接着發出求饒恕他性命的動人的懇求。他請西底家王指出他在那方面看來曾經犯了罪，應當受這種殘酷的懲罰。他不僅是爲無罪，而且他的預言直到這時並無不實，但是假先知的預言並不如此。他求王不把他再送到文士約拿單家中的牢裏，恐怕他要在那裏磨死。我們曾說過西底家王本是耶利米的一個朋友，因此，就不得不可憐他，遂吩咐把耶利米交給護衛兵的院中，每天從餅舖街取一個餅給他。這種辦法並不是說他不受着監視，可是他略能有點自由了。非但此也，他在那裏的地位是在王的直接保護之下，而首領不能動彈他了。日給一餅，從被困城池中感覺食料缺少方面看來，也許是一種寬仁厚澤。

第十六章 耶利米對於以色列將來的信仰

(耶 32, 33, 兩章)

耶利米因預言被囚

第三十二章的頭五節書，顯然不是耶利米，卻是巴錄或以後某作家寫的。這幾節書告訴我們，說耶利米被囚於王宮護衛兵的院中，但是所給與的印象，是說因爲西底家王不喜歡耶利米所宣布關於耶路撒冷毀滅和王爲俘虜的預言。然而我們也曾經知道國王確是友待耶利米，想盡力保護他，至其所以將他囚於護衛兵的院中，正是要救他，免爲那些恨他的大臣和其他的人們把他磨難而死。

哈拿蔑變賣田產

正是在耶利米被囚於護衛兵的院中的時期中，他略微有點自由，朋友也能來看望他。職是之故，我們這裏有關於他姪子哈拿蔑前來請求他購買一塊田的紀述。我們不知道哈拿蔑爲甚麼到耶利米這裏來，因爲耶利米的家族都非常反對他，其中有些人甚至想把他置於死地。然而現在的時期，即使是仇敵，也要忘卻他們的爭執，尤其是有利可獲，更是如此。在這事發生的時候，耶路撒冷又在巴比倫軍隊圍困之中，而四境的土地殊不值錢了。沒有人肯買。人們不敢出去耕種田地，即使耕種了，無論有何出產，也只讓迦勒底軍隊享用而已。哈拿蔑需錢應用，想因食價高漲和其他的原因，故到耶利米來，請他照猶太人的法律（利25²⁵）贖回他的田產。

關於哈拿蔑之因這種使命而來，大約給與耶利米一種深刻的印象，即在他照辦的時候，他感覺這是一「耶和華的話」，意思說是耶和華要他

買那塊田。爲甚麼呢？因爲藉這種交易，耶利米乃表示出確信來，即是說國難當頭和民爲俘虜，固不可避免，可是時候必到，購置產業，必如常態，在那時生活安定，四境不驚。耶利米屢次預言說，耶路撒冷雖然被侵奪，而國土至終必要恢復，以色列民也必再來居住其中。於是，這是一種機會，藉自己的交易，來證明他相信他自己的言語，並也證明耶和華的忠實。

靈性的宗教

還有必須謹記的一事。耶利米曾經多年宣傳一種屬靈的宗教，並努力向他的百姓表示宗教不是仰仗聖殿和宗教儀式而存在。現在聖殿快要被毀滅，人民快要被擄去，但是他知道真實的宗教必要殘存於謙虛和好的人們的心中。在巴比倫的俘虜，既沒有聖殿而能從事敬拜，過種好的

人生，則這樣的事也能在猶太地出現，而且時候必到，在那時宗教必又建立於猶太境內，不仰仗於殿中儀式，卻仰仗於與耶和華交通和實行公義。

耶利米購買田莊

我們曾經說過耶利米看出這事裏面有上帝的意思，於是他不要甚麼啟示，就把田買下來，付了十七舍客勒銀子的田價，約合銀元四十元至四十五元之譜。這也許是個小的價值，可是那時錢的購買力比現在大得多。非但此也，若是耶利米貪圖便宜，而乘他姪子需錢孔急的機會，他必不能以此來予人以教訓了，至那所予的教訓，即是說，產業必要恢復牠的實有的價值，而他是付了那地在平常光景所值的價值。

我們也知道耶利米署了他的名到契上，把契印了，請了證人來，並

當證人的面前秤了地價銀子。然後他把地契交給他的書記巴錄，託付他將地契放在一個瓦器裏保存起來。他行這事，以表示他相信耶和華的言語：『將來在這地必有人再買房屋田地和葡萄園』（本章15節）。

這事的敘述也許有點不易懂得，因記錄中提及兩張契約。然而我們能由近來在巴比倫和亞述開掘的發現中所學得的來予以解明。約翰博士在他所著『巴比倫和亞述法學』一書中有這樣的話：『在外表看來，那多半稱為契約的，包含小枕形或矩形的扁泥塊。這些多半裝在一種泥製的封筒內，內面則實以乾灰，免得封筒與地契相黏。表裏兩面都用火烘硬，但多半把泥在太陽光下曬乾。封筒上刻記了一種關於契約原文的副本。那印封筒的事常比印裏面泥版來得多。』

又有一個作家說：『另有一層，把泥版包裹起來，而在泥的外層，刻有契約的內容以及證人的姓名。』

耶利米的祈禱

16—25節：這件交易辦完以後，耶利米遵照他生活的習慣，將這事全歸於耶和華所指令他去做的。這裏所記載的禱文，自不能看爲是耶利米原來的言語，卻是指出他的思想來，給與我們一種關於那時該先知靈性經驗的分析。他開始即用一種關於耶和華像在創造時所表現的權能的承認，說到他沒有不能成的事。然後他提及耶和華的大憐憫，也提到他關於世界的道德治理，而在世界中常有後人因他們祖先的罪孽受苦受難。耶和華知道全人類的心田和行爲，必要照着人們的行爲報應他們。耶利米提及耶和華在埃及所行的偉大作爲，使他的名得榮，也使他自己的百姓被領到他們現所住的地方來。雖然這是耶和華的大恩，然而他的百姓並不服從他的法律，因此，他們現在在侵略者的手中備受艱苦。巴比倫

人已經築起了他們的壁壘，正在攻打耶路撒冷的城牆，瘟疫盛行，即耶和華所說的一切正要實現出來。這一切的苦難都來到他們身上，然而耶和華曾告訴耶利米購買那塊田，請證人作買賣的憑據，並須將契付印。

耶和華的答覆

26—44節：我們在這幾節中看見耶利米禱告的答覆。這也不能看爲是耶和華原來所說的言語，但是這些言語，着重惡行的懲罰，耶和華悠久的容忍，以及他的百姓不願悔改的情景。這是耶利米自從爲先知以來所曾經宣布的信息。但是在這一切宣布以後，繼續說到復興的預言，說耶和華要再領他的百姓歸回故地，而他們再要過快活昌盛的歲月，平常的景象又恢復轉來，在那時有田地的買賣，有印契的事，使耶利米在極壞情景中購買田地的行爲所持有的信仰不致落空。

對於耶利米所說關於耶和華並無難事的答覆，耶和華在這裏有這樣的言語：他是萬人的主，能行各樣的事，全人類的事都在他掌握中。他說他要讓巴比倫人奪取耶路撒冷城，讓那城焚燬，這是因為該城居民的惡行和祀偶的積習所致然。自幾世紀前該城建築以來，只有使耶和華的怒氣不息。君王祭司大臣先知百姓等皆屏棄耶和華法律的教言，甚至在他自己的殿中建立了祀偶的祭壇，並曾經自由地把他們的兒女獻給假神爲祭品。

但是耶和華繼續說，他後來要把他的百姓因他的烈怒所使而散居到各國的都召集攏來，把他們再領回耶路撒冷安居。那時他們要爲他的百姓，他要爲他們的上帝，他們必一心一意的永遠敬畏他。他也要與他們立一永遠的約，即要永遠待他們好，要爲他們圖謀不朽的幸福。他怎樣的因惡行懲罰了他們，現在也必怎樣在萬事上祝福他們，使他們再安居

樂業。現爲迦勒底軍人所毀滅的國土必要脫離侵略者之手，田土買賣亦必恢復而如往昔。在猶大和便雅憫的全境以內也必如此，因耶和華要引領他的百姓回來居住。

復興和福氣的重新應許（耶33章）

1-13節：本章與第三十二章有密切的關係。這也發生是否全爲耶利米所寫的問題。本章分爲兩段，即1-13和14-16，而這後段在七十譯文之希利尼譯本完全未有。自不易想到這段是有意刪去，設使原來希伯來經文本是有的話。這大約是其他作家在異日附加進去，也未可知。然而全章乃回憶到歷史的情景，城的圍困，以及戰爭的景況，而且確是根據於耶利米本人的言語。

耶路撒冷的恢復舊觀

這是來到耶利米的第二啓示，是當他被囚於護衛兵的院中的時候。耶和華說到他自己乃如一個人要完成他所應許要做的事一般。他告訴耶利米在禱告中來請求他，而他必答覆，並必向他解明困難的所在。耶利米知道巴比倫的軍隊在城牆之外，也知道該城必落於敵人之手。拆除房屋以作建築抵禦侵略者的壁壘，但是這種壁壘必無用處，因巴比倫人必易得誅戮一起抵抗者，將屍身填滿廢墟。耶和華說他們慘遭誅戮，乃因該城的罪孽致觸他的烈怒而致然。但那並不是結果。耶和華必因他的憐憫來給與痛苦的人民以療治和平安，被擄者必要返回，該城必再興旺。耶和華必赦免他的百姓的一切罪孽，必使該城在列國中得享令名，這因爲他所賜與該城的恩惠和憐憫的原故。這個荒涼的地方，必再成爲人民的居住地，有歡欣鼓舞的氣象。有新郎新婦的喜慶，人民也必稱讚耶和華，因他的憐憫，而他們也必到殿中來獻上感謝祭。這不僅在耶路撒冷

如此，而且在猶大和便雅憫境內以及巴力斯坦南部亦然。

出自大衛後裔的義者

14—26節：我們方才知道這幾節不在七十譯文以內，大約是日後的增加。牠們包含數段，散見於耶利米書中，就好像是某後起的作家，曾將耶利米的預言，參加了自己的意見，又重改編了一下。例如14—16節，極似耶23 5，6一段，在那裏提到要給大衛興起公義的苗裔，這苗裔必在地上施行審判和公義。然而略有異同之點。在23章中所提及的王或彌賽亞，乃稱爲「耶和華我們的義」一名，但是在本章節，這名乃給與耶路撒冷城。但是在意義方面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既耶路撒冷是爲耶和華的城，而百姓的公義既自耶和華而來，則公義也必來自他的殿的所在地，是必然的事。這預言是說耶路撒冷必要得救，人民必得安居，耶和華所

立大衛的朝代必綿延不絕。要把這種宣布，去與如 22-30 般的段落弄得一致，殊非易事。我們知道當這章節寫成的時候，王朝早經失墜，但是這預言乃關乎將來，在那時彌賽亞必要來，他是大衛的苗裔。那祭司的職務也必延續不斷。耶和華曾經與大衛立約，即使他的後裔必永遠爲王，執掌國鈞（參撒下 7:16，王上 2:4），而這所生的變遷，不過等於日夜秩序的變遷而已。耶和華必使大衛的子孫繁衍，必使利未人向自己奉獻祭品，而他們的數目必要像天上的星或海裏的沙那般多。

至 23-26 節，其意義與前述數節殊相類似，但是關於大衛和利未家的「二族」不免有費解之處。既是 26 節提到雅各，則大概是指以色列和猶大兩族或國家而言。推其意義，是說百姓看見以色列和猶大被棄，於是輕視他們自己的國家，並以爲他們國家的生存已壽終正寢了。但是耶和華說，在他尙在安排日夜季候的時期中，則雅各和大衛的後裔必不至絕

滅，而大衛的後裔必繼續君臨天下，因耶和華必由被擄之地領回他的百姓，在他們身上施行憐憫。

第十七章 耶路撒冷的毀滅與其執政者的運命

(耶 38, 39 兩章)

耶路撒冷被圍的第二年，使城裏的百姓的痛苦愈增。耶利米雖在護衛兵的院中爲囚徒，可是儘有機會向那些常進出宮門的人們傳說神的話語。他向各人的勸告，並無二樣。耶利米說，京都必定被奪被焚，居民或被殺戮，或被生擒，因而勸各人逃亡，以謀自救。凡投降敵人的必得保全性命，但凡觀望不前者定遭殺身之禍。這些言語不久就傳到大臣耳中，而這些大臣又素想陷害耶利米的，於是他們就去朝見王，告耶利米以賣國之罪，並求王將他處以死刑。我們對於這些常圖謀陷害耶利米的

人們，自易滿懷不平，但是他們均爲熱忱愛國志士，感覺耶利米的言語渙散軍心，低減防衛的力量。設或士兵相信他的言語，他們必放棄他們的職務，則城必失守了，大臣之上告，或屬理之當然。蓋因士兵日復一日，聽聞耶利米所說這些鄭重的訓戒，至終焉有不提心吊膽，而想這些言語也許有真理在哩！那圍攻的加緊和奪取的進展，自使耶利米的使命愈形見重。倘或耶利米這樣的言語搖動着守衛隊勇敢的守禦工作：難到說他不是個賣國賊，而應受死刑麼？即時至今日，尙不許傳教士在任何國發生戰爭時去向守衛國土的士兵宣傳離叛投誠的事哩！

耶利米向猶太人的勸告

耶利米的勸告是對或不對呢？這種問語曾經多所辯論，而大半的人們必說他的勸告不對，因而應受懲罰。但是也有些解釋家所持的論調，

說他是對的，以爲耶利米在那種光景之中，兼有那樣的確信，必不能另有他說。他知道城的運命注定，而守衛隊也沒有抗拒巴比倫人的希望。但是他也知道國王和執政大臣曾經喪失了他們爲守衛者的權利。案西底家爲王，是因他向尼布甲尼撒王起了重鄭的誓約。他實是偉大大巴比倫王的一個藩臣，設使不是尼布甲尼撒的許可，焉能爲猶太王。當他因背叛而不守他的誓約的時候，他就失去了爲猶太王的一切權利。但是耶利米也因憐恤百姓，而起有感傷。他知道大臣方面所計劃的無用抵抗，其結果，只使無數男女和小孩慘遭屠戮，他們所有的不幸，是因他們大臣的行動所致然。職是之故，他勸告他們逃爲上策，以圖性命的保全。耶利米在這事上真是忠心耿耿，因我們見到他自己並不肯逃亡，願意等到終局，與王和大臣同受要來的苦難。非但此也，他並未用豐富獎勵的應許去誘惑他的同城居民以作逃匿，卻明說他們只能逃出他們的性命，並不

提及別事。

我們切不要因為耶利米這樣行動而以爲他是一個平和主義者，也不要以爲他抱着拋棄本國政府視爲當然的這種主義的人，意思說，每當戰爭時，不論情景怎樣，也不問結果如何，老是持着這種態度哩。我們必得謹記境遇和情況。我們知道以賽亞在世時如何勸告希西家王抗拒亞述人，也知道瑪喀比家如何在他們時代反抗希利尼的暴君。但是目前的種種情況，照耶利米看來，明見着抵抗並不是正當的行動。本國政府既破，除向准許管理權者所發的忠順誓言，於是使耶利米感覺除了勸去投降那所當歸順的主人尼布甲尼撒以外，其他的事，非其所知的了。

耶利米被囚於阱中

西底家王對於告他的大臣的答覆，表示他是怎樣微弱無能，而完全

爲大臣所操縱和指使。王說：『他在你們的手中，無論何事，王也不能與你們反對。』這種答覆，自然沒有給與大臣實在殺害耶利米的權柄。或許王想到如往日待耶利米一樣，把他下到約拿單房屋中的監牢裏。俟大臣怒氣平息的時候，也許把他從那地方救出來。但是這一次，大臣仔細計劃，須將耶利米磨死於獄中。在王宮的院裏有個屬於王族而未用過的阱。按這阱，往日用爲貯雨水，現在是空的，但是阱底下沉有不淺的淤泥。耶利米就被投在這種黑暗而污濁的所在，而是用繩繫下去的。他在這裏等死而已。

耶利米的獲救

耶利米在這種黑暗所在，地方既潮濕，空氣亦污濁，其不能久存，是爲必然的事。他非但不能躺下睡覺，因泥過深，而且又無食無水。但

是耶利米被囚的信息傳徧宮中，有一個服事王的黑族太監以伯米勒亦聽聞了這事。他就馬上去朝見王，見王在城門口坐着，接受民間案件，判理曲直。當西底家聽見耶利米被囚的時候，就自然吃驚不小，於是馬上下了開釋他的命令。王遂吩咐太監帶些人去把耶利米由阱中提上來（按經文說帶領三十人，但大概是「三」字之誤，因這兩個希伯來文的字有相似的緣故）。以伯米勒急忙轉回宮去，在庫房以下找着些碎布和破爛的衣服。他帶着這些東西和一根繩子，并率領人衆去到阱那裏以實行王的命令。太監告訴那氣盡力微的先知，先把碎布放置肩下，後將繩子把牠們繞住，這樣，就能把他提出阱中，不致使疲乏的身體多受緊張。不多一會，就把耶利米從淤泥和黑暗中拉了出來；於是又把他放在護衛兵院中的老地方，直到京城被奪時為止。

西底家與耶利米

此事以後，西底家與耶利米作了末次祕密的會晤，那時先知最後還想勸動王去向仇敵投降，這樣可救自己和他的百姓。在會晤的開始，王請求耶利米向他開誠佈公把上帝關於京都和他自己本人的安全的旨意說出來。耶利米以屢屢勸王無效而感覺倦意，於是回答說，宣布上帝的旨意，夫復何用，蓋因宣布的義意，即是說，不是他被誅殺，即是王不從他的勸告。爲解釋這種懸慮，王就起了鄭重的誓詞，以爲耶利米無論說甚麼，必不給以死刑，也必不許大臣中仇視他的人來予以傷害。聽見了這種保證，耶利米就道出熱忱的言語，懇求王委棄城池，前去投降巴比倫人，擔保他若這樣行，即使時間未免太遲，可是他自己的性命以及他家人的性命必獲饒赦，而且全城的百姓也必不遭災難。反之，若王不出

此，城必被火焚燬，而王本人亦必成擒。王生性懦弱，果然不能相機立斷。他說出他的恐懼，恐怕巴比倫軍隊的主帥把他交給耶路撒冷反戰派的猶太人手裏，即指已投降敵人的猶太人手裏，而遭他們的報復。耶利米又保證在那方面他不必有所恐懼。但耶利米又說，設使王不順從上帝的旨意，那要藐視他的就是宮中的婦女。在她們經過宮門而被帶給巴比倫首領的時候，她們一路走一路說：『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勝過你，見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轉身退後了。』或者這些話來自耶利米自己在泥坑中的經驗，亦未可知。他曾經陷入泥中，卻是他的朋友把他拉起來了。然而王曾經被自己的顧問所迫而陷入更深淤泥之中，但他們竟掉首他去，不搭救他。

那會晤的結果，因西底家王本身方面，亦如往日狐疑不決。他懇求耶利米不要說出他們兩人中所經過的一切，但是設使有人來問他，只說

懇求王不要把他送回約拿單房屋中的監牢裏。果不出王之所料，有大臣到耶利米那裏來問及這次與王會晤的原因，並問先知曾經給予王何種信息。耶利米即遵照王所囑咐的而答覆他們，他們於是就不再問他了。

在這事上，有些評論家以耶利米不說實話而予以斥責。這也許是如此，但是我們中沒有甚麼人能真來評判他。聖經中告訴我們，先知是與我們有一樣性情的人（參看雅 5:17），而在緊張和困難的期間也易得有錯。我們中有多少人能在這種情況中全說實話呢？耶利米曾經受餓，幾至於死，曾受了精神的痛苦，遭了試驗的疲憊，則他之依從王的囑咐而行，以期不再感受痛苦，夫亦何異之有。這種關於耶利米的故事，只適於表示聖經在描寫即如至好的人的品性方面也持着至誠無僞的態度吧。

耶路撒冷的失守

耶利米在護衛兵的院中，沒有受多日的拘留，因久困的城池快要攻下了。衛戍隊缺乏糧草，忍饑受餓，遂再無抵抗侵略者的力量。至終，城牆打開一條破口，而巴比倫軍隊乃一湧而入城了。這種信息令王和貴族感覺恐怖，他們乃乘黑夜向約但河潛逃，但是在耶利哥平原被擒，並被解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駐紮的地方利比拉那裏去。按着當時慘無人道的慣例，貴族和王的衆子都在王的面前受了斬首的極刑，然後他自己的眼睛也被剝掉，成爲帶到巴比倫去的瞎眼的囚犯。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燬，王宮和聖殿也與平民住宅同化灰燼。城牆被拆毀，而聖郇山成爲荒場。凡剩下的貴族和祭司以及許多百姓都被擄到巴比倫，只有民中毫無所有的窮人留耕猶太土地而已。

我們適纔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對於他的俘虜西底家和他的衆子所施的殘忍懲罰，但是我們在先早提到尼布甲尼撒，若把他去與當時帝王相比

較，實是一位聰明仁厚的帝王。那爲這事證據的，即是他不完全滅掉猶太。非但不滅掉，而且將猶太置於一位本國督撫管理之下，替他挑選一位門閥高貴品格端正的猶太人基大利以實其位。這是一種危險困難的地位，但是基大利接受此位而盡其所能。

至於耶利米，總有某種原因，使他在巴比倫官長手下受了特殊的待遇，這些官長把耶利米從護衛兵的院中帶了出來，將他交給督撫基大利保護之下，在那裏耶利米得能安居民間。

本二十九章末段，論及搭救耶利米出阱的太監以伯米勒。在耶利米獲救以後，尙在護衛兵院中的時候，他得到由上帝來的保證，說太監的性命必蒙饒赦。他遂向太監應許了這事，這是因爲『他倚靠耶和華』的緣故。

第十八章 耶利米的預言

——以色列和猶大的復興（耶30，31章）——

我們在第十六章所見耶利米預言的性質，與他以前所說的，十有八九是不一樣的。在他生平中，他曾經宣布過所要來到猶大王，貴族和百姓的浩劫和懲罰，但在三十二和三十三兩章中，我們已知道他卻給與百姓必歸回故土的應許。這三十和三十一兩章與前述兩章有密切的關聯。而這四章適構成似乎所謂耶利米敘述部份（26至45諸章）中的一種編輯附刊。這全四章特別說到上帝的全體百姓的復興，即以色列和猶大百姓的復興，而為著名解釋家亞發爾特（Ewald）所稱為「安慰書」的。但是三十二和三十三兩章是在耶路撒冷圍困中寫的，而三十和三十一兩章似在耶路撒冷毀滅以後寫的，這正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論到這四章書，有

許多不同的論辯。有的解釋家說這些是後來作家的作品。但是一般人都承認大半的材料來自耶利米，也許有些是別人附加進去的，亦意中事。

猶大和以色列的拯救

30 1-10節：耶和華吩咐耶利米把他所說關於以色列和猶大的復興全寫出來。他入手述說百姓對於耶和華日子來到時的恐怖，他們恐怖的原故，因他們學知這日子是爲凡不聽從上帝者所遭遇浩劫的日子。但是這日子也必使他們脫離外邦的桎梏，使他們爲服事上帝的自由百姓，並使他們在一位理想君王制理以下過着安舒的生活。這裏並不是說使大衛復活過來，卻是說有一位屬大衛朝的理想君王要來宰制天下。那些被召集攏來的百姓必要脫離驚惶，異邦必要遭遇滅亡，而以色列必被留存，雖同時也必受已往罪孽的懲罰。

12-17節：錫安的傷痕，不可救治，她爲她的愛人所拋棄；耶和華曾使她受傷，以爲她的罪孽的懲罰，然而因爲她全無救援，所以她的一切仇人必遭傾覆，而她必也要蒙醫治了。

18-22節：耶路撒冷必要重建，其中必要充滿感謝和歡樂的聲音，至其居民，也必然增加，享尊榮，受保護。他們必在本國君王治理之下，這君王有祭司權利去親近耶和華，這是誰也不曾僭越享受過來的。他們要作耶和華的百姓，耶和華要作他們的上帝。

23-24節：看哪，耶和華的怒氣，好像暴風，要向惡人發出來，當這完畢的時候，他們方明白爲甚麼緣故如此。

以色列的復興 (耶31章)

1-14節：本三十一章大半是種詩的體裁，敘述以色列北族的復興。

耶和華說，他必作以色列各家的上帝，他們必作他的子民。那些脫離刀劍而殘存的人，曾在曠野漂流中，即在被擄爲奴中，蒙過恩來。亙古以來，耶和華確使以色列知道他永不止息的愛，並要用慈愛來吸引她。他要重建以色列，而以色列也必再歡樂，又必在撒瑪利亞的山上栽種葡萄園，享食所產生的果子。日子必到，他們要上錫安去敬拜耶和華。耶和華也說到，以色列當爲救恩歡欣鼓舞，因耶和華要從北方亞述，甚至從地極，把他的子民引領回來，而與這些子民一路歸來的，有瞎子跛子，孕婦等大幫的人衆，耶和華也必好生引領他們，因他是他們的父親，以色列是他的長子。列國應牢記以色列的復興，即使他們在先前散離的耶和華，必要像牧人再把他們招集攏來，因爲他曾經拯救他們脫離壓迫者的勢力。他們要在錫安歡欣鼓舞，要在耶和華境內大張筵宴，他們的願望必都如願以償。清晨要成爲歡暢的良晨，全體必都感覺心滿意足。

以法蓮的悔過

15—22節：我們在創 35 16—20 上得知雅各妻拉結死於伯特利與以法他之間，這以法他地，人說是猶大的伯列恒。但是這地確坐落在以法蓮和便雅憫間的邊界上（撒下 10 3）。在這幾節中說拉結爲她所失喪的兒女哀哭，說以色列的北族已經被俘爲奴了。耶和華現在叫她抑制悲哀，因爲她的兒女必再要從敵人的地方歸來。耶和華曾聽見以法蓮爲懲罰爲罪孽哀泣，祈求把他引領歸來。以法蓮曾經悔過，而且自擊其大腿以爲悲哀和懺悔的記號，耶和華也說以法蓮是他親愛的兒子，即在斥責他的時候還是愛他，定必向他施行憐憫。他叫以色列豎起指路碑來，沿着他們以前所離開各城的路向返回原處。爲何反來復去，而耶和華已造了一件新事：『女子必要化爲男子。』

上段的末節極不易懂，而且起了許多的辯論。有些評論家把牠譯成像中文聖經的語句『女子護衛男子』。意即地方安靜，女子不需要男子的保護，反而能以保護男子。有些人以為意思是這樣，女子去向男子求愛，倒置了常態的關係，以色列譬如女子，再不要遠離耶和華，卻要追求他而依戀他。還有些人以為意思是說微弱怯懦的女子，要變為像男子般堅強英勇的人。實意如何，殊不易言，可是必指所要發生的某事，全出於人類天性和經驗常態歷程以外，自不待言的了。

猶大的統一

23—26節：在這數節中，我們有種關於猶大復興的預言，在那裏所給她的獲福應許，亦如給與以法蓮的一樣。耶和華說，在他引領被俘的子民再行返來的時候，他們必要用這樣的話語來祝福福殿所在的高山：『公

義的居所呵！聖山呵！願耶和華賜福給你。』猶大的子民必要團結同住一處，從事務農和牧畜的生活，沒有敵人侵害的擔驚。耶和華曾使疲乏的人和愁煩的人各得所需而感滿足。

26 節：又是不易解釋的一節。有些人以爲是先知自己曾在夢中看見這些事情，及醒過來，回想這些事情如何的甜蜜。但是實在的意義，似乎是作家把現實人生的真情去與夢境作種對照。他的意思，是說當他醒來，清清楚楚看見事物的時候，與他在夢境所見的截然有異。實在不是耶利米先知自己說出這種幻覺，卻是別人說出那種景象是怎樣的引人入勝，是怎樣與現實的不相符合。

又充斥的猶大

27-30 節：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他要把人的種和牲畜的種再在猶大

和以色列的荒場繁榮起來。耶和華在先怎樣傾覆毀滅他們的國家，現在也必怎樣在他們的故地把他們重建起來。他們的子孫，不再說他們因祖先的罪孽受着懲罰，但各要因自己的罪孽遭遇痛苦。

在末節裏引用了猶太人所使用的成語：『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這種成語的意思，是說他們把自己的罪孽和惡行的責任放到他們先人的身上去。不錯，祖先犯過罪來，但是後嗣也犯過罪來，則後嗣所受的痛苦，並不是因他們祖先的罪孽，卻因他們本身的罪孽。在這裏耶利米所着重，是個人犯罪的責任。

新約

31—34節：在這數節中，我們有一種關於新約的宣佈，牠應取代出埃及時所立的約，即指在耶和華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與他們所立的約。

即指那時他所給與他們寫在兩塊石板上的十條誡命而言。雖然耶和華愛他們，就如丈夫愛妻子一般，但他們還是不遵守那些誡命，於是耶和華現要與他們立一種新約，他要把這約寫在人的心上，不寫在石板上，他仍舊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由這種內心變化的結果所給關於上帝的常識，將使人對人的教訓非所必需。凡認識他和自己罪孽的人們必全蒙赦罪之恩。

耶路撒冷的重建

35—40節：許多人以這數節爲其他作家在異日所增加的，半因牠們非常帶着國家主義的風味，半因牠們似不適於承接那論到新約所發偉大言論之後。這段開始敘述耶和華爲宇宙的創造者和宰制者，接着說到那些控制天體的發光及海中波浪的規律倘能被廢掉，則以色列也必不能再成

爲國家。設使能量度上天，尋察下地的根基，則以色列也必因她的罪孽而被棄絕。這意思，自然是說這樣的事從不會發生的。又接着一段耶路撒冷重建的敘述，我們不能把重建的事歸於耶利米所說，因爲他從不表示自己在這樣詳細的事上感何興趣。耶利米是個熱忱愛國的志士，但他不得把愛國放在前面；他心中懷抱着有比僅僅城池重建和城池擴展兩事還偉大的思想。本段與亞14章極相類似。那哈楠業和角門，大約在城北端的盡頭，迦立山和歌亞，大約在南端，在那裏有便欣嫩谷，即往日獻人祭的所在。

第十九章 耶利米與猶大遺民 (耶40至43)

我們看過耶利米書第三十九章，知道巴比倫軍隊曾奪取了耶路撒冷城，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曾將耶利米從護衛兵的院中提了出來，交給基大

利去照護（耶 39¹³，14）。在第四十章中所記關於耶利米的待遇，殊不一樣，在那裏說，耶利米與其他俘虜都被鎖着提了去，直到離耶路撒冷不遠：界於以法蓮和便雅憫兩處邊界上的拉瑪才開釋了（參 31¹⁵，撒上 10³）。下面似乎是這種情形的解釋。設使我們察看 52⁶，我們就知道攻破耶路撒冷城是在四月九日，但是根據 52¹²上，護衛長尼布撒拉旦直到五月十日才進入耶路撒冷城。在這時期中，那位新選的總督基大利出走，到離耶路撒冷城西北約四五英里地的一座便雅憫城米斯巴那裏去了（耶 40⁶）。在城被奪取的時候，耶利米正在城中，於是也與其他被擄的居民同罹鎖鏈之苦楚，同在通巴比倫的路上奔波。但是，在他們走到拉瑪時，大約尼布撒拉旦正到了那裏，及聽聞了耶利米和他的先知方面的工作以後，就吩咐把他釋放開來。耶利米於是被領到這位將軍的面前來，親受了居住自擇的吩咐，或依舊住在本國，抑或托庇於受了好生照護他

的命令的尼布撒拉旦前往巴比倫去。耶利米大約情願在本國與自己同胞共生活，於是該將軍發給他的食糧，並贈了他一個禮物，而打發他到米斯巴去與基大利共起居。耶利米的這樣選擇，大約由這樣的思想而決定下來的，他以爲他的本分，是要與基大利和本國剩餘窮民同甘共苦，而不是與俘虜遠適異國。他盼望一種民族絕對的復興，既是如此，則他的將來家鄉必仍在巴力斯坦，於是他感覺上帝命他依舊等在他曾經作了許久奮鬪的地方，較爲得計。他能建立一種新以色列的核心起來，但是要在巴比倫去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他是太年邁了，做不到的事。我們也必得謹記着基大利是亞希甘的兒子，亞希甘曾經援助耶利米過來，即在耶利米在殿前講演以後遭遇性命危險的時候（耶 26 24）。耶利米大約感覺到在基大利方面可以得着友誼的同情和保障的援助，而他自己要效忠於基大利的思想，也自然使他自己在這事方面有這樣的決定。

猶大的總督基大利

在這生死的關頭，除了基大利以外，再沒有別人能掌握政治的樞紐還來得合適。他是個貴族家庭的子孫，該家庭的前兩代人，曾對國事有不可磨滅的勞績，而他本人也爲全國人所深知所愛戴。其中有許多人都來包圍他，這些人即『在田野的一切軍長』（7節），意指由猶大各城逃來，曾與巴比倫軍隊在野外作過劇烈戰爭的軍人而言。基大利解明了戰事的情形，表示抵抗巴比倫人毫無用處，勸勉他們去效忠於新主，收拾農作物的果子，和利平平的住在城邑中。基大利的人望所歸，竟至如此，即那些逃往摩押亞捫和以東鄰邦去避亂的猶太人，一聽見基大利的擢登高位，利遺留於猶太居民的景況，也就馬上歸回本地來收穫他們的果實。

基大利的遇害

那些歸附基大利的軍長中，有個名叫以實瑪利者，出自王族，曾在猶太皇室中居過顯職。他也前來依附，這不是因為他願意奉戴基大利爲其長官，卻因爲心懷毒計，想伺機會來把他殺害。至其他的軍長，似以約哈難爲領袖，打聽得以以實瑪利和亞捫王巴利斯立有密約，遂警告基大利，說以以實瑪利要伺機來傷害他的性命。那光明磊落的總督基大利不信此事，也不去從事保護自身的計劃，後來約哈難又祕密向基大利說明此事，這是當他們在米斯巴的時候，並提議自己前去把以實瑪利殺死，免得國家又陷入於無政府和擾亂中。但是基大利不願意這樣，大約不信論到以以實瑪利所說的一切。這位不幸的總督，不久就感覺自己錯靠了以實瑪利。時當七月，這個狂熱過度的猶太人，帶同十人來到米斯巴，進見

基大利，正在款待他的筵宴間，就乘機殺害了基大利和他的扈從，以及那時與宴的巴比倫士兵。

慘遭屠殺的香客

這個以實瑪利自然是那些熱狂愛國者中之一，他們見不到猶太人的主義因以喪失，再要想去反抗巴比倫人的治理，亦必終歸無用了。這樣的一種罪惡，定然使尼布甲尼撒起了懲罰的念頭，於是又將本國投入於兵連禍結水深火熱之中。然而以實瑪利決意不令人知道這種慘酷的事，並依着這種方法辦下去。在謀殺基大利的次日，看見有一隊由示劍示羅撒瑪利亞等處來的香客。這些人攜着祭品來到聖殿的荒址，爲表示他們的殷憂起見，剃去了他們的鬚鬚，撕裂了他們的衣服，劃破了他們的身體。以實瑪利決定不許這些人把謀殺的新聞傳播開去，於是他出城去，

也裝成一個痛哭流涕的香客。他招呼了那結隊的八十名香客，勸他們到米斯巴去，說：『你們可以來見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在他們進入城中的時候，以實瑪利和他的從者就襲擊他們，只有十個人求饒性命而免於死以外——因為他們能把收藏小麥大麥和油等物的地方告訴他——其餘的人盡都遇害。這些人的屍體都被拋入於二百年前猶大撒王所造的深坑中（參王上 15 22）。以實瑪利後來又把米斯巴所有的重要居民都捉拿了去，就急速的想奔過約但河，去托庇於亞捫人的保護之下。

約哈難與開釋的軍長

這樣的一種罪惡自不能隱匿得住；約哈難和其他軍長一聽聞這事，即火速窮追以實瑪利和他的軍長，追逐得迅速非常，即在離米斯巴約一英里的基遍大水旁相遇（撒下 2 13），那些被擄去的人們，在看見約哈

難和他的從者的時候，自然感覺歡慰，毫不遲疑的來與他們聯絡一氣。以實瑪利和他的黨羽自不足以抵抗這種聯絡，除了兩人戰死以外，其餘的人都得免脫：他和八個從者都安全逃入亞捫人的國境。這事以後，再沒有聽聞這個真正皇室惡徒以實瑪利的消息，在歷史方面也沒有再說到他了。

在那些被救出的俘虜中，有幾個皇室的女子在內（10節），約哈難遂把他們都帶到南邊金罕寓住下，這是接近通埃及大路上伯利恒旁的一個鎮市，他的意思也許是以爲巴比倫人或要他擔負謀殺基大利的責任，即退一步說，這種謀殺的結果必使全地的戒嚴令愈形緊張。但是無論如何，他和他的從者都引以爲慮，在他們看，最妥善的策略，似乎速急逃出巴力斯坦，去托庇於埃及，爲計之得。

向耶利米徵求意見的百姓

自基大利遇害以後，關於耶利米的情形，我們無法知道。他也許在以實瑪利所擄去的人中，抑或雜在約哈難的隊伍中，我們也不能定說誰是。然而現在他身當其境，正當約哈難和他的從者想要逃往埃及去的時候，他既是一個先知，則他的意見不能說沒有價值，我們知道不僅有官長而且衆百姓都到他那裏來問他們應當怎樣的應付才好。耶利米應許去求問耶和華，並說必將耶和華的答案完全告訴他們，毫不隱諱。既而百姓求耶和華作證，說無論答案的好壞，他們必照着行，遵從他的意旨，以期獲福。

這是種非常緊要的關頭，須得一種相機立斷的決定，但是十日後耶利米才把他的答案告訴他們。他召集了衆首領和百姓到他這裏來，說耶

和華的旨意是這樣，他們必得住在猶大地。若他們願意這樣行，上帝必把他們在本國建立起來，給他們祝福。他勸勵他們不要畏懼巴比倫王，因為耶和華比他強而有力，如必要時，耶和華必能拯救他們脫離他的轄制。耶和華必使巴比倫王憐恤他們，許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像往日一樣在他們的故地生活着。但是設使他們仍舊堅持要逃往埃及及去的意見，以期避免戰禍和災難，這必是徒然無用。因戰爭瘟疫和飢荒必追及他們於埃及，使其中無人能以倖免。耶路撒冷的居民，既在耶和華手中受過懲罰來，則也必在埃及及受受一樣的懲罰。非但此也，他們必成爲詛咒，和辱罵，從不會再看見本國了。耶利米所說出的這些話語，實在怪難聽了，可是他早見到他們一方面固然請他去求問耶和華的旨意，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決定前往埃及，他們不願遵守他們自己的言語，即他們所曾說過的，他們必要順服耶和華旨意的話。職是之故，耶利米斥責他們，說他們施

行詭詐，不願實踐他們的言語。於是，在他們到達他們目的地埃及的時候，他們必遭遇飢荒和刀兵而死掉。

屏棄耶利米的主張

在耶利米把上帝的話說出來的時候，由他們不悅的面容，可以見到他們的答案如何。官長回答說：『你說謊言，耶和華我們的上帝並沒有差遣你來說：「你們不可進入埃及在那裏寄居」』等語。猶太人見到巴比倫的必然復仇，於是以逃避爲刻不容緩，就是這種種思想，使他們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此外，他們往日常不以耶利米的話爲上帝的話而予以聽受。他們總疑惑他和他的書記巴錄並非愛國之流，因爲他不斷地勸猶太百姓去歸順巴比倫人治理的緣故。他們尙以爲耶利米設法要將他們交給巴比倫人去宰殺或被擄以去。因此，他們忿然不願耶利米所說那與

耶和華的旨意相背的信息，而且作了逃往埃及的開始行動。耶利米和巴錄是否被迫脅而往埃及，抑或是自動的追隨難民而去，我們今日不得而知。我們曾經知道他雖勸耶路撒冷的百姓去歸順巴比倫人，然而他自己卻始終留在城中，不曾越雷池一步。或者此次他雖勉勵這些要逃亡的猶太人依舊住在猶大地，但當他見到他們定意要逃往埃及去的時候，他大約也感覺與他們同去是爲他的本分，亦意中事。他們終來到埃及的邊城答比匿，這城正坐落巴力斯坦外通埃及的大路上。

第二十章 耶利米的餘年 (耶48至43)

我們現在看到關於耶利米生活的最後的不幸歲月。他在埃及境內邊城答比匿中，這是一座重要的保壘，內有埃及王的一座皇宮。我們除了知道他繼續發表在這兩章中所載的一些預言以外，他在那裏生活怎樣，

我們就一無所知的了。

耶 43⁸—13 節：到達答比匿以後不久，耶利米就表演了一件象徵的行動。在猶太人面前，他搬了些大石頭，埋在王宮前面的砌路底下，而且宣佈說尼布甲尼撒不久定要征服埃及，把他的寶座立在這些石頭上，把他的光華寶帳支搭在牠們上面。他預言戰爭和毀滅，必要完全傾覆埃及的廟宇和神像。耶利米也暗示征服埃及的事，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尼布甲尼撒行這事的容易情形，就如牧人作成了工作以後，披上他的外衣一樣。

這種預言，後來果然應驗，但不全與耶利米所曾經預言的有逐一符合的情況。有種關於尼布甲尼撒的殘碑，說他在紀元前五六八年侵入了埃及，打敗了埃及王阿米西。約瑟甫在他的歷史上說，當尼布甲尼撒征服了埃及的時候，『他把埃及所俘擄的猶太人都帶到巴比倫去了；希伯

來民族的結局就是這樣。』

這是有興趣去注意的事，即在一八八六年時，有著名考古學家皮特里博士，他在特拉德分聶（答比匿）發現埃及王薩梅特克第一所建壘壘的舊址，在這舊址前面，有個巨大磚砌的露天高臺，即本章所說耶利米埋藏大石的場合。伯示麥的石柱，現在原處的只有一根，其他的石柱都被搬去了。其中有一根立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稱爲「姑婁巴針」。

耶 44 ¹ ₁₄：我們尙有關於耶利米先知的一點見聞，此後，我們再沒有聽說他了。他抱着至誠的心去反對他的百姓逃往埃及的一種原因，即是他深懼他們要受祀偶環境的影響。他耽心他們會不奉祀上帝而去敬拜埃及及神祇。事果不出他的預料而以實現。這種關於耶利米末了的描寫，表示他屢屢提到他所發攻擊祀偶的往事，及宣布上帝對於這樣舉動的確然懲罰。他斥責的時候，正當舉行崇奉天后亞斯他錄節期的時候（撒上

31 10)。這種崇奉，是猶太人在埃及所恢復起來的（參耶 7 18—20）。婦女們做獻祭的點心，父親和孩子們拾獻祭的柴薪，大家對於崇奉女神大節期的預備都忙得不亦樂乎了。這年邁的先知突然闖入這節期的地點，憂憤交作，深斥他們的心地剛硬。他苦勸他們切不要這樣觸怒他們的上帝，使他們自己受這樣舉動應有的懲罰。他並問道，若是他們不懂適纔所經歷的苦難爲何臨到他們，只去想到祀偶的緣故就得了。他們豈不能由已往的教訓有所長進而至終不能一心去歸順上帝麼？他們豈是定意要勉強上帝把他們從地上完全剷除的麼？一種恢復祀偶的確定結果，必然如此。

15—30節：必有許多的男女聽見耶利米這樣痛斥他們的陋習，但是瀏覽這幾節，顯見答覆耶利米的是婦女了。她們的答覆，極形狂謬，竟確然說，她們必不聽他，即使用耶利華的名，也必不聽。以他對於事物的

意見，和歷史的瀏覽，與她們極不一樣。她們的意見，以爲所遭遇的不幸，並非因祀偶，卻因約西亞改革宗教以後，而不崇奉亞斯他錄而致然的。是因女神發怒，使她們飽受災禍。當她們在耶路撒冷而給女神獻酒牲等品的時候，她們那時精神愉快，大吃大喝，可是自從她們不敬拜她以後，她們就遭遇了各種的災難。她們現決意奉行這祀禮，而她們愈見敢於出此，因爲她們的丈夫都准許這事的緣故。

耶利米所給這些話語的答覆，只有重說他對於災禍必至的信仰，這種災禍，即由不敬拜上帝所招致的。妻子和丈夫，都明說他們定不更改他們的心思，卻依舊敬拜天后。職是之故，耶利米並沒有別的替代語可說，只有宣布他們的浩劫而已，同時，他把上帝的話也向猶太人說了：『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猶大一個人的口稱呼，說：「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向他們留意降禍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猶大人必因刀劍飢荒所滅，直到滅盡。』這意思，是說全能上帝自己曾起誓要把他的頑梗不化的遺民芟除盡淨。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意，由他們已往歷史和經驗學些長進而改變他們的生活，則在上帝方面，除了這種毀滅的可怖行動以外，也並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法可言了。這事逼近的預兆，即在位的埃及及王法老合弗拉被廢而遭屠殺是，這種預言，在紀元前五七零年時得了應驗，那時武官長阿米西叛變，把法老合弗拉廢黜了。

最末後的描寫，向我們表示出我們的偉人耶利米之忠於他的職務和他的上帝，即到最末了的一刻尙是如此。他的忠誠和虔敬，與百姓遲鈍不忠的暗黑兩相映對時，愈顯出光明坦白來。我們沒有耶利米去世情形的記載，這全包於祕幕之中。但有種遺傳，說埃及同胞把他謀害了，因為他們對於耶利米之干涉祀偶和時常揭發罪惡而變到老羞成怒，下此毒

手。我們可能相信這故事，因這故事似與關於他在埃及生活的紀錄如出一轍。非但此也，這故事似也與他的整個不時犧牲的生活趨於一致。他最後的遇害，是爲一切犧牲中的無上犧牲。

按各方面情形看來，耶利米的人生，經過重重黑幕而消逝以去。他的個人計劃和目的，是整個的失敗。他的同胞，星散異域，大部份人在巴比倫爲俘虜，一些貧無立錐的人在猶大掙扎，逃亡者在埃及漂流。但是在耶利米生命了結時的國家前途固然慘淡，然而光明的局面也正在展開着。有在巴比倫的先知以西結，他領導俘虜的注意，轉向要建立的新耶路撒冷去，並有一位自以賽亞四十章寫起的不知名作家，也馬上唱出拯救俘虜歸回故國的歌來。

第二十一章 攻擊巴比倫的預言

(耶 50 1 至 51 58)

耶利米寫了一種攻擊巴比倫而成爲這兩章核心的預言，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是多數經學家並不以這兩章爲耶利米的工作，卻說是耶利米，以西結，以賽亞後卷作家和其他諸人言論的一種彙集。例如50⁴¹⁻⁴³與耶6²²⁻²⁴，或50⁴⁴⁻⁴⁶與49¹⁹，21，或51¹⁵⁻¹⁹與10¹²⁻¹⁶等，各相類似，無所區別。有兩三種原因，不把這幾章歸於耶利米所寫，一因耶路撒冷的毀滅似非目前的事；人民爲了多年的俘虜，並在巴比倫組成了安居的社會。這種情形，自然只能在耶利米被逼往埃及以後許久才發生的。再者，這些攻擊巴比倫的預言與耶利米的作品有種不相同的口氣。該先知論及巴比倫的言語，大概屬於溫和和贊成的傾向，把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軍隊看爲上帝所用以懲罰以色列人的代表工具。但是這裏的預言，又不僅使巴比倫成爲以色列和猶大的敵人，而且說她成爲耶和華自身的敵人（耶50¹⁴⁻¹⁵），並以巴比倫爲暴主和壓迫者，也應當受嚴厲的懲罰。這後面

的見解實不與耶利米所挾持的相似。還有，當耶利米寫信給巴比倫俘虜的時候（參耶29章），他勉勵他們在那裏安居，『要爲那城求平安，爲那城禱告耶和華』（耶29 7），但是在這裏所提及的預言，乃聳動百姓趕快逃出巴比倫，以救自己的性命，不要等到事機太遲而來不及吧（參看50⁸，51⁶，45）。因爲這種種以及其他原因，就把這諸章中的預言看爲日後編纂起來的，大約正在紀元前五三八年巴比倫傾覆以前的事。

耶50¹⁻⁵節：本章開始說到巴比倫和她的神祇必見毀於北來民族之手。這民族是巴比倫北方的瑪代族。他們聯合波斯人以攔人和其他部落來攻擊巴比倫，就在古列領導之下達到了最後的成功。

這作家接着說，在巴比倫毀滅的日子，這些由以色列國和猶大所剩餘的人民必要聚集攏來，抱着痛悔的心腸走向錫安去，再做耶和華立約的百姓。

6—10節：以色列民好比由牧人（首領）錯領而致迷失的羊一般，曾經在他們敵人手下任憑宰割，這些敵人反用這樣的話爲口實，說不是他們的錯，因爲他們乃替代耶和華來懲罰他的百姓。一種逃出巴比倫的警告已發下來，叫他們要像羊羣中自然爲領袖的公山羊般的自動退出，因爲諸聯合的國家要來攻擊巴比倫。有善射的人要放箭，箭無空發，隻隻命中，迦勒底必要變爲他們的掠物，他們必因所得而心滿意足。

11—16節：這數節的言語，乃向巴比倫人說的，說他們好像是耶和華產業猶大的搶奪者。他們就如飽食的動物狂喜妄動，但是牠們的母親，即指巴比倫，必要抱愧蒙羞，而所達到的荒涼景況，必使經過其地者引爲驚異和嘲笑的資料。敵人受到了攻毀城池的緊急命令，因該城曾經得罪了耶和華，而這是報復的日子。再沒有耕田種地的事，因爲一切的人們，不是遭遇滅亡，即是要逃回自己的本地去。

17—20節：這裏把以色列比作獅子——即亞述和巴比倫——所趕散和吞滅的羊。亞述早經毀滅，耶和華現要來懲罰巴比倫，以色列再要恢復舊業而享受豐茂的草場。他們只是已往民族的遺民，但是他們必欣幸愉快，因為得了耶和華赦免的緣故。

21—28節：敵人又被指使前來毀滅巴比倫。那所提出來的名字，是屬於南巴比倫地和居民的名字，而且也屬於象徵的範圍，表示背叛性質和所要受的懲罰。巴比倫被描爲「全地的大錘」因爲許多國家受了她的征服和壓迫。她現在被切爲兩段，形成分裂，逐漸抵達荒涼的景況。她也被比作一個誤投網羅的動物，因爲她是耶和華的一個敵人。耶和華把他的戰具都搬了出來，以作毀滅她的工具，因爲他必爲公義的緣故去實行這種艱鉅的工作。各處的掠奪者都被邀前來，以打開她的倉廩，以宰殺她的公牛，換言之，凡受詛咒的城，其中一切，不到悉數殲滅時不止（參

申 13 16)。有些關於巴比倫毀滅的信息被傳到耶路撒冷，而被看爲上帝所用以作聖殿毀滅的報復。

29-32 節：敵人又被指使來攻擊巴比倫，受着不容她的人民逃脫一個的吩咐，取償她所給予各國的一切痛苦。她的少年人必全被毀滅，她的士兵必都啞口無言，因爲耶和華以她的虛榮而攻擊她。這自負的國度必衰敗沒落，必無人予以援手，而她的一切城邑必遭毀滅。

33-40 節：這數節中說耶和華扶助他的被壓迫的百姓。他們的壓迫人有不可侮的力量，不許他們脫離關係，但是他們的救星耶和華愈見強而有力，必毀滅迦勒底人以圖拯救他們。刀兵和旱災必完成他的目的，而巴比倫必被傾覆，成爲豺狼鴆鳥棲息的荒野。其毀滅的情形，必像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41-43 節：這數節，自 6²²₂₄ 取來，在那裏成爲西古提歌第七段的數

句（參本釋義第五章）。這些句子略有更改，以期適合攻擊巴比倫的用途。牠們原與錫安有關係的。

41—46節：這數節，自49—51取來，是種攻擊以東的預言，語句略有變更，以期適用於巴比倫。以東傾覆的聲音聞於紅海，而這裏的聲音聞於列邦。

51—52節：耶和華必使毀滅的風來攻擊巴比倫和迦勒底的居民。他必差簸揚者來簸揚她。全地必因他們變成空虛。毀滅的戰爭必要發生，許多的士兵必遭屠殺。耶和華的百姓必不被丟棄，因犯罪的畢竟是巴比倫。猶太人須得自巴比倫逃出，以避免那要來懲罰她的罪犯的報復。巴比倫素來是列邦所取飲的酒杯，直飲到沉醉爲止，現在酒杯破裂了。即使給與她的傷痕以哀號和鎮痛劑，但也必歸於無用。列邦居民都見到如此，遂彼此催促返回他們自己本國去。猶太人自己感覺他們爲耶和華所

保護，亦互相催促把這事在錫安宣布出來。

11-14節：十一和十二節所記載的勉勵，乃向敵人說的，吩咐他們磨尖箭頭，抓住盾牌，因瑪代王（古列）要執行神向巴比倫所給的報復。他們必開始包圍那城，因要把耶和華所發關於該城居民的言語予以完成的緣故。第十三節乃向充滿運河和百辣大河的巴比倫城說的。她會感覺水繞四周之固如金湯，但是她的末日來臨，她的街道充滿敵人，而這些敵人必把她的敗亡引為勝利的歡喜。

15-19節：這數節乃稍改述 10¹²⁻¹⁶ 之言語。在這裏插進這些言語，殊不易明瞭。這些言語，乃表示耶和華的權能智慧，和偶像的一無所用。

20-24節：本段所指的國度，不大清楚，但以爲指巴比倫而言。設使我們略去所插入的 15-19節，則本段與 14節相聯貫，在該節係指巴比倫而言。我們曾經知道把巴比倫比爲「全地的大錘」（50²³）。這裏把她當

作耶和華的戰斧和打仗的兵器，爲耶和華所用以攻擊世上的其他國家，打碎戰車，毀滅騎士，屠殺各類的男女。但是因巴比倫是這樣的一種武器，耶和華必取償於她所給錫安的毀滅。

25-26節：巴比倫既位於平原間，則看她爲座高山，自屬譬喻方面的話；這種稱法，是把她看爲提到別國之上了，但是「燒毀的山」，只除了「一堆燒過再無別用的土石」一語能被領略以外，究何所指，殊不易明。耶和華必把這大廢堆輾下石巖，在那裏必永成荒涼廢墟。

27-33節：作家又開始描寫所給巴比倫的攻擊。他所提到的列邦即在今日稱爲亞美尼亞地的境內。這些列邦被召集來到一條戰線去攻擊巴比倫，以應驗耶和華的計劃。瑪代王和他的省長及副省長也都被召集了。巴比倫城遭了圍攻，而城守隊全被懾伏，不知抵抗。巴比倫遂成爲打穀場，踏成平地，像播種的稻田等待收割似的。

34¹⁻⁴節：在這些節中，以色列人細述巴比倫王所給與她的傷害。他曾經吞滅她，壓碎她，先像大魚把她吞下，後把她吐了出來。因此，她禱求施給該地居民的一種咒詛，而蒙耶和華之應許，報仇雪恨。巴比倫必成爲廢堆，成爲野狗的場合。後把巴比倫人比作向牲物咆哮，以鳴得意的獅子。又把他們與在宴會中沉醉長睡的人們相比。耶和華要把他們像綿羊或山羊般帶到宰殺之地。大巴比倫必要沒落而變爲荒場。成羣結隊的侵略者必像海浪般漫過巴比倫而毀滅她。巴比倫的大神彼勒受了懲罰，即使他所曾吞下的列邦，也必要由口中吐了出來。

45¹⁻⁴⁸節：以色列人又受到逃避的吩咐，不要畏懼戰爭，和戰爭的謠風。耶和華必毀滅巴比倫的偶像，使全國蒙羞受辱；她所受的懲罰，必使大眾引爲快慰。以色列人須追想耶路撒冷，想到外邦人玷污了耶和華的聖殿。因此，巴比倫所受的懲罰，並非小可。雖她應升到天上，也使

自己非常堅固，然而必被掠奪，而掠奪者必爲耶和華所遣來。自巴比倫起了哀號的聲音，因侵略者的緣故。她的勁旅必被剿滅，因耶和華施行報復的緣故。牠的首領和省長都必永睡不醒，城牆必被攻毀，城門必被焚燒，而人們的整個勞碌必歸於虛空。

第二十二章 耶利米的宗教經驗

——愛國主義與上帝旨意——

在研究耶利米宗教經驗方面，我們有種便利，即在耶利米書中有所供給我們一種關於他本人的逼真肖像。在這點，他可算在舊約人物中得到無匹的地位。我們不易曉得關於摩西或賽亞或其他先知聖人裏進生活的任何情形，然而在耶利米方面則不然，我們曾經見過他的預言中藏有許多自傳材料，這些材料給與我們一種有關他的心靈的洞悉。不僅有一

種關於他的行作的紀錄，而且也有關於他的祈禱，悲嘆和抗議等，這種種就表示他的靈性方面有繼續不斷的煩惱和奮鬥。就表白耶利米本人而論，這種種可與聖保羅書信的一些部份比較，在這些書信中，保羅把他的胸懷向他所創立的教會傾瀉無餘。像聖保羅一樣，耶利米最偉大的使命，正是他自己的經驗。這兩個人都與屬肉體的下等嗜好作了不斷的奮鬥，都絕對的服從上帝旨意而獲得了平安。

耶利米宗教經驗中使我們受印象的第一要素，即是關於他爲上帝先知的職務，和他深愛自己同胞之間的強烈奮鬥（耶 9 2-6）。他對於公義的敏銳感覺，把他的同胞的罪孽有時置於難忍的地步。他看出他們的裏進生活，爲種一致的自欺。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好像姦夫一樣，這位上帝不只愛他們，而且以他們爲自己的子女。然而他們背離了上帝而歸向假神，因爲敬拜假神的緣故，他們就被導入於不潔的惡習中。他們自己

過着虛偽的生活，彼此不能互信，就是他的百姓缺少這種美德，使他急切想把他們擺脫，而去過種孤僻的生活。要把這樣的百姓改變過來，似爲種不可能的事業，於是他要逃避到徧僻的場合，像世界各處許多人們一樣，免受這種責任的纏擾。但是這樣逃脫本分的一種方法，他沒有得着的機會，他必須逐日在他的百姓中討生活，要把他的職務負到最末後的一步。

耶利米對自己百姓的憂傷

不僅耶利米純潔的本性，在與他的百姓接觸時而驚退畏縮，而且他的精神，在充任宣佈上帝忿怒的使者方面，也感覺極度的痛苦。他所要通告的使命，是關於浩劫，迫近的戰爭，毀滅和被俘爲奴等等，於是他的心，處於熱誠愛國和上帝的靈所感應他說到關於他們的懲罰二者之間

分而不專了。他有一種關於要來到他們身上可怖浩劫的幻象，並看出以色列好像難產而無援救的婦人，她喊出這樣的話來：『我有禍了，在殺人的跟前，我的心發昏了』（耶 4 23—31）。他見到這種種必要降到他自己的百姓身上，而把牠宣佈出來，又好像是他的本分，但是像他這樣真正愛國的志士要去出此一舉，殊非易事。這樣的一種幻象，有時使他痛極而號：『我的肺腑阿！我的肺腑阿！我心疼痛』（耶 4 19）。但是同時他感覺他的百姓必不肯聽他，他們的心早已剛硬，有智慧行惡，沒有智識行善（耶 4 22）。

這些百姓不肯聽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在耶利米心地間所發生的爭鬪。他們非但不識覺他們自己的罪孽，反而感覺耶利米關於浩劫的預言是一個不愛國和不顧國家存亡與否的人的言論。我們曾經知道在耶路撒冷被圍困時，他對於歸降巴比倫人所發的勸言，是怎樣被看為就像不愛

國的人所發的勸言一般。我們曉得他們是怎樣絕對的見錯，因任何愛國者的心中所存着的愛，從沒有比耶利米對於他所愛的猶大還來得偉大。

耶利米與上帝

耶利米的宗教經驗的最大的意義，乃在他所了解自己 and 上帝的私人關係上。直到這時期，人們以為這種關係只在以色列國方面有的。而個人與上帝的團契，只能在整個國家方面以國民的資格而獲取享受。在西乃山的盟約是與國家立的；因這種盟約，他們必得遵守十誡，由此所換得的，即神的保護。更有進者，即以以色列最偉大先知的宗教經驗也不多帶着私人親密的性質。自然，耶利米也像他的前輩以為上帝與國家發生關係。他的使命是對於全國的百姓，而他企望有一個名譽恢復另立新約的國家出現。然而耶利米為他的生活情景所逼，又為他自己敏銳精神動

作所迫，以致直接知道上帝像個人一樣，就彷彿基督徒知道他爲天父的一樣清白，這種見聞，是耶穌基督曾經賜給我們的。

這種與耶和華的團契的了解方法，再好不過的，是去研究耶利米的兩個禱告。頭一個，大約是在受了枷刑以後的事，參耶²⁰ 7-13：『耶和華呵，你會誘惑我，我也聽了你的誘惑，你比我有力量，……』在這禱文中，我們知道耶利米敢於用怨言來非難他的創造主，說耶和華把他弄到爲他的朋友和鄰舍的笑柄。他是非常孤單，以一人而反抗羣衆。他的信息不受百姓的歡迎，也不合他們的口味。每當他開口的時候，他必得去談論那要來到國家的懲罰。負了這樣的一種使命，他就不能多參與他的鄰舍的歡聚。他的心受了憂傷的重壓，使他非去離羣獨居不可。人們都嘲笑他，說他講了不曾應驗的預言。非但此也，他的朋友和家屬都想謀害他的性命。他們都想捉住他的言語，想找出叛逆或僭妄的話柄，於

是就可以報告給首領。他自己寧可緘默不言，但是上帝勉強他去傳說那些反對他自己意志的言語。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就好像心中有着悶火，非衝出來不可。

第二種祈禱，見於耶15¹⁰—21，這也是出於譏諷和反對的同樣經驗。『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求你記念我，眷顧我……。』這裏又表明耶利米的失望，因百姓對於他的信息起了痛恨和暴動的緣故。他本生來膽小，一個酷愛和平方法的人，反變為一個競爭的人，不斷地被捲入於與他自己同胞以相苦鬪之中。他受了衆人的詛咒，而這種情形靡有已時。但是他感受這種痛苦，是因耶和華的緣故。上帝為何不替他有所舉動，上帝真是像川流不息的河水反而乾涸而變為嘲弄麼？

耶利米反抗上帝的伸訴

這些祈禱或哀歌表示出耶利米對於上帝有怎樣的深知來。牠們不僅表現耶利米感覺他的重大職務，而且也表現他感覺上帝會給他要做的的一種工作，後來離棄了他。他曾經忍受了許久，但是現在他必要用抗議的言語來把他的伸訴傾瀉出來。

上帝所發對於耶利米的答案，屬於嚴厲而無慰藉或體貼的意義。在這種懷疑和伸訴之中，耶利米就拋棄了他的主的工作。然而他受到了悔改的召命，從他的心裏滌除無信和邪惡的念頭，而又來歸向了耶和華。設使耶利米準備去作無條件的服從，上帝必要再來重用他。他必要變為耶和華的喉舌，那關於發表上帝信息的偉大工作也必要再委託於他。他又得了就如第一次見召的確信，說他要成為抗拒敵人的銅牆，也要得着耶和華的保護。

在上帝之不肯移開耶利米程途困難的主因上，在上帝之堅持要由因

難而產生的更大服務上，就使我們回憶到使徒保羅所感覺『刺加在我的肉體上』的痛苦，他爲此懇求上帝來救援他，但是上帝不肯移去，反而說『我的恩典殼你用的』（林後12⁹）。像保羅一樣，耶利米在他的極端痛苦中也找着了一種至貴的寶藏。這些痛苦使他趨近上帝，就如一個孩子趨近他的父親一樣，自種種怨訴和懇求的情景中，他獲得了一種完全倚靠的安靜。他學得了去仰仗神力和神恩，去抵抗世界的攻擊，因知道上帝是與他同在的。

這種裏進的平安，是耶利米晚年生活的部分。多半的祈禱和哀歌似屬於飽受逼迫年代中的事，耶利米經過這些逼迫，是在約雅敬爲王的初期。這個時期是使耶利米心靈受了風波和重壓。但是在晚年，正當耶路撒冷被圍攻之中，那時耶利米受了審判，也受了監禁，可是他似乎沒有再發出反對上帝這樣待他的怨言。他已經有了變化。他看到了他的預言

曾怎樣的成爲事實，而他的疑慮也就全然消失了。但那起而代替了牠們的地位的，是種堅信和倚靠上帝的平安。

第二十三章 耶利米的使命

耶利米的教訓方法

在估計耶利米教訓的時候，我們必須記得的事，是他像聖經中別的先知和作家一樣，不是一個坐在書房中的神學家，想出關於上帝和人的見解來。反之，他是一個實行的改革家，出力攻擊惡習尙和傾向，想把他的國家掉轉過來，使之踏進善德和得救的路上去。他的見解，是出自私人之與自己下等雄心 and 志願所作嚴厲奮鬥的結果，而這些見解，也在凶猛迫害之中被宣傳出來。然而他的教訓大綱是清楚明白，包含有極新和極重要的要素在內，致被看爲一種有關猶大人思想的新時代開始的標

記。

我們姑先來研究耶利米的教訓方法。像耶穌一樣，他使用比譬來把真理印在他的聽衆心地上。但是尙不止此，他常把比譬表演出來，裝成一曲短劇，他就是劇中的唯一表演人。其他的先知似乎也使用過這種方法，但是不像耶利米那麼頻繁。我們只能藉這些短劇來揣想耶利米的教訓，就能感覺這種方法曾經有怎樣的效果。例如：當他要力言以色列之無價值和不潔淨的時候，他就買一根帶子，先束一些日子不洗，後把牠埋在磐石縫中，過了多日以後，又把牠從縫中取出來，因潮濕致污而且腐爛，變爲無用，只宜丟掉而已。以色列人也必如此（耶 13 章）。又有一次，耶利米買一個瓦瓶，把牠帶到欣嫩子谷，從一大些祭司長老及民衆中間經過。在斥責獻小孩爲祭的惡習時，就把瓦瓶拋到地上，打得粉碎，並說道：『上帝要照樣打碎這民和這城』，這是一種關於國家罪孽

浩劫的宣布（耶19章）。但是帶上木軛，或許是這種方法使用的極特殊的例示。爲表示以色列之歸服巴比倫的必需性，他把頸上繫上一個駕牛的軛，走到公共的地方去宣講他的使命（耶27章）。

這樣把故事，或比譬，在他的聽衆面前表演出來，必定收了非常的效果，而使民衆永不能遺忘該先知的使命吧！

耶利米所給他的百姓悔改的呼喚

照耶利米，也是照所有以色列的真先知看來，上帝是唯一的神，應當服事和崇拜的。然而耶利米，忠於他的教訓的實在性，從不直接的描寫上帝的屬性。上帝的聖潔和忠實，在與他的狡詐百出和叛逆成性的百姓交往間顯示出來，就是他們的罪孽使他不能不讓他們受着一種可怖的懲罰。據我們所知而論，這是組成耶利米使命的成份，並在他的整個職

務中，把牠反復申明。上帝必使他的罪孽深重的百姓遭遇一種可怕的天罰，使用北方諸國爲他洩憤的工具。耶路撒冷要被毀滅，人民要被擄到遠方爲奴。在耶利米工作的長期年代中，耶和華洩憤的工具具有與歷史展進的變遷同其步驟，而耶利米也因他的似不應驗的預言受到了人們的藐視。先有西古提部落執行耶和華的報復，繼有尼布甲尼撒和他所領導的巴比倫軍隊，可是到底浩劫來到了。

然而只因以色列頑梗不化的心地，使上帝利用了別國來爲他洩憤的杖。耶利米即在最末後的一刻，還宣布上帝必肯赦免，只要有真實悔改的證據表現出來。在他的宣講中，他多次着重上帝對他的百姓所持有的偉大愛心和寬容已往的準備，設使他們脫離他們的惡行的話。他在殿院的演講中有這樣的話：『你們改正行動作爲，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耶 7 3 7）。在這數節中，耶利米要他們把行爲完全更改

過來，無論對上帝，抑或對人，他深覺公平的概念爲這樣關係的基礎。

與這外面變性偕至的，是要把心地予以改換。設使心地沒有變好，則仰賴儀式和信靠上帝的殿不被毀滅，用於何有。必得有一種做好的實念和一種對於神旨的謙卑服從才行。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上帝才赦免他的百姓，收回他們爲她的兒女，賜福而保護他們。這就是耶利米所信和所拜的上帝，即一位公正而聖潔的上帝，然而對於真肯謹守他的誠命的百姓也持着仁慈和愛憐。在他的百姓以色列裏，上帝曾經想建起一個純潔無疵而專心服事他的國家來。因爲他們的不忠實，他曾經拋棄他們，使用其他的國家爲執行他聖意的工具。這個世界，是上帝工作的地域，他要其中建起一種爲公正和憐愛的原理所支配的社會制度。

人類的心

那與上帝聖潔和忠實發生對照的，即是他百姓的罪孽和不忠，就是因這種關於惡性和其療治的概念，耶利米就發表了進一步的言論。據耶利米看來，人類心靈本體，根本上就不健全。不把心靈醫好，上帝的百姓不會有穩健的進步。就是他們如獸的無知（耶14 14）和他們的心硬，使他感覺而滿以為他們改進的無望（耶11 8）：『他們是愚昧無知的兒女』（耶4 22）。非但此也，在耶利米所曾經過的如火的試驗中，他曾經發覺他自己的心地中的罪孽有想不到的深度，因而呼喊出這樣的話語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深處，誰能識透呢？』（耶17 9）。他只以這種確信而聊以自慰，即確信上帝要鑒察人心，並照人心的隱秘動機而予以審判。向這樣全知的上帝，耶利米乃發出這樣的懇求：『耶和華阿，求你醫治我，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耶17 14）。

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疾病，必得有一種根本治療。必把心的本體所

有的惡念頭，自私，和不潔等概行掃除；只有此法才能得着拯救。曾在一段裏，耶利米把人心比作未經開墾的荒地，滿長着罪孽的莠草（耶³ 4）。他呼喚他的百姓把莠草耕除，預備種好種的土地，把惡念連根拔起。要行一種新割禮，即給心本質的一種割禮，把被貪婪和情慾所腐蝕的部份割去。耶利米的這種教訓，是爲今日之急切需要，因爲有數不過來的人都以爲宗教大概是謹守儀禮，藉着謹守儀禮的忠實，就能得着拯救。他們竟把道德的義務與儀禮的本分並排陳列，而以爲破壞任一種，就犯了同樣的罪。耶利米卻告訴我們，說罪是屬於心的動機和思想的問題的，只有把心予以改換，才能有真的好處出來。

蒙救的社會

我們曾經知道在耶利米的晚年，他怎樣在他的心中起了一種新的盼

望。當猶太的諸事到了壞極的時候，他開始說到一種黃金的將來，那時上帝要把他的百姓再建立在他們的故地，給他們立起一種公義的國度來（耶 32³⁻⁸）。他說上帝要把他的四散羣羊從牠們所跑散的各地聚集攏來，要把牠們贖回，使牠們平安住在羊圈裏。他要設立真正使牠們自由的牧人。要在他們中興起一王，出自大衛的苗裔，而他的治理，必屬於公義和智慧。猶大和以色列必同得救，在一王治理之下，統一起來，這樣，就使大衛和所羅門光榮的日子於以復睹。耶利米描寫一種理想的將來社會，在其中住着享受公義和平的蒙救的人類。這種社會福音在基督所教友愛如弟兄的國度裏完全表彰出來。時至今日，當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活躍的時候，我們必得謹記這事。只有這種理想能確使那些真爲提高人類而工作的人得着滿意，但這不是個人，也不只是國家的事。這是包括全世界在內。

新約

在盼望以色列的恢復和一種公義國度的建立方面，耶利米只將以賽亞和其他先知的使命，作了舊事重提。但是在他所發關於新約的教訓方面，耶利米有種給與以色列將來思想上的嶄新貢獻。耶和華在西乃山與他的百姓所立的舊約，雙方都有一種忠實的保證。但是此種舊約曾經屢遭破壞，並不是耶和華，卻是他的百姓方面。耶和華也曾屢次打發先知來警告他們，但是毫無效果，至終遂把他們拋棄不顧，視同冥頑不靈的人，使他們飽經災禍。但是這些災禍只有一種目標，即要把百姓的罪孽滌除，使他們再能歸向上帝。這就要另立新約，與舊約——一種律法和外表順從的質素——絕對不同（耶31 31）。新約的基要點，必要把上帝百姓的心予以更新。在舊約方面的困難，是壞了的心，不能順服上帝的

律法。在新約之下，使心的自身有了改變，就使意志堅強起來。而其結果，使人們必自然而然的服從上帝的律法，不需要一種寫的律法，載明不服從的懲罰。有這樣改變的心，使人類樂行上帝的旨意，則人人必有一種對於上帝的瞭解，也就不需要師傅和祭司了。各個人之與上帝親密的程度，竟達到不需要任何指教，能以直接知道上帝的品格和用意。這樣一種關係的可能，乃因為人和上帝間所有罪的堅固壁壘被拆去了的緣故。在耶利米寫了這些論到彌賽亞的預言和新約以後，經過了不少的年代，尚不曾獲着應驗。最後，到了預定的時期，耶穌基督蒞臨了。他以死來應驗這些偉大的應許，而在他要有一種象徵來表示他的偉大犧牲的意義時，他選取了耶利米所說的這些話，並向他的門徒說，他所流的血『是立新約的血』（路22 20），人與上帝間所發生愛的新關係，是以他為人罪在十架上所流的血為印證。

不幸的事，是直到如今，這種蒙救的社會尙未在現世完全實現，但是耶穌基督教會的工作，在逐漸改變人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心，而我們也盼望這偉大預言，確要應驗的時候必要到來，因為這是上帝爲人類的目標，也是基督就義所要達到的終點的緣故。

上帝與個人

但是耶利米整個教訓的最偉大的貢獻，或不是在他的直接的教訓，卻在他的教訓的涵意裏，並在他自己無匹的經驗中被顯示出來。在耶利米的經驗和信仰中，個人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不看自己要在國家方面才能與上帝相交，卻去與上帝有了個人的團契。我們在研究舊約的時候，曾經見到以色列師傅和先知怎樣盡力使個人屬於國家以下，因為上帝頭次所立的約，是與國家立的緣故。我們也看出耶利米有這樣的見解，但

是也看出他自己的經驗曾領他知道上帝好像是一個人，是爲其他先知所未曾領悟到的。我們現在見到在他的革心和新約的主義以內，這種與上帝的私人關係是絕對的事。這種關係，爲耶穌基督所完全表彰出來，使我們每想到人與上帝有關係的時候，我們就不能談到『抱着國家主義的心』，蓋一種約的至意，即藉約去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上，使信者和上帝間能以發生單獨的關係。這樣一種關係，只能說處於情感和動機的領域，並不屬於恪守外法方面。而那種領域即是個人的心。於是，我們也許說施洗約翰怎樣爲基督的物質先鋒，耶利米即怎樣爲他的靈性先鋒，而在他人世生活的黑暗時代中，把耶穌基督本身所要完全表彰的偉大真理宣布出來。

第二十四章 爲人和爲先知的耶利米

耶利米顯然的失敗

就我們所知而論，耶利米是在被擄爲奴和岑寂無聊中死掉，受了他所想拯救的百姓的藐視和憎惡。在他的時代中的人們看來，他似乎成爲失敗的無二殷鑒。他沒有留下一種去作推進他的教訓的機關，也沒有收留一隊肯追隨他的門徒，使他們的生活來以他爲模範。他的生活的終結顯然歸於完全的失敗。他曾盡他的一切力量，想把他的百姓由祀偶轉移，到悔改和服事上帝的方面來。但是他們始終一致的不肯聽從他的話。即在逃亡到外國時，他們尚不肯放棄他們久所敬奉的虛假神祇（耶₄₄⁴⁷）。他曾經宣布過上帝憤怒的懲罰，但是他們反而盼望上帝的拯救，直到耶路撒冷被奪取的時候。他曾經預言過他的國家必在西古提人手中慘遭毀滅（耶₄至₆章），但是他的言語不爲事實所證明，因爲侵略者在沒有

攻擊猶大時撒退了的緣故。他又曾經預言過上帝的懲罰，必藉手於亞述的軍隊，但是這也年復一年不曾實現，直到亞述本身遭了毀滅，尙沒有發生甚麼事來。他盡了自己的全力來使王和大臣去與巴比倫王立下和平政策，如此，就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毀滅，和他的百姓不遭屠殺和被擄爲奴。他所發向百姓的訴答和常與王會見的事，就是抱着上述的目的，然而他絕對沒有達到他的目的，而他的勉勵反而被充滿愛國錯見的人們所屏棄不顧。這樣，以成功的屬世標準來衡評，則耶利米的生平要算種完全的失敗。

但是我們知道世界的標準不總是對的，因而偉人的生平不能藉牠們以獲得正常的衡評。用這些標準，則耶穌基督的生活也是種失敗。不能推論說，因爲某人的生平和工作似沒有得着直接的效果，則其生平就算虛度了。然而那後來的效果，即那繼長增高的感力，要算爲某人成功的

實在試驗，尤其是那人私自品格的感力更是如此。由這方面看，則耶利米非但沒有失敗，而且要算爲一個最大成功的人。

耶利米私人的品格

我們今日感覺耶利米是一個最大的人物，正是因爲他私人品格的緣故。有數不過來的人都以他爲個悲傷憂鬱的人，而稱他爲「痛哭流涕的先知」。這是因爲在他的書中，屢屢表示他對於他的百姓的罪孽感痛深切，也表示他自己要實行這種職務的不幸運命。但是這些悲哀，只是種勇壯心靈的破裂，想制服他的低下的自我，以便專心去作上帝所曾給與他的工作。就是在這種靈性的奮鬪和他的勝利方面，耶利米把自己顯爲一個真正偉大和成功的人物。他的慈祥有感的心，受了深沉的驚恐，這種驚恐，乃來自他所知必要來到他百姓的可怖運命及他們對於自己的危

險的漠不關心（耶 4 19）。他所持着愛國的熱忱和極想把百姓領到義路的心願，使他關於他自己爲先知和爲上帝真理宣傳人的事工上發生厭惡（耶 20 14）。他憎惡這種工作，然而他又不能不做。他因自己工作所招來人們的一般藐視和憎惡呈現出畏縮不前的傾向。他本是個心性和平的人，然而自從他的職務開始時起，他即與當道者和平民有不斷的明爭暗鬪，甚至與自己家庭亦發生衝突。他受了各種迫害，直到他的生命了結時爲止，經過了許多異常的危險，然而同時他生性膽小，他的體力方面也不能承受得住這樣經驗的折磨。他追求同情和友誼，非但沒有獲得，反而成爲最寂寞的人，沒有妻子或兒女的安慰和互愛（耶 16 1）。這一切有關他的本性和他所受到的事工之間的矛盾，使他生活中起有一種靈性的不斷的煩惱，由這種煩惱中，發生了許多求助的祈禱，也發生了反對他的惡運的抗議和呼號，並也發生了反對上帝本身所給予他這種職務

的苦訴（耶20 7）。然而他到底獲得了平安和信賴上帝，這由於他把自已意志去完全受上帝意志的支配的緣故，他見到有許多他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是他感覺上帝治理一切，至終他去絕對服從上帝所要他行的或要他忍受的事。

有基督樣式的耶利米

自這種靈性奮鬥所生的終結，是一種品性，這樣品性在救人而絕對犧牲自我中把自身表現出來。在這方面爲上帝的先知和代表的耶利米，預示出基督的絕對無我和他十字架上的犧牲來。從他的職務開始起，直到他末後的一日止，耶利米的生活是種連續不斷的活犧牲。他自己的家庭也想謀殺他（耶11 21）。他受了由枷所致的心理和身體的極端痛苦（耶20 2），受了憂愁和監禁，至其被救出獄，好像一種奇蹟把他救了出來。

(耶³⁸ 6)，而且遺傳告訴我們，說他死於他所想拯救的自己百姓手中。他把自己在服務的生活中犧牲掉，沒有看見他的勞作的效果，這是出於愛他的百姓，和想行上帝的旨意而致然。於是我們看出在品性的範圍以內，就他制服自己，或絕對犧牲至死不辭而論，耶利米是個真實的偉大人物，是有生以來的最大人物中之一位。

我們還有論到耶利米的一件事，即是說，他是一個宗教的發現人，一個在靈性事物的偉大範圍內的先鋒。然而不僅是個先鋒，而且也是一個在宗教界以內的有創造的英才。以色列已往歷史所載先知和聖賢的成績為基礎，他把真理握住不放，這些真理，直到這時，只有漠然的預表，而後只在基督耶穌本身裏完全實現出來。耶利米屬於一種國度，這國度的聖經乃着重上帝之僅與他的百姓發生關係。在耶利米以先，沒有先知敢於去與以色列這位盟約的上帝，世界的造物主，有一種親切的個

人關係。然而耶利米爲他的生活的困難事實所逼，而說他的國家的上帝爲朋友並和他達到了極爲真實的親切關係。我們曾經知道在他的祈禱和與耶和華的相交以內，他懇求，怨訴，而且有時非難他的朋友，然而同時又表示絕對的服從。耶利米發現人心爲惡根，而敢於說凡所產生的行爲變遷而不以靈性更新爲根據的是爲無用（耶 17 9）。只有此法，能把人心的惡念換以正直思想和態度。就是他在新約中所預言的這樣靈性更新，把改變的個人弄到有知道，愛和服從上帝的自然發動（耶 31 33）。

耶利米的感力

自耶利米死後，把歷史一加研究，即證實他在個人感力範圍以內已達到一種無上的成功。除了各代的無數男女，在瀏覽他的人生和教訓所受激勵和輔助以外，他的模範和使命的力量，也許自下提兩例中特別看

得出來：

(一) 以賽亞書後卷，即四十至四十六章，包含一位偉大不知名先知的詩歌和預言，這先知在耶利米死後不多幾年中，用耶和華受難僕人的表象，把關於他自己百姓的久所繪出的試驗予以說明。他的同胞常發出這樣的問語：『我們爲何受這樣的痛苦？上帝要毀壞聖城耶路撒冷，使自己的選民爲奴和遭殃，究有何意？』這位不知名的先知感覺自己必得對於這種問語予以答覆。先知們所予的尋常答覆，是說以色列受苦，乃爲一種關於她的國家罪孽的懲罰。但是這種答語不足爲受苦緊張和以色列恢復延遲的說明。這位不知名而忠誠的先知所給予的解明，是爲替代的受苦。以色列的貢獻原是爲四周的人民。藉瞻仰以色列方面的受苦僕人，承擔他們的罪孽重擔而無怨言的，這先知感覺他們的心必受感動，他們必從他們的罪中被救拔出來而相信耶和華，世界的造物主。

耶和華的受苦僕人

這並不是糊想，以耶利米爲表象，是這表象激起人們想到這種關於受苦僕人的概念，因就我們所曉得的而論，以賽亞不僅說到國家爲耶和華的僕人，而且說到個人也是如此。耶利米也許就是這所指的個人。他沒有行甚麼錯事，然而畢生受苦，爲使他的百姓也許得蒙拯救。設使我們利用關於我們所知耶利米的事去瀏覽以賽亞書 53章，則我們能看出這些奇妙言語是怎樣成爲一種說到耶利米的真正敘述。在以色列已往的歷史中，除了他以外，有誰可能算爲『被人厭惡，多受痛苦的人？』有誰像他一樣能承受『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罪孽壓傷』這樣的話語呢？難道說不是他受苦受逼，而像被人宰割而不發聲的羔羊麼？『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理』（賽 53:3, 5, 7,

9) 雖耶利米本人從沒有達到這種關於替代受苦的概念，無論對於他自己的生命，抑或對於他的國家的方面，都沒有的，然而我們以為大概看來，就是他的過分的受苦的模範，甘心爲人承當的心腸，把後來先知的心激動到出於這種勇敢概念的途徑。

(二) 在福音中有許多表示，表示耶利米對於耶穌生平所給予的感力，比以色列任何先知都來得有力。這在救主的教訓中可看得出來。在幼年時代，他是一個對於舊約精研的學生，而他自己的生活 and 教訓大都受耶利米的毅力和教訓的陶鎔。耶利米自己的生活 and 受苦僕人的提示，也許幫助他見到他自己死在十架上爲種『作多人的救贖』(可 10 45)。他自己對於罪的內性的教訓和心的變換的必需，必多受了耶利米所發關於這問題的言語的影響，而他在設立聖餐禮時所提及的「新約」，無疑的是以耶利米所發關於時間的重鄭預言爲根據，那時，上帝必與以色列

立一新約（耶31 31）。

但是耶利米的靈性感力並不限於在已往偉人生活中的表現方面。他感格無數的平常基督徒，設使整個教會深研舊約亦如深研新約一樣，則人們愈學知他的品性和生活，他的感力必愈形偉大。他叫我們去親切知道上帝爲我們的父親和朋友，去了解所謂私人宗教的意義。在真宗教中的基要原素，是在於人和上帝間的這種愛的交誼，並不在於任何道義或特殊信經。此外，耶利米要我們把心中的思想和主見去與上帝聖旨意趨於一致。外表的謹守儀禮或宗教本分都不能取此而代之。設使我們裏進的動機和心願反乎上帝的精神，則我們所發關於宗教的承認必屬徒然，而我們也就沒有得救的盼望。上帝要我們有完全的服從，就像耶利米一樣，這是唯一達到心靈的絕對平和舒泰的方法。

本書人事年代一覽表

人或事	時期
猶大王瑪拿西	685—611
猶大王亞們	611—639
耶利米的誕降	650
約西亞登基	639
西古提的侵略	630—626
亞述王亞述巴尼巴卒	626
耶利米的蒙召	626
巴比倫王尼布帕勒撒背叛	625
約西亞所領導的革新	621
約書的出現	621
尼尼微的毀滅	612
法老尼哥登基	609
卒於米吉多的約西亞	608
約哈斯登基	608
約雅敬登基	608
迦基米施之役	604
尼布甲尼撒登基	604

本書人事年代一覽表

人 或 事	時 期
巴錄寫書卷的時期	604
背叛巴比倫的約雅敬	599
約雅敬卒	597
登基和爲奴的約雅斤	597
西底家登基	597
第一次被擄的猶太人	597
西底家的背叛	588
耶路撒冷的圍困	588
耶路撒冷的毀滅	586
耶利米去世	586 以後

本書章篇索引一覽表

耶利米本書章節	耶利米書釋義	耶利米書釋義章篇
章 30-31	參本書	章 18
章 32	參本書	章 16
章 33	參本書	章 16
章 34	參本書	章 15
章 35	參本書	章 12
章 36	參本書	章 10
章 37	參本書	章 15
章 38	參本書	章 17
章 39	參本書	章 17
章 40 ₁ -43 ₇	參本書	章 19
章 43 ₈ -44 ₃₀	參本書	章 20
章 45	參本書	章 10
章 46-49	參本書	章 11
章 50-51 ₅₈	參本書	章 21
章 51 ₅₉ -64	參本書	章 14
章 52	參本書	章 17

耶利米書釋義附表

本書章篇索引一覽表

耶利米本書章節	耶利米書釋義	耶利米書釋義章篇
章 1	參本書	章 4
章 2-8	參本書	章 5
章 7-10	參本書	章 8
章 11 ₁ -12 ₆	參本書	章 6
章 12 ₇ -17	參本書	章 13
章 13	參本書	章 13
章 14-17	參本書	章 12
章 18-20	參本書	章 9
章 21 ₁ -10	參本書	章 15
章 21 ₁₁ -22 ₁₉	參本書	章 7
章 22 ₂₀ -30	參本書	章 13
章 23	參本書	章 7
章 24	參本書	章 14
章 25	參本書	章 10
章 26	參本書	章 8
章 27-29	參本書	章 14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根據於
歷史的
耶利米書釋義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郵費另加)

原著者 林輔華

譯述者 夏明如

出版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十九號

印刷者 宏文印刷所

▲版權所有▼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JEREMIAH

By
C. W. Allan

Translated by M. Y. Hsia

Price: 5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3